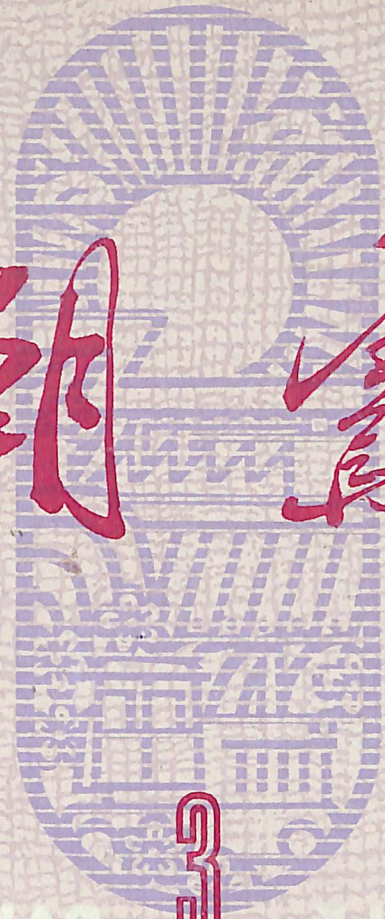


# 朝霞



3

ZHAO XIA

1975





# 朝霞

## 目录

### · 学习马列文艺论著札记 ·

走出“彼得堡”！

——读列宁一九一九年七月致高尔基的信有感……任 棣（1）

### · 小 说 ·

洪雁度假……伍元新（8）

店堂前的红灯……蒋小馨（16）

营业之外……朱敏慎（37）

珞巴姑娘雅嘉……叶 晔 廖东凡（31）

火花……谭留根（55）

深度……张士敏（61）

小  
小  
说

万年青……顾戍耕（46）

老门卫……姚胥正（48）

友谊手……盛华海（50）

曹操的故事（故事新编）

……卢湾区工宣办《曹操的故事》编写组（72）





· 诗 ·

- 骨肉情深……………陈 慧 成莫愁 (59)  
在边疆……………张东辉 (28)  
辽西母亲(外一首)……………常 安 (52)  
山村晨曲……………吴 浩 (54)  
白云深处……………缪惟民 (60)

· 理 论 ·

不断从生活中摄取“新的镜头”

——小说《新的镜头》引起的联想…………… 龚 挺 (70)

苏修文学批判

赫列斯达科夫的子孙们

——读苏修短篇小说《低声说话的人》……………魏峡安 (22)

附：苏修短篇小说《低声说话的人》…………… (25)

## 走出“彼得堡”!

——读列宁一九一九年七月致高尔基的信有感

任 犊

最近,读到胡万春同志给《朝霞》编辑部的一封信,其中谈到:他重新学习了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的教导,很有感受。一个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而后又走过一段弯路的工人作者,回过头来对革命导师的教导产生了切身体会,那么对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工农兵作者来说,记取他们的教训,时时用革命导师的教导来鞭策自己,自然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了。

列宁为什么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这是他在分析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及这场斗争在高尔基身上的反映后得出的必然结论。很奇怪,广大工人农民正在为保卫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浴血奋战,而当年曾热情欢呼过革命暴风雨的高尔基却在抱怨镇压反革命太“残酷”,却在呼吁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甚至还发牢骚说自己 and 共产主义的“分歧在加深”。什么原因呢?列宁发觉,关键在于身为工人作家的高尔基脱离了自己的阶级,脱离了工农群众,把自己困于彼得堡内,“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因此,列宁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写了一封长信,告诫他“要彻底改换环境,改换接触的人,改换居住的地方,改换工作”,走出彼得堡,“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能很容易地把旧事物的腐烂和新事物的萌芽区别开来。”

很显然,列宁所说的“彼得堡”,我们不能仅仅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称来读。走出彼得



堡,就是冲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圈。这个问题提出于革命胜利后的一九一九年,因此又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资产阶级没有打消复辟的念头,没有放弃恢复自己的统治的尝试”。记得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咬牙切齿地宣称:“但也有一个领域,我们在其中还没有变老,恰恰相反,我们越活得久,我们就越有经验,越有力量。”这个领域就是文艺领域。因此他们就死死把守,苦心经营,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延续对这个领域的资产阶级专政,造成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彼得堡”。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是如此,在解放后的我国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前被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控制的许多文艺团体,特别是那些名目繁多的“协会”,也就是这样的“彼得堡”。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曾尖锐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列宁要高尔基走出彼得堡和毛主席对六十年代中国的“彼得堡”的批判,时隔近半个世纪,漫长的岁月,类似的情景,反映了这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所展开的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走出“彼得堡”并不是放弃“彼得堡”。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它、占领它。但既然“彼得堡”这个反动包围圈的形成,不是仅仅代表了几个人,而是代表了整个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无产阶级要战胜它,也绝不能光靠一个或几个人,而只能依靠整个阶级的力量。对高尔基来说,当时他的阶级兄弟在哪里?不在他的翻译文学编辑室里,不在他近旁那些阴暗的文艺沙龙里,而是在工厂,在农村,在前线,在与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匪帮搏斗的战壕里。列宁要他走出彼得堡,就是要他回到自己的阶级队伍里去,在那里汲取生气勃勃的战斗力量,获取足以对付包围着他的资产阶级的精神武装。因此,这个亲切而严肃的劝告,是代表了整个阶级对高尔基的召唤和关怀。

一个单独的工人是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离开了阶级队伍,即便象高尔基这样的工人作家,无论出身多好,以往的历史多光荣,也无法战胜资产阶级,甚至无法抵御资产阶级对他本人的腐蚀和毒害。曾如海燕般顽强的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竟一度变得低沉和动摇,原因正在这里。解放后,我们党也曾怀着极大的革命热忱,培养过一批工农作者。他们的成长历程,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可惜他们中有的人自己却忘了)。他们有的开始只有小学低年级的文化水平,有的还只是半文盲,是党和整个无产阶级交给他们一枝笔,手把着

手教会了他们识字,写作。当他们的第一批作品出现在读者眼前的时候,尽管不那么成熟,但却如一阵春风吹进霉腐气息浓重的文艺领域,清新、健康、充溢着革命的战斗力量。之所以能这样,正因为他们是无数战斗在车间里、机床旁的阶级兄弟的代言人。代表着一个生气勃勃的革命阶级说话,那么,从人到作品,当然也必然是生气勃勃的。但以后,人所共知,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向他们招手了,终于把有些人锁进了“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的“彼得堡”——作家协会。结果,几年下来,有的变修了,有的好一点,但也生上了霉斑。总之,要代表辛勤哺育自己的阶级说话,很难了。

他们是怎么变的?世界上的坏事往往从不劳动开始。离开了劳动岗位,离开了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自己又不警惕,不注意思想改造,实际上,已逐渐离开了作为一个工人的社会存在,“工人作家”里的“工人”二字,仅仅变成了一个形式上的点缀,或者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回顾。这样,对于一个作者来说,不仅由于离开了创作源泉,很难写出扎根于革命现实生活中的优秀作品来了,而且,存在决定意识,立场观点也必然发生变化。敏锐的感觉可以变得迟钝,鲜明的是非观可以变得颠倒。列宁告诉一度失去了革命是非标准的高尔基,在工农群众斗争的第一线,“单靠普通的观察就能很容易地把旧事物的腐烂和新事物的萌芽区别开来”。那么,反过来,长期在“彼得堡”,在作家协会,即使你“独具慧眼”,要对新旧事物区别开来却不那么容易了。于是把旧事物当作新事物,把自己过去曾厌恶过的东西当作追求的目标……这一系列怪现象也就随之产生。自然,这一切又都会不由自主地反映在作品中,工人作者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就会同时枯萎、凋谢。

这里讲的主要是主观方面的因素。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分析革命队伍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因此,我们又觉得,工人作者的变化,责任也不能全由他们自己来承担。这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他们身上的反映。而这种斗争,又带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特殊形式和特殊内容,总结一下,会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当高尔基写出《母亲》等革命作品的时候,他何尝没有被资产阶级包围过?他们点着鼻子骂他是“赤色恶魔”、“危险分子”,甚至对他进行政治上、生活上的种种迫害,高尔基对这种包围的回答是冷笑,是继续战斗;但待到十月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这些人一变而成为高尔基的“旧友”、“故人”,阿谀、奉承、以至忏悔,用资产阶级人性论来“联络感情”,擦着眼泪求高尔基为他们说情,这样,高尔基就被软化和迷惑了。我们不少工人作者也遇到过表现虽不相同、性质却相类似的情景。在作家协会里给他们以种种甜言蜜语、



舒适待遇、以至“进修”条件的，很多正是在解放前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或者在他们刚刚发表作品时曾诅咒、围攻过的那些家伙。两种包围，形式相反，却包含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资产阶级是很明确地把工人作者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来对待的。压迫也好，腐蚀也好，都是因为他们从工人作者的作品里听到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雄壮声音。他们深深懂得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成長将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威胁。这不能不使他们惊恐万状、多方设法：扼杀不了，就来争夺。如果工人作者仅仅孑然一身，代表不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煞费苦心？这一点，我们的同志有时会忘记，但资产阶级却从来不会含糊的，尽管他们口头上总是矢口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

正因为这是一场阶级的争夺战，因此，资产阶级动用的也必然是他们阶级的固有伎俩。资产阶级的包围圈，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包围圈。赤裸裸的私有观念，恶性扩展的等级差别，就是“彼得堡”里的全部生活秩序。刘少奇、周扬一伙那么起劲地鼓吹“三名三高”，那么卑劣地用稿费、名利为钓饵来引诱一些工人作者，无非是想用资产阶级法权的罗网把工人从自己的阶级队伍里拉出来。当你确信自己是一个天生的作家，把阶级的培养和委托彻底遗忘，把精力完全倾注在个人的事业，个人的“集子”的时候，当你不把文学事业当作阶级的事业，热衷于“一个人深入生活，一个人创作，一个人出名”的时候，当你也拉腔拖调地以过去资产阶级老爷对待你的态度去对待新产生的工农兵作者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到那时，他们又会眉开眼笑地把那些视陷阱为天堂、视“彼得堡”为吾家的工人作者尊为“彼得堡”的主人！

不错，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当然也应该成为整个上层建筑的主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但这是一种阶级的专政，就一个具体的工人来说，只有当他作为阶级的一员出现，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时候，才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战斗得有声有色。否则，他就有逐步变为阶级异己分子的可能。主人仍是资产阶级。在“作家协会”是这样，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其他部门也是这样。这一点是已被历史经验所证实了的。这是一场多么严峻的争夺战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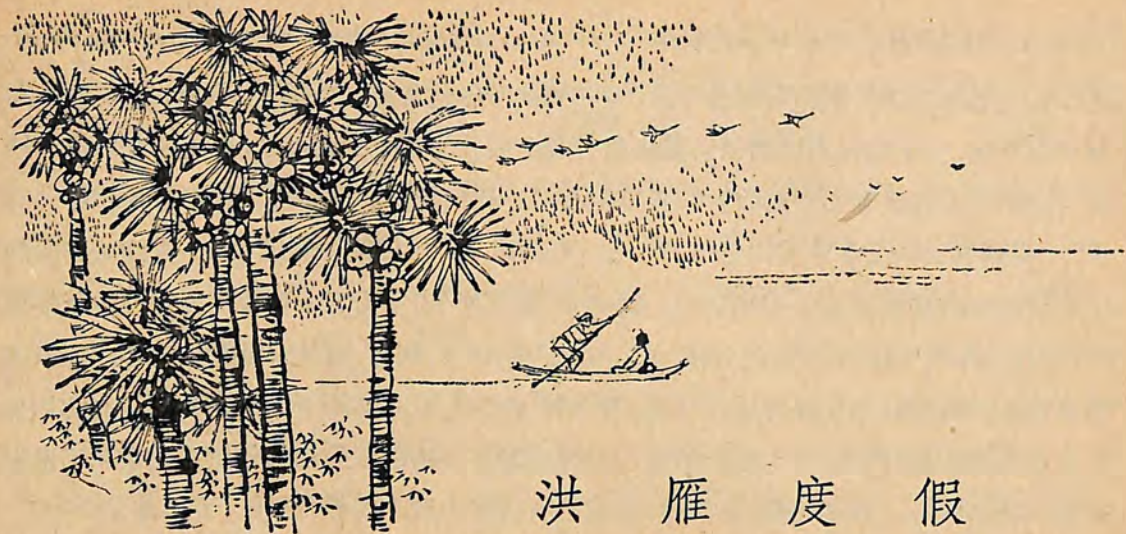
当然，几个工人作者的一度被毒害，甚至个别人的垮掉，也决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彼得堡”也决不会因此而增加些生命力。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仍在前进。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更多的工农兵作者在健康成长。无产阶级的文艺事业在激烈的斗争中只会发展得更蓬勃、更兴旺。对于那些一度掉队的同志，无产阶级也决不会抛弃了事。但要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夺过来，仍然只能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才能实

现。首先是要加强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彻底摧毁形形色色的“彼得堡”，同时，还要用伟大列宁的办法，要这些同志回到三大革命第一线中去。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工人同志承担起了重新教育和改造几年前的阶级兄弟的任务。他们把这种革命措施很形象地称作“回炉”：回到三大革命斗争的红色熔炉中去，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去，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去。实践证明，这些从“彼得堡”出来的工人作者还得经过艰苦的重新改造过程，才能恢复自己的阶级本色，跟上新形势。例如，要象大批新作者那样积极地用自己的作品反映当前的现实斗争吧，更需要进行认真、谦虚的重新学习；但熊熊的炉火毕竟在不断地烧毁他们身上沾染的资产阶级的霉菌，不断地为他们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注入新的内容。我们相信，有了教训，他们有可能比过去成长得更好、更迅速。

回顾从一九一九年到今天这场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进、出“彼得堡”的斗争，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又满腔热情地培育了一大批工农兵作者。他们从不会写作到学会写作，现在正积极地以笔为武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新的革命斗争使他们在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上都有不少超过以前的工农兵作者的地方，证明着无产阶级文艺队伍也象其他领域一样，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人一代胜一代”的。但历史的经验又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学会写作并不太难，要永远不背离自己的阶级，永远以笔来宣传和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作家协会作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产物已被广大革命人民唾弃了，但“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正由于如此，社会上各种资产阶级的包围圈还会不断出现，大大小小不叫作家协会的“彼得堡”还会产生。而它们的主要手法之一仍然如列宁所说，“有意要分化工人”，使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就很值得广大工农兵新作者警惕。永远不要脱离三大革命实践，永远不要放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永远不要放松自身思想改造，永远不要迷恋于在文艺领域里曾猖獗一时的资产阶级法权，永远不要把文学事业看成个人的事业，永远不要让资产阶级把我们从自己的阶级队伍中分化出去！

让列宁关于走出“彼得堡”的教导永远响彻在我们耳边！





## 洪雁度假

伍元新

到波浪大坝参加一阵劳动，说不定在田坝里还能见到老支书他们呢！想着，洪雁的脚步加快了。

摆渡的船工叫木卡大爷，他把船停在河心，双手卷起喇叭向洪雁打招呼：“啊咿——是洪雁回来罗！”洪雁咯咯地笑着，也把双手卷成喇叭大声回答：“啊咿——木卡大爷！你好啊！”木卡大爷猛地撑了一篙，渡船直溜溜地靠了岸，没等搭上跳板，洪雁轻轻一跃，就跳上了船头。木卡大爷把篙杆插在河里，抄着双手，笑眯起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洪雁。洪雁噗哧一声笑起来，说：“认不得啦？木卡大爷！”

木卡大爷哈哈大笑说：“哪里哟！钻天的岩鹰，忘不了它栖身的岩石。洪雁你上了北京，还是这山里人打扮！哈哈哈……”停停又说：“六年前你们从省城下来也在这里摆渡，那阵你留着两根长毛辫；去年你去北京上大学，长辫子剩下了一对羊角叉；这次你从北京回来度暑假，羊角叉剪成了光刷刷！不怪大爷我眼睛花，你快变成小伙子啦！”

洪雁从北京农机学院放暑假回来，在她爸爸工作的工厂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就挎着书包，搭上开往青坪的早班汽车，准备到云岭山下她插队落户的红星大队去度暑假。

下午四点钟左右，汽车在云岭山一个哑口上停下来，洪雁跳下汽车，笑着朝老司机挥挥手，就沿着云岭山脚下的金马河岸，朝红星大队走去。路上，她反复盘算着，是直接去波浪寨看望老房东吉木老爹，还是先去大队党支部向老支书岩双大爷报个到？正在这时候，金马河对面的田坝里忽地飘来一阵歌声：“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批林批孔摆战场，战天斗地夺粮。……”

洪雁心里很激动，她想：“真傻哟！这天干火炕的，吉木老爹和岩双大爷会耽在办公室和家里？”她抬头看了一下天色，见时间还早，就决定从前面的渡口过河，赶

洪雁跟着放声大笑起来，她催木卡大爷开船。木卡大爷却只顾逗洪雁说笑话，洪雁急了，伸手夺过篙杆，就势朝岸边的石岩上一点，小船唰地一声直向河心驶去，然后双手把篙杆递到木卡大爷手里，惹得木卡大爷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他说：“急个啥？大爷心里欢喜呀！上海青年来这苗寨安家，去北京读了大学，还回这山卡卡里来度假，这可是开天辟地以来的新鲜事啊！你是从毛主席身边回来的人，大爷想多留你一阵呢！金马河水流向大海，深山里的摆渡人日夜想念北京城呀！”

真挚的话语，炽热的感情，燃烧着洪雁的心，她感动地说：“过几天我来陪你老人家说说北京吧！我是贫下中农培养出来的工农兵大学生，我得先回大队向党组织报到呀！”说着便从书包里摸出一套北京城的彩色画片，双手递给木卡大爷，说：“留给你老人家经常看吧。”

木卡大爷看着，笑着，完全忘记了撑船，小船顺着河水轻轻飘动。洪雁拿过篙杆，一边撑船，一边问：“吉木老爹好吗？”木卡大爷说：“老哥当了大队党支部委员、生产队贫协组长，身体硬朗着啦！只是和生产队的杨队长合不来，前几天还在大队党支部打官司呢！”洪雁吃惊地问：“为啥子嘛？”木卡大爷把画片放进荷包里，接过篙杆慢慢撑着船说：“杨队长听人撺掇，穿新鞋走老路呀！去年他用花生去专区化肥厂换化肥，当时，你和他狠狠地顶了一下，你总还记得吧！”洪雁笑着点点头说：“我和他闹到公社，他吃了批评，回来不是主动检查了吗？”木卡大爷说：“病又犯啦！前几个月他鬼迷心窍，把生产队农机站撤了，叫王老么开着拖拉机去跑运输，老吉木去公社告了状，公社党委给吉木撑了腰。人家贫协组长有水平嘛，他给我下道命令：‘木卡呀木卡，撑船的人最懂得辨风

向；我们贫下中农，最懂得走社会主义道路！往后，生产队的拖拉机，凡是去走资本主义邪道的，你可不能放它过河呀！’那还有啥话说？这是社会主义渡口，我能渡人去走歪门邪道！”

洪雁放声笑起来，说：“木卡大爷，你做得对哟！现在天大旱，拖拉机可以带水泵抽水嘛！”木卡大爷说：“老吉木也是这个意思，可是听说拖拉机发不起火啦！”洪雁马上警觉起来，说：“这才怪，拖拉机出外跑运输倒不坏，留下来抽水就坏了！等会我去看看，王老么呢？”木卡大爷说：“那龟儿真是偷食猫儿不改性啊！开着拖拉机在外边跑运输，可以捞油水，他劲头大得很，听说用拖拉机抽水，他屁股一拍走老丈母家去啦！”

正说着，远处有人朝船上打招呼，木卡大爷说：“真是说曹操，曹操到！你看山哑口翻过来是哪个？”说着狠劲撑了几杆，小船象箭一般地冲过河心的急流，朝对岸驶去……

二

来人就是杨队长。四十岁上下，胖敦敦的，满脸络腮胡子，白洋布裤子敞开着，露出黑里透红的胸膛。还没等洪雁开口，他就一阵风似地跑上来，连连打着哈哈说：“刚才吉木还在叨念你，真是说回来就回来啦，哈哈……”他看洪雁在笑，又说：“我讲真话嘛！大队党支部老点我们三队的名，说批林批孔没抓起来，你回来就好啦，可以促进促进。北京回来的大学生，哈哈……”

洪雁没有笑，她从书包里摸出一包材料递给杨队长，说：“这是学校发的批林批孔材料，晚上组织大家学习吧。说不上什么促进，我是利用暑假回来参加抗旱的。学校还布置我们交一篇社会调查，讨论农



机学院今后的办学方向，这还得请杨队长多帮助呢！”



杨队长接过洪雁递给他的批林批孔材料，想了想，又递还给洪雁说：“老吉木负责管政治，岩么妹是大队政治夜校的教员，你就带给他们吧！你不是晚上要去他们家住宿吗？我这还得去太和镇呢！”洪雁偏起脑袋看了一下天色，说：“这阵还去太和镇干啥嘛！”杨队长说：“王老么介绍来一个修拖拉机的‘流动工’，得去买点酒肉呀！”

洪雁知道，这王老么是本队一个富农的儿子。在省城招工，他曾经伪造证明混进了工厂当工人。文化大革命初期，工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刮起了经济主义妖风，他趁机伙同几个坏人偷窃厂里的物资，被群众揪出来，经过批斗，由公安机关押送回原籍监督劳动。刚才洪雁听

木卡大爷说起王老么开拖拉机在外边跑运输，这阵又听杨队长说王老么介绍“流动工”来修拖拉机，心里马上打了一个疙瘩，说：“拖拉机啥地方坏了？为啥不送县农机厂修理呢？”杨队长说：“老吉木吵着要用拖拉机抽水抗旱呀，独不拗众嘛！只是王老么说拖拉机毛病出得大，送县农机厂八十里地，往来误工更大，请‘流动工’，大不了多花几个钱嘛！到农闲时多跑几趟运输不就挣回啦！”

木卡大爷对洪雁说：“你听听！这打的哪号算盘？”洪雁严肃地说：“可不是呢！杨队长，我们不能挣了钱忘了线啊！”杨队长哈哈地一声笑了，他用白裤子的胸襟扇着凉风，慢悠悠地说：“你这再教育硬是接受得好！和老吉木唱的一个调调呢！硬留下拖拉机带水泵抽水抗旱，行呗，现在农忙嘛！可是农闲跑点运输算啥？太和镇运煤到县城，每趟十五元，一天跑四趟，算上油费和机器折旧费，也还要干落四、五十元，停在家里带磨面机、打米机，一天到晚收不了十元钱，这是哪号算盘？哈哈！”

洪雁不同意队长的话，反驳说：“生产队成立农机站，拖拉机收入不如跑运输多是事实，可是过去我们这云岭山区磨面用石磨，舂米用木棒，浪费多少劳力？有了农机站，可以把一部分劳动力解放出来，用在治山改土上，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这笔账你为啥不算呢？还有，你用王老么开拖拉机就不对头，王老么是啥人呀！”

杨队长心里好不自在，又不便马上发作，就说：“你走以后，拖拉机是叫岩么妹开的，春上大队抽岩么妹当了赤脚医生。这开拖拉机又不是赶黄牛，随便啥人都能开动的。现在讲政策，人家是工厂回来的，劳动表现也不错，你还怕他把拖拉机翻到山沟里？”洪雁说：“我倒不是怕拖拉机翻到山

沟里，我是怕你被王老么拖着走上邪路去！”

杨队长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老半天答不上话来。洪雁又说：“我看王老么就不老实！拖拉机早不坏，晚不坏，为啥偏偏用来带水泵抽水抗旱就坏了？”这一说，杨队长忍不住笑起来，他说：“你真是疑神疑鬼！人还有个病痛嘛，拖拉机在外边跑了几个月长途，能不出点毛病？”洪雁说：“这不是疑神疑鬼！对这种人就是要提高点警惕哩！那‘流动工’的证明你看过吗？”

杨队长连连打着哈哈说：“真是北京回来的大学生呀，警惕性高。哈哈，你过去不是民兵队长吗？你去查他的证明吧！”说着就朝木卡大爷挥挥手，说：“回来再扯吧，老木卡快开船。”

木卡大爷说：“等等，道理不讲不清，是非不辩不明！你还是听听这个从毛主席身边回来的大学生的话吧！”杨队长有点生气了，他说：“这才怪！附近几个生产队给你凑了工分，你敢不让我上船？”木卡大爷冷笑了一声说：“杨队长，我老木卡可不会被你的工分糊住眼睛！你走社会主义道路，半夜三更我也能撑船，你要走歪门邪道，休想要我渡你过河！”说完朝洪雁挥了挥手，跳上渡船，篙杆一点，掉转头朝对岸去了。杨队长忍不住出了一口粗气，说：“眼下正是火烧眉毛的时候，水就是粮食，粮食减了产，啥子路线都是空话！”洪雁说：“路线不对头，工作吃苦头；路线搞对头，生产争上游！我们不能为了挣钱，就让坏人开拖拉机跑运输！不能为了抢水救灾，就出高价请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来修机器啊！你是一个党员，一个生产队长，应当有一点阶级斗争观念！”

这一下杨队长真的冒火了，他气冲冲地说：“啊呀！来教育我哩！你上了大学，又不是生产队的人，倒管起我来啦！”洪雁

说：“我不是生产队的人，可我是共产党员，你事情办得不对，群众都可以管！”杨队长冷冷地笑了一声，说：“好嘛！你不是上的农机学院吗？有本事就把拖拉机修好吧！”洪雁头一昂，坚定地说：“我几千里路回来，决不是来做客的！杨队长，你放心吧！只要按毛主席的话办事，我相信世界上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过不了的河！”木卡大爷站在河对岸大声夸奖说：“北京回来的姑娘，有志气哟！”杨队长哼了一声，扭头就走。洪雁却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她想起学院布置的社会调查，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吗？

### 三

吉木老爹从公社回来，见门前土墙的竹钉上挂着一只黄书包，书包上绣着“永远跟着毛主席”几个鲜红的大字，忍不住欢喜得大声叫起来：“洪雁回来啦！”急忙跑上后山，找到挑水抗旱的磅姆大妈，把嘴对着老婆子的耳根轻声嘀咕一阵，然后嘻嘻哈哈跑下山来，到处寻找洪雁。有人说洪雁刚才给五保户岩双大妈送膏药去了。他赶到岩双大妈家，半路上听人说洪雁又到大队养猪场帮江英大嫂挑水去了，他又回来赶到养猪场。江英大嫂却笑着说：“你把腊肉多腌一阵吧！洪雁跟老支书上波浪大坝挖浸水塘去了，天黑就会回来的！”吉木老爹哈哈大笑说：“这就不用操心啦！”说着就朝波浪大坝走去。

吉木老爹过去是洪雁的房东，老人家是土改时候入党的老积极分子。前些年洪雁他们一队红卫兵从上海来到云岭山区插队落户，他主动让出房子给他们安家，而且自告奋勇去大队党支部要求担任知识青年再教育组长。他经常对人说：“毛主席把知识青年交给我们培养，是指望他们接好革



命的班，这担子就算有云岭山重也要挑起来啊！”就是洪雁上了大学，他还经常叫女儿岩么妹代笔写信，教育洪雁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好好学习，还要洪雁每月给贫下中农写一封信汇报思想和学习情况，他说：“鼓不敲不响，刀不磨不快！洪雁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大学生，我这再教育组长可要负责到底呢！”

吉木老爹快步走着，突然前边有人在喊：“啊——吉木老爹！”吉木老爹用手搭在额上朝田坝里一望，只见波浪大坝中间的田埂上飘扬着一面绣着“农业学大寨”五个字的大红旗，红旗下，洪雁的脸被阳光照得红彤彤的。吉木老爹顾不得答话，急步朝洪雁跑去，洪雁笑着迎上来亲热地喊着：“吉木老爹，你好啊！”吉木老爹笑得合不拢嘴，连连点着头说：“好啊！好啊！”他看洪雁高高卷起裤管，身上糊满了稀泥，就说：“走热了下水要得病呀！”洪雁咯咯地笑起来，说：“哪来那么娇气呀！解放军拉练还不是经常趟水过河哩！”吉木老爹满心欢喜，嘴里说：“你又不是解放军！”洪雁说：“可我是民兵呀！吉木老爹，我和岩么妹他们打了一口浸水塘，打出茶壶口那么大一股浸水呢！”洪雁的话音刚落，田角里哗地一声，冒出几个脑袋来，妹子们互相打着水仗，稀泥巴糊在脸上象泥人，逗得洪雁和吉木老爹大笑起来。

吉木老爹说：“老岩双和你一起来的，他人呢？”洪雁说：“老支书找杨队长去了！”洪雁对吉木老爹摆起刚才在渡口上和杨队长争论的事，吉木老爹说：“这场戏唱了几年啦！前几天我去区里开了三天批林批孔会，回来听说队里拖拉机坏了，今天早晨又听说王老么介绍个‘流动工’来修机器，我心里起了疑团，刚才我去公社治保组反映了，晚上去查查那‘流动工’的证明再说吧！”洪雁说：“社员们对这事怎么反映？”吉

木老爹生气地说：“群众的话他当耳边风！撤去农机站，妇女们又被拴在石磨和春米棒上，这不是倒退是啥？王老么开拖拉机运煤时还自己捎带叶子烟做生意，队委会多次讨论要撤去王老么的拖拉机手，可就是老杨跳起脚跟反对！我和他是一锤砧子一朵火呢！”

岩么妹翻身爬上田埂，冲着吉木老爹说：“阿爹，你只顾讲话，我的雁姐肚子还空着啦！”吉木老爹笑着说：“早安排啦！快洗手脚吧！”岩么妹蹲在田埂上，用双手捧着水给洪雁冲洗两只脚，然后笑着咬住洪雁耳根子说：“你一走，我阿爹阿妈就象身上掉了肉一样！阿爹说你最喜欢吃糍粑，还特地给你留着一斗糯米呢！”洪雁笑着用手指戳了岩么妹一下，岩么妹啊哟地叫了一声说：“哄你算小爬虫！你晓得我家那只谷花大闹鸡，我阿妈说留着等你回来才杀哩！”

吉木老爹笑哈哈地望着两个妹子亲热地交谈，催他们回家。洪雁和岩么妹手拉着手跟在吉木老爹后面走向山寨，岩么妹说：“你不是说暑假回上海看你阿妈么？”洪雁说：“原来是想回去，我妈来信说，我大哥从黑龙江农垦农场回上海探亲，我六年多没见到大哥了。”岩么妹不满地说：“唉呀！那你该回去嘛！”洪雁说：“我接到你的信就改变了主意。听说云岭山区闹干旱，我心里悬挂着呀！我算了算，按节令，现在正是包谷抽天花呢！吉木老爹过去经常讲：‘天花干，花粉脱，包谷棒棒光脑壳！’要是粮食减了产，我呆在家里怎么安心呢！”岩么妹说：“怪我不该写信，你不回来，大家加把劲也能顶过去！”洪雁笑着说：“是这么说，不过多个人也算多分力量嘛！”

到家以后，吉木老爹马上摆好桌凳，岩么妹亲亲热热地喊了一声：“姐！你是北京回来的客人……”硬拉洪雁坐了上席。洪雁挣脱岩么妹的手，转身拉着吉木老爹说：

“老爹，你是老辈子，请上坐吧！”吉木老爹哈哈一笑，大大方方地坐在上席，然后不慌不忙地向灶房里喊了一声：“上饭菜！”磅姆大妈应声端出一大盘灰灰菜拌包谷面的馍馍，岩么妹的脸刷地红到耳根，瞪着眼睛冲她阿妈说：“装啥子穷呀？屋里大柜小柜有的是粮食，用这来待客么？”磅姆大妈笑着朝吉木老爹努努嘴，岩么妹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洪雁一边吃着馍馍，一边大声笑着说：“么妹，你尝尝，好吃哩！老一辈旧社会都吃这个哩！”吉木老爹哈哈笑起来，大手一摆，喊声“端下去！”饭桌上就换上了一大瓦钵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岩么妹没好气地说：“嗯！演戏哩！”说着就给洪雁满满地盛了一大海碗干饭。洪雁笑着说：“你要胀我咋的？你没见我吃了三个大馍馍啦！”吉木老爹爽朗地大笑起来，然后又歉意地说：“文化革命这几年，我们大队粮食年年超纲要，不是老爹我装穷，三顿白米饭是够你吃的。不过我是想，你上了大学，进了大城市，胃口变啦！”

洪雁噗哧一声笑起来，说：“哪里哟！在北京我们常吃这个呢！”岩么妹惊愕地望着洪雁说：“姐！你们学院伙食这么香？”洪雁说：“不！么妹呀！你不晓得哩，学院党组织对我们工农兵学员政治思想抓得可紧呢！经常让我们到工厂、农村学习、劳动，也经常请老工人、老贫农来给我们做忆苦思甜报告，隔不多久要吃一次忆苦饭哩！”吉木老爹满意地点着头说：“这我就放心啦！”

吃完饭，洪雁告诉吉木老爹她想去检查拖拉机，岩么妹自告奋勇去当助手，吉木老爹马上支持说：“好！年轻人是要有志气！”接着又问：“有把握吗？”洪雁老老实实回答说：“我学得不好，不过我们下厂劳动过几个月，我自己钻了些资料，一定想办法克服

困难把拖拉机修好！”吉木老爹夸奖说：“好！这可是长贫下中农志气呀！我还要找老杨谈一下，浇菜要浇根，帮人要帮心啊！哪能让他再这么稀里糊涂滑下去呢！”他叫岩么妹通知几个民兵，带上手电，随洪雁一道去查查那“流动工”的证明。

#### 四

天黑尽了，云岭山下波浪大坝却被灯笼火把照得通明透亮。抗旱的社员正在紧张地劳动，歌声、笑声、戽水声连成一片，整个云岭苗寨热气腾腾。

在坝子边沿的一块水田角上，杨队长光着膀子正在打浸水塘，下午在渡口上和洪雁的争吵，刚才被大队支书岩双刮了一顿胡子，心里好闷气呀！人家笑，人家唱，他却高兴不起来。一百多亩田地，大小一百多张嘴巴，他肩上的担子压得重啊！

田埂上有一个人打着口哨过来了，这人三十挂零，看那走路一摇一晃的样子，杨队长认出是拖拉机手王老么，就闷声闷气地说：“就你自在！拿家什来抗旱吧！”王老么挨着田角蹲下来，嘻皮笑脸地说：“你安逸哩！一个人躲在这里挖浸水塘，人家还等着酒喝呀！”杨队长说：“叫他走吧！拖拉机不修了！”王老么说：“他——老吉木一伙人不是吵着要用拖拉机带水泵抽水吗？”杨队长没好气地说：“抽啥水！用手挖嘛！用肩担嘛！他不是队长，哪里晓得我心里火辣！”说着使劲一锄挖下去，溅了王老么满脸泥浆水。王老么一边用衣袖擦着脸，一边说：“人家把拖拉机都拆开了，怎么能叫他走呢？这还不是跟请医生一样，摸摸脉就得开手续费呀！”杨队长猛地跳上田埂，大声问：“拖拉机啥地方出了毛病？”王老么哭丧着脸说：“毛病大呀！活塞上的铜环断啦！”杨队长说：“他要多少钱？”王老么说：



“点工五元钱一天，三顿干饭，晚上酒肉宵夜！”杨队长又问：“包工呢？”王老么说：“五十元，材料费在外！”

杨队长心里打了几个小九九，价钱确实高，但反过来一想，冬天把拖拉机开出去拉几车煤，这点钱不就挣回来了。于是他大声对王老么说：“修！”杨队长的话音刚落，突然一个声音象打雷一样响起来：“慢着，我还没表态呢！”杨队长一看是贫协组长吉木老爹，就放软口气说：“吉木老爹，你知道这拖拉机的用场啊！那几块板田的水稻……”吉木说：“不用急！保证误不了事！”王老么一看吉木老爹那冷冷的眼光，转身想溜走，可是去路却被几个妹子拦住了。洪雁用手电照着王老么说：“好哇！我们正找你呢！”王老么一见是洪雁，赶忙陪着笑脸说：“是洪雁啊！你不是到北京上大学去了吗？”洪雁说：“怎么？去了北京就不兴回来吗？”王老么说：“哪里话？这山寨最缺技术人材啊！”

洪雁一听，气得火星直冒，说：“哼！你以为这山寨缺乏技术人材，就可以凭你的技术胡作非为吗？”杨队长本来对洪雁就有满肚子意见，故意说：“正好呀！请人修拖拉机要花好几十元钱，那就请洪雁修吧！对生产队可是一个节约呢！”他挑战似地望着洪雁说：“咋样？”

洪雁毫不示弱地回答：“说话算数！”杨队长转身对王老么说：“你给洪雁吧！拖拉机毛病出在哪里，人家好修呀！”王老么结结巴巴地说：“拖拉机活塞环……不不……”洪雁把手电喇地照着王老么的脸，威严地说：“讲呀！”王老么心里发慌，半天才答出话来：“是活塞环坏啦！”洪雁两眼一瞪，又逼了一句：“是怎么坏的？”王老么全身发着抖说：“是……是磨损……”

杨队长心里暗地好笑，他慢条斯理地说：“能修就修，不会修就不用逞能啦！断

了就断了呗，总不会自己长拢来嘛！”洪雁猛地回过头来，把折断的活塞环递到杨队长手里，用手电照着说：“请你自己看看吧！”说着又从荷包里摸出一张纸条递给杨队长说：“你看吧，这是那‘流动工’写的交待！”

杨队长的脸，就象活塞环的断头一样灰白，他慢慢转过身来，一步一步逼近王老么，王老么双腿一软，啪地跪在地上说：“我坦白，我坦白啊！”杨队长狠狠骂了一句：“原来是你这狗杂种在搞破坏呀！”正想飞起一脚，吉木老爹一把拉住杨队长说：“踢他干啥？明天中午开个批林批孔会，拿他做活靶子吧！”洪雁说：“对啊！应当把批林批孔抓起来！杨队长啊，记得这部拖拉机刚买回来时，我和一些妹子站在云岭山拍手欢唱：‘毛主席的光辉照苗寨，拖拉机开进山里来，打米犁地运化肥，男女老少笑颜开……’可是这拖拉机的方向盘没有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一个共产党员的生产队长反被它拖着走了回头路呢！”岩么妹说：“杨队长只顾抓生产，不抓批林批孔，我们对你有意见哩，你不主动站出来，我们就要轰你啦！”杨队长难过地说：“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低，上了坏人的当，走了回头路，欢迎大家炮轰火烧！”吉木老爹哈哈大笑说：“我们共产党员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应当襟怀坦白，有错就改，这态度对头！”说着转身问洪雁：“这拖拉机能很快抢救好吗？”

洪雁拍着胸脯保证说：“刚才我检查了拖拉机零件，除被王老么折断的两个活塞环外，其它没有什么问题！我想今晚就赶进县城，明天在县农机厂配两个新环，坐下午班车赶回来！”杨队长说：“夜深了，你跑了一天路，明天去吧。”洪雁坚持说：“节令不等人呀！现在谷子含苞正需要水！六十里路怕啥？过去步行串连，一天我走过一

百里路呢！”吉木老爹说：“好！去吧！岩么妹跟着做伴去！路上怕，就唱歌壮胆吧！”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木卡大爹来了，他坚决要求用渡船送洪雁她们到金马河下游的二郎渡，这样可以省掉三十里山路，洪雁感动地说：“木卡大爹，这就感谢你啦！等会我在船上给你摆北京城吧！”木卡大爹说：“好哇！摆起北京城，我老木卡的劲头更足啦！”

## 五

一个月以后，还是在金马河渡口，吉木老爹带着一群贫下中农为洪雁送行，洪雁背着书包，和她并肩走的岩么妹手里提着嫩包谷，洪雁说：“么妹，你们业余理论学习班一定要坚持下去啊！儒法斗争史材料，我回北京就寄来！”岩么妹说：“这你就放心吧！姐！通过批林批孔，我们心里更亮堂了，我们下一步打算深入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开展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走在洪雁身后的小腊妹说：“生产队决定我开拖拉机，我心里象藏个小兔儿一样蹦跳哩！你带领我们批判了‘三字经’和‘女儿经’以后，我胆子壮啦！雁姐，你下次回来帮我带本讲农机修理的书吧！”洪雁说：“我买到就一定给你寄来！小腊妹啊！你可要记住生产队买回拖拉机那天，我们在云岭山头唱的歌哩！”小腊妹说：“记得！记得！”说着就轻声哼起来：“毛主席的光辉照苗寨，拖拉机开进山里来……”

吉木老爹哈哈大笑说：“唱得好！拖拉机开进山里来，是因为有毛主席光辉的照耀；拖拉机的方向盘能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是因为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要开好拖拉机，心里就得有毛泽东思想！”

这时候，杨队长从后边赶来了，他把一篮子鸡蛋硬塞在洪雁手里说：“这是生产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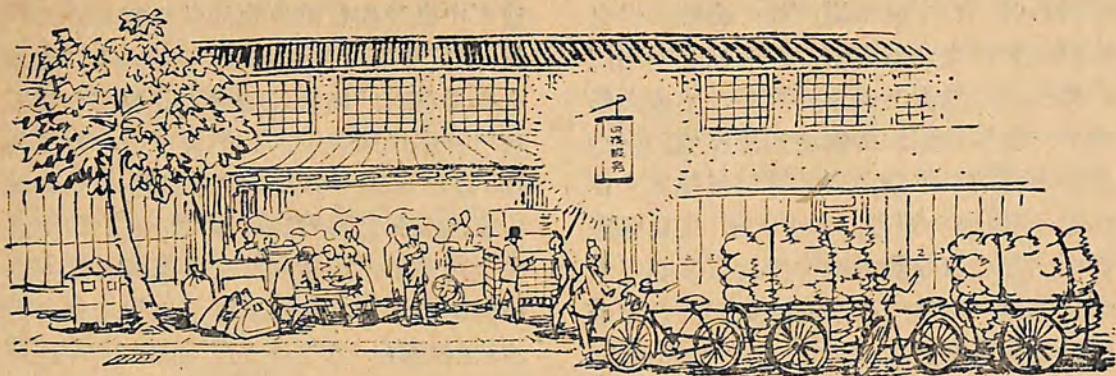
贫下中农送你在路上吃的！”洪雁怎么也不收，她笑着说：“又是包谷，又是鸡蛋，我怎么提得动呀！”杨队长哈哈大笑说：“你能挑动一百多斤水谷子，还怕提不动一篮子鸡蛋，这可是贫下中农一片心意啊！”他告诉大家，他刚从公社回来，那“流动工”的情况完全查清了，那家伙原来是王老么过去工厂的一个坏人，在清队时，他为了逃避批斗，私自逃出工厂，由王老么牵线，在这一带搞资本主义活动。王老么开着生产队拖拉机以搞运输作掩护，负责到处拉生意。同时还利用拖煤的机会，拉了叶子烟到外县搞投机倒把，县公安局明天要到公社来开拘捕大会。杨队长激动地说：“通过这场阶级斗争，我头脑清醒啦！我代表生产队贫下中农，欢迎你大学毕业回云岭山工作！”吉木老爹哈地一声大笑起来，说：“真是进步啦！当初洪雁上大学，你说尽量给她鉴定好点，送走算啦！顶得你头昏啊！”杨队长脸涨得通红，说：“那阵还没有批林批孔。”洪雁半开玩笑地说：“杨队长不让回我也得回。舍不得离开老爹、大叔和妹子们，再说，学农业机械的哪能离开农业第一线呢？说不定，将来的农机学院会搬到咱们云岭山区来哪！”吉木老爹紧紧握住洪雁的手说：“雁哪，我代表云岭山贫下中农欢迎你！”

渡口的船头上站着红光满面的木卡大爹，他兴奋地迎着洪雁和送行的贫下中农，突然放开喉咙唱起山歌来：“洪雁读书到北京，摆渡木卡我想亲人；天安门前挂红灯，木卡望着北京城；大学毕业回家转，我驾小船迎亲人……”

洪雁激动地喊了一声：“木卡大爹！”两行热泪顺着鼻梁滚了下来。

(题图、插图：奔侃)





## 店堂前的红灯

蒋小馨

打开屋门，凛冽的朔风迎面扑来。马路上万籁俱寂，只有梧桐树的枝叶被晨风吹得沙沙作响。

然而，我的心却难以平静。因为从今天晚上起，我终于正式成为一个光荣的财贸新兵了。听说我将去工作的红卫点心店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单位，是公司党总支副书记惠英亲自蹲点抓出来的典型呢！不久前，为了方便工农兵，开始通宵服务了。嘿，说不定店堂前那盏写着通宵供应的红灯现在正闪着红光，热情地招呼着来来往往的工农兵顾客呢！

然而，当“红卫点心店”的招牌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却愣住了，咦，店门口，那盏红灯，怎么被关掉了？推开店门，只见桌子旁边，站着一位女同志，她似乎正在生气，面孔绷得紧紧的。对面，坐着个四十开外的男子，他靠着墙，翘着腿，眯着眼，一副阴阳怪气的样子。他俩，我是在公司举办新艺

徒学习班时认识的：那女同志姓芳，人们都叫她芳师傅；那男的叫丁得财。他们没有发现我，只见芳师傅正气呼呼地朝着丁得财吼道：“不能关，就是不能关！谁给你这样的权利——”

大概是察觉到门口有人罢，芳师傅突然住口，转过头来，她眉梢一跳，惊喜地嚷了起来：“哎呀！这不是小李吗？上夜班来啦！瞧你，系上一条白饭单，跟七年前进店的惠英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压出来的！”

“又是惠英！你逢一个新艺徒说一遭，说不腻？”丁得财摇着头，从牙缝里挤出声来。

“喂，把她挂在嘴上，心里就是甜甜的，怎么，你难过啦？”芳师傅不满地看了丁得财一眼。

惠英这个名字，以及她的事迹，我在学习班时已不知听多少人提到过！虽然我们没见过面，但是她的形象却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了。

“你倒说说，你为什么要把红灯关掉？”芳师傅又盯着丁得财追问。

“你真是缠不清爽了！”丁得财不耐烦地说，“昨晚主任走时留下的话，你又不是没听见。今天缺人，少个做大饼的，一只螺丝一只壳，谁去顶替？”

噢！他们争的原来是这件事。我连忙说：“芳师傅，等会做大饼，还有我呢！”

“嘿嘿。”丁得财干笑了一声。“小李，这做大饼可不象吃大饼那么容易啊！碱水多少，份量轻重，酵头软硬，都有讲究哪！就说弄那几粒芝麻，要撒得匀匀称称，不是什么人都干得了的哇！”

“不会干，学嘛，闯嘛！”芳师傅顶了他一句，“你得好好想想，你对搞通宵供应为什么总是一千个不满意，一万个不称心？告诉你，惠英早就提醒了我们，新生事物刚出土少不了有斗争！”

“噫！”地一声，店门被打开了，一个结实实的中年汉子，带着股冷风走进屋来。

“朱师傅！”我惊喜地叫了一声。来人叫朱海山，是我们的店主任。听到叫声，他朝我点了点头，微微一笑，算是打招呼了。

“海山哪，我问你：这通宵供应的方向到底对头不对头？你们为什么今天出个主意，明天想个法子，非要把它掐煞不可！”

朱海山被芳师傅这阵“机关枪”一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望望屋里的几个人。

“是……是这么回事。”丁得财结结巴巴地说，“刚才，我肚子痛得真想打滚，没有办法，才把红灯关掉啦……”

“唉！”朱海山又气又恼地说：“倒霉。真是生意小，麻烦挺不少。通宵，通宵，弄得劳动力七零八落！唉……”

“主任，”丁得财眼珠一转，嘴角边微微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我见你为劳动力急煞，这几天横想竖想，只是……”

朱海山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别兜圈子，有什么想法爽爽气气说嘛！”

“我想，这通宵供应又费煤，又费电，又费劳动力，做的几笔生意手指头也扳得过来……”

“你是说，停？”

“嘿嘿！除此以外，还有啥办法呢？”

“不行！”芳师傅吼了起来。她捏着拳，瞪着眼，似乎谁要摘下“通宵供应”的红灯，她就要跟谁拚命似的。

朱海山在屋里走了一圈，自言自语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呵。不过嘛，今天既然人多了，就再干一天。惠英已经从市里开会回来了，我同她打个招呼吧！”

听说惠英回来了，丁得财身子明显地打了个寒慄。芳师傅却高兴地说：“惠英回来就好办了！”随手拉了拉开关，“啪”的一声，通宵供应的红灯又亮了。耀眼的光芒给四周涂上了一层红色。我的心里猛地一动。可是一想到这红灯能不能在店堂前长挂的时候，我的心哪，又好象灌了块铅似地沉重。

## 二

月牙儿慢慢地移向西边。马路上，行人逐渐多起来。店堂里热气蒸腾，人声喧嚷。

根据朱海山的指派，我来到了大饼部门。

嘿，一眨眼工夫，在那只收拾得清清爽爽的大饼桌子旁边，站着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女青年，她，中等身材，清秀的脸庞上嵌着两只深邃的眼睛，脑后两根又短又细的小辫子，倔强地微翘着。

她很热情。一看到我，便亲昵地拉到身边，问长问短，还手把手地教我和面，真好象遇到阔别多年的亲妹妹一样。

她也很活跃。一面干活，一面情不自禁地轻声哼着歌，那声音呵，优美，激昂，动





人！不信，你听哪——

我们是祖国后勤大军的光荣一员，  
意气奋发地战斗在财贸战线。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我们哺育，  
斗争的熔炉使我们千锤百炼。  
炽热的阶级感情驱尽严霜冰雪，  
我们的双手装扮着店堂的春天……

“哈！你唱得太好听了！”我笑着对她说。

“革命的歌曲，不光是为了好听，它应该成为推动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呵！”

“是吗？”

“当然。就拿挂在门口的那盏红灯来说吧，就跟这歌子有关哪！”

“怎么？”我越发感到好奇了。

于是，小辫子师傅便一边干着活，一边有声有色地给我讲起了一段故事：

那还是今年春天的事情了。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深入开展，一个革命生产的新热潮掀起来了！那革命的形势呵，激动得人睡不穩觉哪！饮食店如何跟上这时代的步伐呢？同志们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这儿靠近旅馆、菜场、车站、工厂，应该办个通宵供应！这一提，风浪可就来了。不知从哪个阴暗角落里冒出了一首顺口溜，说啥，“夜点灯，搞通宵，无事找事赶时髦。大家苦，一人笑，她好上台作报告。”店里的小业主丁得财急得象丧家之犬，到处乱窜；个别干部为了赚钱，省劳动力，也不太愿意搞通宵供应。于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小小的饮食店里展开了。当时有人提出：资产阶级利用顺口溜向我们进攻，那我们为什么不针锋相对，充分发挥革命文艺的巨大作用呢？我们几个小青年便凑在一起，熬了几个夜，终于编出了刚才唱的那首“店堂战歌”。大伙儿挺起胸膛，拉开喉咙，越唱越有劲。不少人在歌声中受到了教育。海山师傅也说了，“讲老实话，咱心里的疙瘩还有一些。但是通宵供应既然大方向对头，那咱就爽爽气气一句话：开吧！”没多久，这盏灯就挂出去了……

“真没想到，一盏红灯挂出去还这么难。”

“这就叫两条道路的斗争呵！别看这四十多平方米的店堂，二十多年来，风风雨雨什么时候停过？”

这话讲得多好啊，太发人深省了！于是，我情不自禁地将早上发生的一切，从头至尾，告诉了她。

“哦？”她听后，皱着眉沉思了起来。

不知怎的，看着她的神色，我突然想起了惠英。我心里想，这店斗争这么激烈，惠英为什么不亲临现场，支持新生事物呢？想到这儿，我便有些憋不住地说：“师傅，听说咱总支副书记惠英还是在我们店蹲点的呢，我对她有意见！”

“那好哇！你说嘛。”她笑嘻嘻地催着我。

“惠英她知不知道这里有矛盾，怎么也不下来了解了解！”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突然，炸雷似的一声喊，吓得我一大跳。回头一看，原来是朱海山。我便把那话又重复了一遍。

话音未落，朱海山便哈哈大笑了起来，说：“你呀，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要找惠英，这不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

“啊？”我又惊又喜，不好意思地望着惠英。

她也笑了，恳切地拉着我的手说：“小李，你这一炮轰得好呵！”

“喂，”朱海山皱起眉，抱不平似地说：“这几天，你是去市里开会了嘛！常常到深更半夜，都……”他刚要说下去，被惠英一挥手，刹住了。

“海山师傅，市里学‘星火’会议的精神已经传达，那咱们的通宵供应……”惠英说到这里，朱海山轻轻地“哦”了声，眉头皱了一皱。惠英继续说下去，“咱们也得更上一层楼啊！比如，增加品种的问题……”

“什么？增加品种？”朱海山努力压低声音，然而声音还是很高：“同志，要正视事实，我们的人手大大不够！唉，我真弄不懂，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到底有多大意思？”

“你仔细嚼嚼这些话，在往哪条‘线’上靠呵！你去看看退休工人徐师傅，”惠英边说边指指正在厨房里忙碌着的一个须发花

白的老师傅，“他一大早就来店里忙东忙西，为了啥？”

“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这样搞下去没有落场势，还是早点停！”

“停？群众同意吗？”惠英问。

“通宵供应的滋味还尝得不够吗？光是人事安排，就烦死人啦！再说，开了店总要赚钱，可……”朱海山连珠炮似地讲着，突然瞥见惠英双眉微皱，两唇紧闭，象在思考，又象在克制自己愤怒的感情不让爆发似的，他也突然收口了。

猛然，惠英头一扬，出人意料地用那平静的语调说：“你我脸红脖子粗地争论，还不如开次群众讨论会，让大伙儿出主意想办法，咱再决定，怎么样？”

“好吧。”朱海山回答了一声。

我望着他俩，又看了看那盏高挂着的红灯，禁不住思绪万端，心潮滚滚。

### 三

狂风呼啸，雪花飘飘，眼前已是一个银色的世界了。

虽说到了半夜，然而我们的商店却好象是另一个天地：门口，通宵供应的红灯顶风高挂着，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店堂里，灯火通明，热气腾腾，顾客出出进进，服务员来回奔忙。

“小李，你看！天天象过节，多热闹呀。”讲话的是芳师傅，她坐在卖票位上，笑嘻嘻地指着店堂对我说。

“是啊，才十多天，简直换了个样子！”我感慨地应答着。

“这好形势都是惠英这个领头人带着咱们斗出来的哇！”芳师傅就爱提惠英。

经她这么一提，几天前辩论会上的情景，又一幕幕清晰地闪现在我的眼前：

那次会开得真好。开会的时间没到，



人都到齐了，大家的脸色显得特别严肃。

惠英微笑着从会议桌边站了起来，说：“同志们，大家唱一个歌好不好？”

“好！”人们活跃起来。

嘹亮的歌声，随着惠英双手舞动的节拍，在会议室里响起来。唱着这首“店堂战歌”，大家感到格外亲切，浑身好象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不出所料，会议不久，当接触到通宵供应这个具体问题时，气氛便紧张起来了。

“我来讲几句。”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芳师傅首先发言了，“我说，这通宵供应的红灯，咱只能开，不能关！”

“为什么？”这是朱海山的声音。

“道理很简单：工农兵喜欢它嘛！”

“说得对！”徐师傅接了上去，“这红灯好不容易挂上去，哪能随随便便地取下呢？说到困难，干革命还能象吃饭睡觉那么轻松吗？”

“对！咱要大干快上。通宵供应不能停！”

“就是掉身肉，也要坚持下去！”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得正热火，突然，“呼”地一声，朱海山虎着脸站了起来：“大话，这嗓门一拉，轰得出来；可劳动力，一个掰不成两个，哪来呀？”

“通宵服务好倒好，可人手这么少，叫主任长三头六臂也兜不过来呀！”角落里，丁得财把头摇得象拨浪鼓附和着说。

朱海山继续嚷道：“这个问题都没法解决，还拉着喉咙瞎叫什么呀！”

“怎么没有办法解决呢？”不知是谁马上顶了一句，“有些潜力可以挖；有些漏洞也应该堵上嘛！”

这“漏洞”两字，好象是戳痛了丁得财的神经，他阴阳怪气地叫了起来：“朱主任为单位真是费心劳神，要讲劳动力，哪怕半个也不轻易浪费。哪来的什么漏洞？”

“你身上就是一个！”惠英指着丁得财，单刀直入地说。

“丁得财！你哪天上班不是荡东荡西，吊儿郎当？”芳师傅斜刺里给了他一枪。

“没有生意，我总不见得拚死拚活地往锅里倒面！难道让顾客个个都去吃面糊吗？”丁得财瞟了惠英一眼，硬着头皮回了一句。

“讲得倒是好听！”惠英气愤地站了起来，炯炯的目光看着丁得财，“我问你，让顾客三十分钟、五十分钟地坐等点心的，是谁？讲怪话，发牢骚，骂顾客的，是谁？一次又一次的把面下得烂透，把盐放得咸透的，又是谁？你这样的作风，顾客还愿再来吗？”

啊，惠英把情况了解得这么清楚，怪不得这几天我上晚班，天天都能看到她。好几次，当一辆辆菜车踏过店门，或者下班工人三三两两地路过这里时，她便立刻奔出去，看来，她是搞调查研究去了。

大概是看着形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吧，丁得财突然两眼一闭，捶胸顿足地嚷道：“说良心话，我可是安分守己，一点也没坏心哪！”

“哼，戏倒演得不错！”惠英从挎包里拿出一只挺大的饭盒，放在桌上，声色俱厉地说：“丁得财，你睁开眼睛看看吧！”我一看，挺眼熟的。这不就是丁得财一早上慌慌张张寻找的饭盒吗？正在我惊奇的时候，惠英打开盒盖，大伙一看，里面放着的竟是一盒完整的味精，周围结结实实地塞着生切面。

“啊？”丁得财一见，张大着嘴巴，面如土色。

惠英犀利的目光扫着他，继续说：“别以为自己的狐狸尾巴隐蔽得多么巧妙，不要忘了，站在你四周的都是心明眼亮的好猎手！谁要拆咱们社会主义企业的台，挖

无产阶级专政的墙脚，谁就别想舒舒服服地从群众眼睛底下溜过去！”

“怪不得这家伙看到那盏红灯恨得咬牙切齿。”芳师傅气愤地说，“他就是候准过去中班之后一个人值班的机会，可以偷东摸西。”

“怎么？”朱海山吃惊地看着丁得财。

人们激愤了，都用眼睛盯着丁得财。

惠英发言了：“同志们！今天这堂课，多生动哪！一盏红灯，要开要关，这可不象揉面粉那样随便，它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商店的方向问题，到底是为几张钞票呢，还是为了工农兵的需要？”惠英顿了顿，看了朱海山一眼，接着说，“我们可不能光是抓利润，抓人手，而忘了抓路线，抓方向哪！我们这儿，旧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还挺厉害呀。列宁说过，‘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象丁得财那样的人，经常会把资本主义做生意的那套货色搬出来，传开去。我们不警惕，这社会主义的企业就会逐步变质……”

店堂里象开了锅一样，气氛十分热烈。然而，朱海山这个风风火火的人，却捧着头沉思起来。

……

“小李，这么早就来啦！”朱海山突然一声喊，把我从沉思中拉了回来。他手里捧着一大迭顾客用过的碗盆，乐呵呵地对我说，“这通宵供应，还真受工农兵欢迎呢！”

“欢迎是欢迎，可这劳动力呢？一个掰不成两个呀！”芳师傅逗趣地说。

“你呀，别揭我的疮疤。告诉你，这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我现在算是看准啦！”朱海山笑着说。

突然，门开了，惠英穿着工作服走了进来。她削瘦的脸孔冻得通红，眼睛里布满

了血丝。奇怪的是，她人还没站稳，只见“哄”地一下，就有五、六个农民打扮的人涌上去围住了她，热情道谢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惠英今天晚上来得很早。十点多的时候，店里来了几个送菜的农民，因为气温突然下降，衣服没有穿足，他们冻得嘴唇发紫，两条腿硬梆梆的，快挪不动步子了。惠英见状，立即到门口拿来了一脸盆雪，挨个给这几个农民擦腿。当他们浑身暖乎乎地坐着吃点心后，惠英又一声不响地踏着积雪，顶着寒风，把菜车一部部送到了附近的小菜场。

多好的同志！她的爱憎多么分明！

“惠英师傅，你真是用自己的满腔热情，温暖了工农兵的心呵！”等到农民走后，我不知怎的，激动地冲出了这句话。

她微微一笑：“你呀，今天可是‘过奖’了！小李，雷锋同志不是说过吗？对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对同志，应该象春天般温暖。不管怎样，目标总是一个：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呗！”

屋外，风声呼呼，雪下得更大了。店堂里，炉火更旺了，笑语更欢了。透过腾腾的热气望到门外，只见那盏高挂的红灯，此刻也显得更红、更亮了！

看着这一切，我又禁不住唱起了惠英他们编的那首“店堂战歌”：

我们是祖国后勤大军的光荣一员，  
意气奋发地战斗在财贸战线。  
平凡的工作——光荣的岗位，  
我们的店堂和五湖四海紧紧相连。  
工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  
为人民服务呵，前程无限！

（题图、插图：吴大成）



## 赫列斯达科夫的子孙们

——读苏修短篇小说《低声说话的人》

魏 峡 安

俄国作家果戈理在《钦差大臣》中，塑造过一个骗子的典型——赫列斯达科夫，此人熟知官场内幕，摸透了那些媚上欺下、外强中干的官吏们的心理和习性，凭他的一套随机应变、投机取巧的本领，居然在官场中横行无忌，把那些昏庸无能的官吏们骗得团团转。这个骗子象一面镜子，照出了老沙皇时代官场的腐败和黑暗。

一百多年过去了。在同一块土地上，赫列斯达科夫的子孙们不但没有断种，反而空前地兴旺起来，而且成了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小说《低声说话的人》里的戈加，就是这些子孙中的一个。

你看，他身穿海獭领皮大衣，头戴貂皮帽，脚蹬光亮的厚底黄皮鞋，梳着仿照美国电影明星的发型，出入于商店、咖啡馆、“名人”们的客厅之中，“笑容可掬”，“亲切可爱”。这可不是西方的花花公子，而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特产：“低声说话的人”。

“低声说话”，就是偷偷摸摸地说话，打个暗号，做个手势，或者咬咬耳朵，因为他们说的话、做的事都见不得天日。“低声说

话的人”成了苏修社会的一种专门名称，他们干的是一种特别的“职业”：投机贩卖的掮客。

戈加自称是尼龙方面的“专家”，其他如电视机、鞋子、汽车，也许还有化学香膏也都有自己的“专家”。只要市场上有什么热门货，就有什么样的“专家”。戈加真的懂得什么尼龙专业知识吗？错了，这位“专家”对任何制造这类产品的专业知识都是一窍不通的，而且也不屑一顾。虽然他的毕业文凭上写的是十年制中学的“优秀生”，其实，这位“优秀生”写一张申请书，十个字要写错五个。让他当采购员，他竟连圆锯和圆轨都闹不清楚。他所“专”的只有一项：“知道什么商品在什么地方可以弄到”。你要买一段高级料子吗？这在国营商店柜台里是找不到的，它在柜台下面，或者是在一间什么房子里。要买，就得“开后门”。没有“门路”的人那怕你排上一整天的队也休想买到。但是神通广大的戈加可以“低声”告诉你：商品有的是，一个电话就可以给你送来，你也可以直接上供应站去取，当然售价要比国营牌价高出一半，以至更多。商品经过这样一过手，卢

布就源源不断地流进戈加的口袋。这只口袋并非戈加一个人所有，他不过是某一个集团的一个普通角色，甚至不过是某个头子——那个浓妆艳裹、满口金牙的胖女人所雇用的一条走狗而已。他从获取的暴利中分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已足够他象大阔佬一般过着花天酒地的豪华生活。

就是这样一批“低声说话的人”，垄断着苏修的市场，特别是垄断着所有的“高档”的、“断档”的、热门的商品，利用黑市买卖，投机倒把，转眼之间就成为新的资产阶级暴发户。问题在于为什么名义上是国营工厂和集体农庄生产的商品会集中到这些人手里去的呢？小说中的“我”，有过一次亲身的遭遇：他想去买一段西装料子，碰到的是一大帮子跟戈加一样的家伙。他们根据某种信号，象一片乌云似的压到了售货员的头上，一下子把商品抢购一空。随后，“我”就接到了二十来个关于“买张取货单”的建议，出现了买卖票券的黑交易。其实，那批到柜台前去抢购的“戈加”，还不过是一些低等贩子。比较“高级”的投机商，例如那个胖女人，看来她自己就是一个监守自盗的商店经理。还有那些比胖女人高级得多的赫列斯达科夫们，比如那些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之流，更是用不着亲自去抢购的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商品来，早就从“后门”给他们留着或者送上门来了，甚至根本不经过商业部门，就直接从生产部门捞走了。当然，戈加他们对这些经理、主任老爷们是会有优厚的“报酬”的，或者是请客送礼，或者是拆账对分。戈加是公开的掮客，而那些当权的老爷们则是不公开的掮客，他们实际上全是些“低声说话的人”。所以，“戈加”不是一个人，也不只是一个集团，而是一个阶级，是统治着今日苏修社会的新的垄断资产阶级。

同赫列斯达科夫一样，戈加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现代苏修垄断资产阶级的腐朽性和寄生性。这个阶级过着比戈加更要高多少倍的穷奢极欲的“高水平的生活”，却毋须从事任何社会劳动。就拿戈加这条垄断资产阶级的小走狗来说，他两次被解雇，但他对此满不在乎，他才不是那种靠劳动谋生的人哩。他根本就瞧不起那种“靠工资过一辈子”的人。当然，在苏修那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以及它所豢养着的那些人，工资可以比普通的工人高十几倍、几十倍。可就是这些人，也不是单单靠工资而是靠捞取各种“外快”来过“高水平的生活”的，这在苏修社会并不是什么秘密。至于象戈加这样的“聪明人”，即使没有工资收入，他也会给自己安排“高水平生活的”。在今天的苏联，靠自己的劳动谋生的人只配过“低水平生活”，他们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戈加在咖啡馆一顿的花销。只有那种自己不劳动而又能把他人的劳动攫为己有的人，才有资格过“高水平的生活”。这是社会帝国主义社会的生活逻辑。戈加不过是循着这个逻辑行事而已。

现代的苏修社会所以滋生出戈加这类新资产阶级分子，这是毫不奇怪的。在那里，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早已蜕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了，戈加之流是成千上万地存在着的。从苏联蜕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在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条件下，就会使一部分人有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金钱”。这种“其他途径”，归根到底必然是剥削他人的劳动；而这部分人就会发展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如果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有一条正确路线的指导，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以及资产阶级法权，都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冒出来的新资产



阶级分子也会遭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情打击。但是,在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里,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统治下,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了,象戈加这类不劳而获的新资产者,就会迅速繁殖,急遽膨胀起来,而且成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一个社会对戈加这种人采取什么态度,正可以检验出这一社会的阶级性质。你看戈加在苏修社会,是多么得意,多么神气,又受到多么大的尊敬啊!马路上,处处有人向他问候。一进咖啡馆,侍者得向他恭敬地鞠躬,飞快地过来帮他脱下大衣,咖啡馆的负责人也赶忙奔过来亲自侍候。尽管戈加在那个胖女人面前,诚惶诚恐,缩成一团,象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可是当他坐在咖啡馆的靠背椅上,跷起双腿,眯起眼睛,喝着白兰地、“双料”咖啡,嚼着熏鲑鱼、柠檬的时候,那副神气,就好象整个世界都被他踩在脚下一样。要知道,他在这个社会里已经到达了“成就的顶峰”,如果不受到尊敬,岂不是咄咄怪事!当然,那些一无所有、因而也用不着他来帮忙的穷工人大约是不会尊敬他的。

同果戈理同时代的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曾经满腔激愤地问道:“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同当年那些地富、官僚、贵族一样,在新沙皇统治下的今日苏联,“低声说话的人”无疑是会感到十分快乐和自由的。他们可以自由地投机贩卖,自由地发财,自由地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而不受到任何限制。也许有人会问:这些人的活动不也是被宣布为“非法”的吗?不错,从形式上看,戈加的活动是“非法”的。但是这种“非法”活动,恰恰正是苏修特权阶层一分钟也少不了的。请看戈加所广为交结的“顾客”是些什么人吧:作家、名演员、律师,还有部长太太……。太太后面,自然还有部长大人。这位部长也是“聪明人”,他不亲自出

面而让太太出面搞“夫人外交”,这就既有实利又无碍于“官声”。这些人,用戈加的话来说:“要是没有我的话,他是无法过日子的啊!”而戈加的“高水平生活”正是从他们那儿学来的。连他的吃鲑鱼的动作,也是模仿这些“高水平的熟人”的。当然,这些“名人”们的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是有各种特权来加以保证的;而且这些特权全是“合法”的。但是,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公开的卖淫是资产阶级的家庭的一种“补充现象”一样,戈加的地下非法活动正是那些拥有特权的老爷们的公开的合法的活动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补充。这就是为什么名为“非法”的活动却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进行的奥妙所在。说到底,戈加同他的那些顾客们,本来就是生长在同一块土壤上的同一个阶级嘛。这就无怪乎民警局的局长,对包括戈加在内的“低声说话的人”的非法活动,尽管了如指掌,却根本不去管也不想管。法律,难道不就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所服务的吗?还有那些“主任”、“副主任”们不是在拚命庇护戈加吗?至于这个局长,是否也是戈加的顾客和庇护者之一?谁知道!

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得出一个结论:“不,对戈加这样的人,如果单凭社会舆论,你是无法制服得了他的。”这位作者不懂得,他所生活的社会,不但不可能“制伏”戈加,相反,正是戈加们“制伏”了社会,也就是说,是戈加所代表的新的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着整个苏修社会。要“制伏”戈加,那就得用革命的暴力连根铲除产生出戈加的这个阶级及其社会制度。这是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所肩负的也一定会加以完成的历史任务。

## 附: 苏修短篇小说

### 低声说话的人

尼·阿萨诺夫

我曾经两次不得已把戈加·巴兰楚克解雇。第一次是这样的:干部科科长录用他担任我们部门的专业报纸的校对,因为相信了他中学毕业文凭,文凭上明写着:戈加·巴兰楚克是十年制中学毕业生,成绩优秀。可是干部科科长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令人抱很大希望的小伙子,在他自己所写的要求工作的申请书里,十个字中倒有五个拼写错误。当时,我对戈加在选择职业方面那种轻率的态度稍微责备了几句,建议他随便进一个什么学习班,这样,好学到一门专业知识。自此之后,我们便分开了,我以为从此便永远分开了。

几个月之后,我们的部跟另一个部合并了,我又一次跟戈加·巴兰楚克碰到了一起。这回,戈加担任了采购员。和过去一样,他对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有时跟大伙的看法分歧很大,对此他也从不加以考虑。比如,他坚持认为,圆锯是一种磨快圆规脚的小锉刀,又比如,需要用来做传动带的条子呢,他却采购了杂技场牵狗和马的短皮缰绳<sup>①</sup>。一句话,在这里,他也是一如既往,对自己的一贯正确是坚信不移的,正如当年他担任区报校对时,把“牛”字错改成“午”字,还自以为正确一样。

这是个亲切可爱、肩膀宽阔、老是露出三十二颗牙齿,笑容可掬的小伙子,如果说他的出差费用要比其他采购员的出差费用高过一、二倍的话,正如戈加自己所承认的那样,那是由于他只能过“高水平生活”的缘故。他就是这样说过:“我住的是高水平的旅馆!”“我身边所有的姑娘都是第一流的!”“在某某地方我请自己的同行吃了一顿高水平的酒菜!”当要把他的未经核准支出的款项扣回时,他便牢骚满腹,埋怨人家不发给采购员应有的补助费。他曾经对会计说过:“您毕竟应该明白,我应该体现出水平,要不然,人家就不再会跟我交往了!……”为此,我不得不再一次把他解雇,可是

戈加对这次解雇,根本没有一点懊丧的情绪。

“好吧,您解雇我好了!”他说道,“对象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儿的工作反正不是什么高水平的……”

“您认为究竟什么才是高水平的事呢?”我这样问道。

“哎,”他沉思幻想地叹了口气说,“喏,要是能主管一个什么单位,这才算是高水平的呢!”

我打算稍微约制一下他的欲望。

“要是没有真才实学,您无论何时,也是主管不了什么的,”我这样说。

“并非神仙才能烧陶器,<sup>②</sup>”他宽慰我说。

“您最好还是去学习学习,还不晚嘛!”我严肃地向他建议,“在我们系统里开办了几十个各种专业的进修班,随便您进哪一个进修班都行,等一毕业,您就会得到相当多的工资……”

“用不着您来开导我!”他粗鲁无礼地打断了我的话,“我可以祝愿您靠工资来过一辈子,可是一个聪明人,即使没有工资收入,他也会给自己安排高水平生活的……”

他一面说着,也不打招呼,便径直走了出去,从此便不知去向了。可是在我们中间,长久以来,大家还常想起他,特别是如果有人干了什么荒唐的事情,或是犯了什么不可宽恕的过错的时候。那时,你就会听到这种说法:“喏,你看,这是个地地道道的戈加·巴兰楚克!”或是说“要知道,他是向戈加·巴兰楚克学来的啊!”随后,我们又会把这位偶然相识者给忘掉了,可是,我偶尔也感到懊恼,因为我没有帮助这个青年自立成人。

不久前,有一天我从斯塔列什尼克小巷里走过,忽然听到好象有人高兴地在叫我。我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站在我面前的原来是戈加·巴兰楚克,看他打扮得多么考究啊!他的肩膀由于棉花衬里而显得加倍宽厚,他穿着带海獭领的皮大衣,头戴貂皮帽,脚登擦得光光亮的厚底黄皮鞋,总的说来,他那一副打扮已足以证明,他是万事如意,生活幸福的了。当他觉察到我那惊讶的神情时,便友好而又傲慢地拍拍我的肩膀建议说:

<sup>①</sup> 圆锯和圆规,条子呢和练马绳,在俄语中都有相同的词根,作者用这两个例子说明戈加缺乏常识。

<sup>②</sup> 这是苏联民间的一句谚语,意即:没有学不会的手艺,有志者事竟成。



“我们到咖啡馆去，一块儿聊聊吧！我有一个高水平的建议哪！”

我感到好奇，想了解一下他究竟在“主管”什么事，所以我也就接受了他的邀请。我们当时站在一家咖啡馆附近，这家店名题得新奇，叫做《竖琴》咖啡馆，我刚要向这个店家的大门走去，可是戈加拉住了我的手说道：

“嘿，这是家典型的小茶馆，我们到《休养》去，这才是一家高水平的咖啡馆呢！……”

对我来说，这反正一样，我便跟着他一起走去，随即我就惊讶地发觉戈加已经成了个有名的人物。当我们在小巷里向前走去的时候，一路上，约摸有十来次，他向碰到的一些人招呼问候，有时候他脱下自己那顶时髦的帽子，有时候则把手贴到帽沿上。他走得很快，因此一路上我也没有机会能跟他交谈交谈。

在咖啡馆里，一眼便可看出，人家也都是认识他的。这一点，从咖啡馆看门人对他十分恭敬的鞠躬上便可感觉得到，他们两个人一起飞快地跑过来，帮戈加脱下大衣，而对我视若无睹，直到戈加朝着我这边说：“这是跟我一道来的！”在大厅里，咖啡馆的负责人也赶忙奔到戈加的跟前，恭敬地探问道：

“是否跟往常一样？”

“对！”戈加回答着，一面高仰着他那笔直的鼻梁，理了理仿照美国电影明星的发型梳妆的头发。他后脑勺上披着长长的头发，简直象是打算去当牧师似的。咖啡馆负责人恭敬地碎步走在前面，领着我们向包厢走去，招待员已在那里恭候戈加了。

“是高水平的吧，啊？”戈加这样问道。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反对意见，也没有能就要定的菜单参加讨论一下，他便吩咐道：“白兰地酒、柠檬、熏鲑鱼、波尔荣矿水、不加牛奶的咖啡要双料的，还有两份烈性甜酒，跟往常一样……”这后一句补充，显然是要我表明，他戈加已经养成了自己的“高水平生活”的口味习惯和概念。

“戈加，您现在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工作啊？”我这样问他，心里一面在估计着这份定菜的价格，同时在盘算着，如果说他的“跟往常一样”意味着是每周一次的话，那末在上咖啡馆这方面，戈加得花费多少钱呢。

“关于工作嘛，以后再讲吧！”戈加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个人有个好习惯，就是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再谈工作的问题！”他对自己的这句笑话也笑了起来。

“您现在生活得究竟怎样？”我问道。

“噢，我现在交往的人都是高水平的！”他满有信心地说着，在喝了第一杯白兰地之后，嚼着一小块柠檬。

我发觉在他的手势、动作和谈吐各方面，好象老是在摹仿什么人似的。他干了一杯，吃完了柠檬之后，靠到椅背上，随意地跷架起大腿，眯着眼，好象感受到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满足。他吃起鲑鱼肉来，动作似乎也很别致，他把它卷在叉上，就象卷通心粉似的。我猜想，戈加在自己那些“高水平的熟人”中间，必然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供效法的真正的榜样。

“您的这些熟人究竟是些什么人？”我颇有兴趣地问道。

“有作家、演员、律师，”戈加随意地列举着，“甚至还有一个前部长的太太。她经常邀请我到她家去呐。”

“那末，您是在哪里工作呢？”我依然好奇地追问道，“您是在主管什么事情吧？”

“您往更高级的方面去猜猜！”他朝我丢了个眼色说着，在他生满粉刺而又浮肿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对过去的理想不屑一提的神色，这使我终于明白了：戈加已经达到了自己成就的顶峰。

这时，从我们包厢门外传来一阵喧嚣声，有人执意要冲到我们房间来，可是招待员在耐心地劝说着：“巴兰楚克同志正忙着呐，他不是一个人……”

“他跟谁坐在那里，我可不在乎呐！”一个狂怒的女人的声音在回敬着对方。这时，门哗地打开了，随即在门口出现了一个浓妆艳裹的胖女人，她身穿贵重的毛皮大衣，提着一只长带拎包，她伸手把拎包拿得离身体远远的，好象打算把它当作投掷武器摔出去似的。戈加喇地跳将起来，惶恐地低声说道：

“索菲娅·米哈伊洛夫娜，不能这样啊！……”

“可是你是怎么干的啊？算是工……工作人员呐！”在这位不速之客的声调中，包含着极度的蔑视，致使戈加蹒跚成了一团，好象一只气球被尖针

戳了一下似的。这位来访者由于激怒万分，她对我根本没有注意。她声嘶力竭地在发狠，唾沫星子穿过厚实沉重的金牙四处飞溅：“人家给我送来了二百管化学香膏<sup>①</sup>，可是你人不在！我又是恳求，又是传唤，又是坚决要求，可是你这个坏极了的下流东西，却在这里大喝其白兰地！而我那里已经排起了长长一队人！什么时候有心爱的商品来，顾客总是嗅得出来的！你知道吗，我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香膏都转手给了若拉·穆赫列佐夫！可是若拉付给我多少佣金呢？两个卢布！你看，他付了我多少啊！多亏你的恩典，我净损失了四百卢布！”

“索菲娅·米哈伊洛夫娜！”戈加恳求地低声说着，同时，我注意到，他望着我这边，朝来访者使了个眼色。

“我可不在乎呐！”来访者毫无顾忌地说着，“要是你不愿意为我干活的话，你可以滚蛋！我是会找到另一个低声说话的人的！要是四点钟之前你不来，你就不用再来了！”说完这话，她便转动两条胖腿，煽动起皮大衣的下摆，随即飘来一股香水浓郁的气味，她径直出门去了。

接着来到的是阵持续的沉默。随后，戈加说：

“她会去雇佣若拉·穆赫列佐夫的！可是穆赫列佐夫这个家伙，他对香膏懂得啥？真是个蠢女人！她怎么找这种人做低声说话的人！”

我小心谨慎地问道：

“低声说话的人，这算是一种什么职业呢？”

戈加稍微活跃了一点，显然，我触到了他职业的自豪感，他说道：

“低声说话的人，就是指那些站在商店门口，向顾客表示可以提供柜台上缺档商品的那种人。”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他们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呢？”我感到十分惊奇。

他冷笑了一下说道：

“商品在柜台上没有，但柜台下面可能有，或者房间里……”

“啊！”我明白了，“这是些投机商人！”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戈加反驳说，“投机商人，这是些贩子。可是我们什么东西也不贩卖。”

<sup>①</sup> 是指化装用的香膏，如唇膏、发蜡等。

我们不过是代售人员而已。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受到我们效劳的好处。比如说吧，我本人是尼龙方面的专家，还有电视机、鞋子、汽车等各方面的专家。我们不过知道什么商品在什么地方可以弄到罢了。在很多名人中间，都有我的顾客。有一个名演员，他是在大剧院歌唱的，比方说吧，要是没有我的话，他是无法过日子的啊！他什么时候需要一段料子，他便给我打个电话，我再给某人打个电话，一段料子便准备好了。还有，谁能弄到做彩色上装的料子，也就是现在那些花花公子们都穿的那种上装的料子呢？我！”他自豪地拍着厚实的，缝夹着棉花衬里的胸脯说道，“凭过去的情谊，我也愿意为您提供一段西装料子。可以直接从供应站去取！店里都还没有呐！可是您也得为我效一点劳，”他甜言蜜语地补充说。

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宽洪大量而且善心的人。可是这一回，我觉得这一评价显然是言过其实了。我想动手揍他了，特别是当我回想起，不久前自己在购买一段西装料子时碰到的事。喏，就是跟戈加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些坏家伙，那时把我从柜台边挤开了。他们突如其来地拥过来，闪烁着彩色的上衣、发蜡擦得厚厚的头发以及强壮的拳头，犹如一片乌云压到了售货员的头上。他们象听到信号似的从四处奔拢来，也可能他们真的有一种我所不知道的信号，这种信号通知他们可以来“赚点钱”。当我好不容易挤到售货员跟前的时候，柜台早已空空如也了。可是我随即就接到了二十来个关于“买张取货单”的建议。自然，取货单要贵上一半，但这个倒在其次，是那些贩子厚颜无耻的嘴脸迫使我跑出了店堂。可如今，这种“专家”中的一分子就坐在我的面前！我从来没有在刑事调查局工作过，可是眼前我真想当场把这个坏家伙逮住。

“我究竟可以为您效什么劳呢？”我问道。

戈加那张生满粉刺的脸上现出了高兴的神情，显然，他以为我是“上钩了”。

“那时候您曾经说过，你们部里开办了各种进修班，您还记得吧？您能否把我录取进随便哪个进修班呢？最好是一年制的，或者两年制！”

我惊奇万分，以致戈加同情地朝我看了看，决意再作一番详尽的解释。

(下转 69 页)



# 在 边 疆

张 东 辉

## 声 音

白云把个哨棚，  
托上了青青的峰峦，  
彩霞把条公路，  
挽留在大山的胸怀。

五年前，我刚分到哨棚，  
路，细得风一吹就要飘起来。  
“叮咚”“叮咚”的牛帮铃声，  
把锁着路面的浓雾敲开。

今早，“嘟嘟——”喇叭声声呵，  
把我哨棚的两扇窗吹开。  
我一伸头：碰了一脸朝霞，  
喜悦似条小溪流向心海！

看！彩霞托着汽车驰过，  
春天在车箱里装载。  
拖拉机挂着红花，  
随彩虹般的公路飘向边寨……

高昂的喇叭声呵，  
被弯弯山路送向云天。  
它唱，文化大革命后的胜利成果，  
它唱，批林批孔中的边疆巨变！

呵，伟大的祖国！  
我从哨棚的窗口听见，  
——您铿锵的脚步声，  
正向高峰，坚实地飞奔向前。



## 应 答

班长有两个小盆，  
放在哨棚的窗台；  
一盆种着江南的早稻，  
一盆育着北国的春麦。

每天穿山越岭巡逻归来，  
总是它俩飞扬神采，  
老远将我们迎接，  
快乐得全身摇摆。

啊！多象祖国四海的风光呵，  
汇拢在哨棚内外。  
更象祖国八方的亲人，  
用乡音向我们述怀！

再疲乏，大伙都争着拥去，  
用目光把它俩抚爱。  
眼窝，漾着一汪清泉，  
战士的爱呵！一点一点往盆里浇灌……

人人都在心中计数；  
昨天——今天……  
它俩长高几寸？几分？  
新叶，又添了几片？

夜晚，班长总是这样，  
向执勤的同志交待：  
“想着这两株禾苗吧！”

时刻警惕着黑心的狼豺。”

清晨，对夜巡归来的战友，  
班长的话音里充满愉快：  
“一夜风雨过去，  
咱们的禾苗没受一丝损害！”

——啊！我们明亮的双眼，  
映进的是早稻？是春麦？  
不！分明是在呵，  
把整个祖国嵌进胸怀！

一时间哪，幸福的春雨呵，  
一阵阵润进了心田。  
我们立正应答：  
——子弹静卧弹膛，警惕跃上枪尖。

## 哨 所 日 志

窗前，挂着一本《哨所日志》，  
就象一位忠实的哨兵。  
窗外，立着山一样的枪刺，  
日志，是日夜醒着的眼睛！

那用钢笔写的字，  
高矮长短，粗重纤轻；  
活现出记事人，  
当时的神情：

班长威严得象头雄狮，  
豺狼见了他就得吓晕，



因为刚从风雨中走来，  
瞧！字字都响着炸耳的雷鸣。

只要读到那核桃大字，  
就知道那天准是岩嘎值勤；  
他每次都把接班者提醒：  
“身后是祖国，枪要握紧！”

那流畅的记述，  
象山泉一样欢欣；  
定是上海新兵小王歪着脑袋，  
向祖国报告着新的黎明……

一行行，溶进朝霞，  
带着崇敬的问候飞向北京；  
一字字，美似山花，

### 清泉寄语

夕阳把峭崖烧成赤红，  
“红军万岁”四个大字象四盏红灯。  
傍着红军饮马磨刀的清泉，  
搭起了战士宿营的帐棚。

枕着红军睡过的岩石，  
靠着红军依过的青松，  
乌亮的钢枪抱在怀里，  
颗颗红心在准星上跳动！

盛开着哨兵对祖国的爱情！

我们的《哨所日志》呵，  
把多少春风秋雨装进。  
里面飞出的报捷枪响，  
汇进了天安门节日礼花的轰鸣。

我们的《哨所日志》呵，  
坚守岗位，勤勤恳恳。  
外表，象咱哨兵一样朴素，  
里边，却沸腾着五洲的风云。

我们天天对着它写呵，  
用青春的火焰燃起豪情：  
“由我们这一代值班，  
祖国呵，请您放心！”



只有那清清的泉水彻夜作响，  
象在把前辈的期望传送。  
一声声：叮咚，叮咚……  
一句句：冲锋！冲锋！……

(插图：许根荣)

## 珞巴姑娘雅嘉

叶 晞 廖东凡

一九七三年秋天，我到红松公社——  
一个座落在大森林里珞巴族聚居的村寨，  
组织一次民兵的战斗演习。

我背着背包，走进新任党支部书记  
兼民兵连长雅嘉姑娘的家。这是座青杠林  
里竹竿编造的精美清洁的小屋。阿妈雅央  
高兴地接待我，热情地要杀鸡做饭。我问  
起雅嘉，才知道民兵们一早在桑多白瑞大  
雪山的密林里，发现了越境的“狗熊”脚印。  
雅嘉和民兵们正在雪山密林里搜索。我忙  
辞谢了雅央阿妈，带了武器，匆匆向大雪山  
赶去。

已是中午时分，天色瓦蓝，阳光普照。  
桑多白瑞大雪山，就象巍然矗立的水晶高  
楼，两架尖峰象玉柱撑着蓝天，两峰之间似  
玉砌的宽阔大厅。这雪山口是来往必经的  
要道。

我进了密林，穿越挂满翠绿的云雾草  
的红松林，渡过十几条明澄跳跃的山溪，走  
近一座悬着瀑布的石崖。忽然发现脚下的  
腐叶上，有几个新鲜的雪豹脚印，就凝神



观察着。这时，耳边响起一声凶厉的叫声。  
仰头一看，一只牛犊大的雪豹，蹲在约两丈  
高的石崖上，睁着一对绿光闪闪的眼睛，恶  
狠狠地窥视着我。

我一闪身藏到一棵红松后，拔出手枪，  
瞄准雪豹。又立刻想到：民兵正在搜索“狗  
熊”，枪声会使“狗熊”隐蔽，打乱民兵的部  
署。我迅速收了枪，拔出腰间的匕首，暂且  
和雪豹捉迷藏，找机会收拾它。

一阵腥风刮起，雪豹乘风飞腾，直扑过  
来。

霎时间，我头顶上飞过两支响箭。雪豹  
猛吼一声，从半空直落到我藏身的红松前，  
在林里空地上乱滚。细一看，雪豹的两眼  
中射进了两支飞箭，鲜血直流，成了瞎子。

“好箭！”我大声喝采，冲了出去，把匕  
首插进雪豹的脖子，又连着捅了几刀。雪  
豹猛叫一声，一伸腿，死了。



我拔出匕首，正要去找这射箭的人，忽然响起一声清脆、严厉的喝问：“干什么的？”

透过棵棵红松，层层密叶，在远处的高高叶丛里，我看到有一双象山泉般明澄的眼睛，正警惕地监视着我。

我正想着这人是几时攀上红松的，那双警惕的眼睛已闪耀出欣喜、亲切的目光了，紧接着，我听到一声热烈、感人的呼喊：“达瓦哥哥！”

一听这熟悉的呼声，我喜悦地向那红松奔去。刚靠近，一个珞巴姑娘象飞鸟似地从红松上落下来，她手持铮亮的长弓，稳稳地站在我面前。她那挺拔的身材，既壮健，又轻盈敏捷；那红润的脸庞，既健康，又清俊俏丽；那含笑的眼睛，既严肃，又闪着青春的光采。这正是珞巴族妹妹雅嘉啊！我忙高兴地问：“雅嘉，‘狗熊’逮住了吗？”

“他跑不掉的。”雅嘉坚决地说，“我们正在搜索，忽然发现有人向瀑布走来，就特地下山看，没想到是你。”

我知道，越境的“狗熊”十分狡猾，又异常胆怯。钻进了森林，就伪装成我们的人，以蒙蔽民兵和群众的眼睛。我对雅嘉的警惕性很是赞许。

雅嘉摇摇头认真地说：“哥哥，你应该多批评我才是。怎么，我们继续搜索吧！”

我跟着她又钻进了密林。雅嘉几乎熟悉这儿的每尺土地，每棵树木，每条小路。我跟着她穿过丛丛刺巴，脑子里不断地涌现出我这个珞巴族妹妹的往事来。

我的阿爸阿妈原是藏北草原上的牧奴，因缴不起领主的“计美其美”<sup>①</sup>畜租，逃了出来，流落到离红松村约两、三天路程的定吉村，仍给领主放牧。我就是定吉村出生的。我们家靠的是“饿不死的一把野草，冻不死的一张老羊皮”，唯一的财产就是阿爸的一支猎枪。

一九五五年春天，我九岁了，跟着阿爸

给领主放牧。一天傍晚，我和阿爸赶着大群牛羊沿着洛曲河下山，刚要进村，只见河边聚着一大堆人，围着一个黑衣服上有许多白条条的珞巴族头人，正吵嚷着什么。

我想起来了。三天前，红松村的珞巴头人，押了十几个男女奴隶到村里来贩卖。这些奴隶，有二、三十岁的，也有八、九岁的。其中有个三十来岁的女奴，怀里还抱了个不满三个月的女孩……

这时，珞巴族头人狞笑着举起一个赤裸裸的小孩，要往河里扔，一个女奴不顾一切地扑过去。

不等我惊呼，阿爸已经发出了一声猛喝：“住手！”

我跟着阿爸丢下牛羊，闯进了人群。

“刚出生的孩子有什么罪过！”阿爸毅然伸出手来：“我来养活这孩子。”

珞巴族头人歪着头，瞪了阿爸一眼，阴阳怪气地说：“穿老羊皮的穷光蛋，你有钱吗？”

阿爸一声不响，取下背着的心爱的猎枪，递给珞巴族头人。

珞巴族头人哈哈大笑起来：“一支枪只能换小孩的身体。还有脑袋、内脏、四肢的价钱呢？”说着，又举起孩子要往河里扔。

阿爸愤然地从珞巴头人手里夺过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村子里赶来的群众越来越多。珞巴族头人见众怒难犯，说：“那我就便宜卖了。你再出个衣服钱吧。”

孩子本来是赤裸裸的，怎么能要衣服钱呢？阿妈眼里闪着怒火，默不作声地把一口背水、煮野菜的陶罐给了珞巴头人。

珞巴头人要了猎枪，拔出刀来，逼着女奴上路。

女奴扑上来抱住孩子，呜咽着说：“我

<sup>①</sup> 计美其美：意为不生不死，是旧西藏畜租的一种形式。

叫雅央，是头人达黑的奴……”

阿妈从雅央手里接过孩子，流着热泪安慰说：“雅央，你放心，孩子就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我们刚回到家，领主代理人已找上门来，要把珞巴小妹妹列入奴隶簿册。可怜的珞巴小妹妹，刚刚逃脱了珞巴头人的黑手，又落进了领主代理人的魔爪。

阿爸给妹妹取了个藏族名字达戛。我们家虽然穷得连煮土巴的陶罐也没有了，可拣了野菜，总把最嫩的挑出来给她吃；偶然得到一点糌粑，我们也留给妹妹。阿爸、阿妈每见我的眼睛盯着糌粑，就说：“达瓦，妹妹小呢。我们三个挨饿，也得让你妹妹吃。”这话不说，我也明白。只要妹妹吃饱了不哭，我饿着肚子也高兴。

一年以后的冬天，妹妹突然得了病，阿妈在家看护，阿爸上山挖药草。我一个人上山放牧。想不到下起了暴风雪，领主的一头牦牛逃脱后找不到了。这真是大祸临头啊！阿爸想了又想，说：“要全家逃走，妹妹病着呢。还是你一个人逃走去找金珠玛米吧！他们是我们奴隶的救星。”我照阿爸的吩咐，终于找到了修公路的金珠玛。金珠玛送我到祖国内地上了六年学，又让我入了伍。过了两年我回家探亲——这时，我阿爸阿妈已搬回藏北老家住了。我回到家，见了父母，却不见达戛。阿爸阿妈说：“你达戛妹妹已回到她珞巴阿妈家去了。”

原来，一九五九年春上，反动领主参加了叛乱，扬言要消灭异族人。一天，领主代理人闯进我们家，扬鞭抽打达戛。妹妹愤怒地抓住代理人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阿爸也操起青杠棒要打代理人。代理人惊慌地逃跑了。叛乱很快就平息了，接着又是伟大的民主改革，农奴们这才扬眉吐气。

一九六〇年夏天，一个中年的珞巴族妇女，找到了我们新分的住房，抱起达戛妹

妹哭了起来，接着又嘻嘻地笑了起来。

此人就是雅央。她对阿妈阿爸说：“为了和孩子在一起，我逃走过七次呢。可每次都被头人抓了回去，关进了牢房。如今，党领导我们解放了，我才重新看到了这孩子。”

雅央在我们家住下了，成天抱着达戛妹妹，真是一刻也舍不得离开。

阿爸想好了主意，对阿妈说：“旧社会，三大领主逼得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新社会，毛主席领导我们翻身解放，骨肉团聚，我看，应该让雅央把达戛带走。”

阿妈想了想，同意了。

难怪，我回家没看到达戛妹妹。

七〇年初，组织把我调到我出生的县担任人武部副部长。阿爸阿妈都叮嘱我去红松村看达戛妹妹。

说来也巧，我到县人武部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红松公社搞成立民兵的试点工作。一到红松村，工作很顺利，也打听过达戛妹妹。按珞巴的习惯，妇女名字的头一个音都是“雅”，叫雅央的珞巴妇女倒有十几个。因此一时竟没见着达戛妹妹。

一天，我们武装部的几个同志，正和公社干部一起研究民兵的名单。

一个挺拔、清俊的珞巴小姑娘，戴顶军帽，背了张几乎跟她一般高的大弓，雄赳赳地走了进来，向我行了个军礼，壮严地说：“我报名参加民兵！”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达戛雅嘉。”

珞巴姑娘怎么取个半藏半珞的名字？难道她就是……我仔细观察着她的面容，不禁问：“你怎么叫达戛雅嘉？”

“阿妈说，这是个民族团结的名字。达戛，是我藏族阿爸阿妈取的藏族姑娘的名字；雅嘉，是我珞巴阿妈取的珞巴姑娘的名字。”



无疑这就是我的达戛妹妹了！我抑制住激动，故意说：“当民兵，你年纪还小啊。”

雅嘉不说话，冲到我跟前，脱下军帽，用手拨开又浓又黑的头发，露出一个蓝色的十字刀痕。

这是珞巴女奴隶的标志。女奴一出生，头人就在她脸上或发里砍下刀痕。雅嘉这女孩，跟所有女奴一样，一出生，就留下了反动头人罪恶的痕迹。

雅嘉连珠炮似地说：“我小？难道反动头人就不在我头上砍刀痕吗？难道藏族三大领主就不鞭打我吗？我要当民兵，向反动头人讨还血债！”

多么有志气的话。我感动地点点头。

雅嘉又接着说：“我是小，可我珞巴阿妈为我受了多少苦和罪；我藏族阿爸阿妈为我流了多少血和汗！我一定要当民兵，保卫我们的亲人，保卫我们的幸福生活！”

呵，多么刚强的小姑娘。我真想认一认我的珞巴妹妹，可周围的人越涌越多，珞巴兄弟一听说成立民兵，都纷纷报名，连老人、小孩都争着要当民兵。我们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当然也不能吸收达戛雅嘉啊！然而雅嘉已不是一株嫩小的幼苗了。有什么理由能说服她呢？就是有，也准会被她一条条反驳回来的。

公社一个干部说：“雅嘉，别闹了。珞巴的规矩，女人不动刀拿枪。再说，你还是个小孩子。”

雅嘉气得脸也红了，厉声反驳说：“你说的是老规矩，老迷信。文化大革命早把它批臭了。我小？破四旧，积极带头；给走资派贴大字报，从不落后。”

十五岁的雅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政治立场多么坚定、鲜明啊！

公社党委书记达鹏说：“雅嘉说得在理，干革命有股劲头，就是年龄不够。”

雅嘉还要反驳，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进

来，慎重地说：“雅嘉说的都是事实。这几天，她跟我上山找草药去了，一听说要成立民兵，就催我带她下山报名。你们一定要把她收下。”

这妇女有点面熟。达鹏告诉我：她是雅嘉的母亲雅央，一个生产队长。

我说：“阿妈雅央，雅嘉正需要努力学习，过一年再参加民兵好吗？”

雅嘉见我不松口，就缠着说：“那就收我当个候补民兵吧！”

达鹏已忍不住点点头。雅嘉这才高兴地跟着雅央走了。

开完了会，我去找雅嘉。雅嘉高兴地扑到我怀里，笑着叫着：“原来是你呀，达瓦哥哥，达瓦哥哥，好哥哥。”忽又蹦地跳了起来，调皮地敬了个礼说：“副部长，你有什么指示？”

原来雅嘉又想起她是“候补民兵”哩。那股又严肃、又活泼、又认真、又调皮的劲头，使我哈哈大笑。

从此，雅嘉走到哪都背着长弓，一有空就搭箭练射。手练肿了，虎口裂了，也从不停止。那专心致志的精神，真叫人又感动又钦佩。

在一个月夜里，我到村子检查民兵站岗放哨的情况。周围静悄悄的，青杠林里却传出嗖嗖的声响。

我悄悄走进林里，只见雅嘉正挽着箭，向着结在青杠树上的一个草人在练射呢！阿妈雅央坐在一边，帮着数射中的箭数，说：“雅嘉，你阿爸是被达黑用毒箭射死的。这草人就象达黑。你要射他的心窝。”

我肃然起敬，放步向雅嘉走去。

雅嘉一转身，高兴地喊了声：“哥。”又看了看手里的弓箭，负疚地低下头。

我握起雅嘉的手，抚摸着那震裂的虎口，疼爱地说：“雅嘉，等伤口好了再练。”

“哥，我恨不得把一天拉成两天长呢！”

雅嘉着急地说：“我的箭射中心窝的总共才一支。”

我问：“你射箭时想的是什么？”

“头人达黑太坏了。”雅嘉说：“他家要干活时，就到山里把奴隶捆住捉回来，干完了活就把奴隶象放牲口似地赶进山里。他杀害和贩卖的奴隶数也数不清。平叛时，他逃到国外去了，听说几次窜回来作恶。我们饶不了他。”她愤然地挥了挥手，弓弦发出“铮”的一声。

“我们要永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我说，“干革命，不只是为了消灭个别的反动头人，而是要消灭整个地主、资本家、农奴主阶级，彻底埋葬帝、修、反。我们要站得高，看得远，练就从事阶级斗争的高强本领。”

雅嘉年龄虽小，但她从受农奴主和反动头人残酷压迫的亲身经历里，迅速地理解这个道理。她睁着明亮的眼睛，坚决地点了点头。我高兴地从挎包里取出一本早想送给雅嘉学习的毛主席著作，说：“只有刻苦地学习毛主席的书，才能做到这一点！”

雅嘉激动地接过毛主席著作，在月光下翻开第一篇文章，如饥似渴地朗读起来……

说来，这已是三年前的事了。三年来，雅嘉始终坚持读毛主席的书，坚持练弓箭和实弹射击，练出了一双山鹰般明锐的眼睛，练出了百步穿杨的本领。

我这次来组织民兵演习，主要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同时也想看看这个新兵连长的成长。

密林里很安静，只听得微风吹动树叶的沙声。正在搜索的民兵藏在哪儿呢？

雅嘉忽然站住了，手往上一指，说：“哥哥，你看。”

我向她手指处看去：在一片金黄色的红松枝叶中，露出一块石壁，几枝红松枝低

垂下来，遮住了石壁的中间。

雅嘉说：“那儿原有个石洞，怎么突然被红松枝遮住了？”

我同意雅嘉的判断，就和她一起悄悄地攀上石壁，钻进石洞。

洞里阴沉沉的，地上堆着许多云雾草。雅嘉蹲着手摸了摸云雾草，说：“还有热气，‘狗熊’刚走。”

我也摸了摸云雾草。看来，“狗熊”是听到被打死的雪豹的吼叫声后，才慌忙溜出洞去的。

我们迅速地出洞追踪。

雅嘉却镇静地站着，嘴唇一抿，发出了三声画眉叫声。

东边的密林里跟着响起了画眉的回鸣；南边不远处的一棵红松晃动了一下；西边树丛里山雀吱喳啼啭；北边传来了山鸟展翅的扑扑声。我明白，民兵们已根据雅嘉发出的讯号，在收拢早布下的天罗地网。

雅嘉敏捷地扫射着每一棵树，每一株草。不多会，她指着几棵被踩倒的小草，说：“这是‘狗熊’踩的，快跟踪追击！”

“怎么知道是‘狗熊’踩的？”

“为了迷惑敌人，民兵们就是踩倒了草也要把它们扶起来的。”

我信服雅嘉的判断，更佩服珞巴女民兵的警惕性。

我们走不多会，就在密林的腐叶上，发现了“狗熊”的脚印。我们屏声向山上追去。雅嘉又忽然藏在一棵红松后，悄悄地拉紧弓弦，瞄准着一丛刺树。

刺树下，一只“狗熊”，正尾朝山下，窥测着动静。一片树叶飘落在他身上，他也打了个哆嗦。

飞箭“嗖”地射了出去，剥下了一张披着的“狗熊”皮，露出了一个身材瘦削、鬼头鬼脑的坏蛋，向着雪山逃窜。





我习惯地举起了手枪。

“哥哥，捉活的。”雅嘉提醒我，飞也似地追了上去。

我相信雅嘉的飞箭，也提防着“狗熊”的垂死挣扎。

“狗熊”刚爬上雪山，民兵们已从四面包围过来。

“狗熊”回身扬起手枪，向着追逼到跟前的雅嘉，恶狠狠地扳动了枪机。

“砰”的一声枪响，一发子弹从我头顶飞过。

“呸！”雅嘉愤怒地喊了一声，发出一支飞箭：“我叫你的黑手再也不能行凶。”

那飞箭直射进“狗熊”的虎口。坏蛋手一颤，手枪摔落到地上。他顾不得拾枪，象野兽似地嚎叫着，向雪山顶逃窜。

雅嘉豪迈地说：“我叫你认认民兵的箭

法！”

“狗熊”惊慌地一回头，一支飞箭正中他的右眼窝。坏蛋扑倒在地，顺着雪坡滚了下来。

民兵们飞跃向前，逮住了“狗熊”。

党委书记达鹏和雅央等社员，闻讯纷纷赶来。

雅央一眼认出了“狗熊”，愤怒地说：“达黑，我看到了你今天的可耻下场！”

达鹏迅速地发动群众，揭发和批判达黑的罪行。

我看了看雅嘉，却见她两眼迸发出仇恨的火星，态度却出奇的冷静、从容。

我试探地问：“雅嘉，你苦心练武，今天终于达到‘目的’哩！”

“副部长同志，又要考我了吗？”雅嘉灿然一笑。这笑声是那样的豪迈、深情，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

她忽然又严肃起来，眼里射出威严、深沉的火焰，十分认真地说：“达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窜进来呢？社会帝国主义盼着刘少奇、林彪一类‘说出决定性的话’，复辟资本主义，落了空，但还会施展种种新的鬼蜮伎俩。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这场严重的斗争。再说，只要天下还有受苦的奴隶，只要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我们的目的就永远没有达到！”

这响铮铮的话，象战鼓一样在我心里引起回音。

在毛主席的阳光雨露哺育下，珞巴姑娘雅嘉，正在锻炼成为胸怀宽广、忠诚积极、大无畏的革命战士。

一阵山风吹过，村庄周围的青杠林，腾起层层绿浪，衬得雪山下的红松更加鲜艳、挺拔、壮丽。

(题图、插图：陆成法)

## 营业之外

朱敏慎



这个话谁都会同意的。严金娣担任这个职务不满一年，可是她为革命使劲这一点，全区快都闻名了，有人说她干起工作来是“眼、耳、鼻、舌、身”全使用上了。可是缪世楨却常常说严金娣是瞎起劲。就拿出店门下厂下乡听意见这件事来说吧，究竟有没有必要？缪世楨始终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觉得还是横塘五金交电商店的童新宝做得对，实实惠惠抓好营业之内的事。老实说，营业之内抓好了，人家就会表扬你，前几天横塘五金交电商店就收到了表扬信。刚才一路上几个大队听过来，也数赞扬这店服务好的多。想到最后还是这句话：“瞎起劲！”

严金娣脚步分得快，心里也在想着：横塘五金交电商店以前在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上做出不少成绩，影响大，听到点表扬也是自然的，可是眼下就没有斗争了？严金娣就不信这一点。她自己在这店里当第一把手时，增设一个服务项目，改进一条服务措施，都是靠斗争得来的。想着，在她的脑子里又浮现出三天前的那番情景：

田间一条泥泞的路上，走着男男女女八九个人，这是区财贸组下乡听意见的队伍。带队的是组长严金娣，这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头发乌黑，脸色红润，上身披件蓝布列宁装短棉衣，背包裹在里面，下身一条暗绿色裤子，脚管卷得老高，穿双平底鞋，“咔嚓咔嚓”，劲道十足地走在头里。走在末尾的一个是副组长缪世楨，这倒并非是部队行军，副班长必定在后头，也不是他年岁大了跟不上，只是老缪在想心事，脚步放慢了。

严金娣走路稳稳当当，叫基层商店来的几个年轻人看了眼热。

“老严脚上穿的啥个鞋，底上有钉子？走起路来不会打滑！”横塘五金交电商店的赵学强走得热了，头上直冒热气。

一个穿防滑靴的青年接口说：“我看得出来，老严走路不靠鞋，靠一股劲，你们看，她全身用劲哩！”



三天之前，严金娣在基层商店负责人会上提出：走出店门下厂下乡听意见。横塘五金交电商店代理主任童新宝说：“出门听意见是离开买卖，倒贴车钯，店堂里的营业抓抓好是本份。”坐在一旁的缪世桢点点头，说了一句：“出门听听意见也应该，不过，这终究是营业之外的事！”严金娣正要批评批评这种单纯买卖的观点，几个基层商店的干部耐不住，噼噼啪啪地朝他们开了一通。缪世桢一看自己快成了众矢之的，连忙打圆场说：“出门走一走也好。营业忙的走不开，可以少去几个人，你们自己走不出的，也可以派代表。”缪世桢的话音未落，童新宝又接口说：“我同意老缪的意见！”真会见风使舵！

“我看出来了！”赵学强象有了新发现似地叫着：“你们看，老严眼光准，一脚脚踏下去，有轻有重，不滑不陷，步步有数。哈，老缪就是看不准，走不快……”

“别七讲八讲了，想多跑几个大队，多听点意见倒是真的。”严金娣打断了小赵的话，随即身子一侧一晃，把肩上那件棉衣卸了下来，挟在手里。她朝后头一望，见缪世桢吃力地跟着，便站定了等一等。

缪世桢走到了前边，手一挥说：“别停了，赶路吧！前面还要到哪个大队？”

严金娣把自己的毛巾递给了满头是汗的赵学强，说：“午饭之前可以赶到河西大队！”

“到河西？”缪世桢觉得严金娣真算得上是瞎起劲了。既然是出门听意见，当然到有意见的地方去听。而前几天刚收到的那封表扬信，正是这个大队里的人写来的，事情还是火热滚烫的，到那里有啥意见好听？也许是严金娣忘了这件事啦！是的，她平常总说“我们干工作是为共产主义，不是为表扬”，看来，她早已把这封表扬信丢在脑后了，得对她提一提，免得白跑一趟。缪

世桢凑上前说：“老严，河西大队写来过一封表扬信，你看了吧？”

严金娣从缪世桢说话的神态和语气里，听懂了他问的意思，回答道：“看过了，也没忘记。”严金娣说的倒是真的，那封信里的有些话她背也背得出来了。“你们满足了我们的需要，大家互通了有无。”严金娣心里背了两句，对老缪说：“有了表扬信，我们更得要去走一走啊！”

“到了那边，还不是听几句表扬话！”缪世桢想，自己这么一说，对于严金娣这个不爱听表扬的人来说，一定会立刻见效。

严金娣却说：“再听一遍也好，说不定还有信上写不清楚的话呢！”她说了一句，“哗嚓哗嚓”头里走了。

缪世桢跟在后面，心里又想道：也好，多听听对横塘的评价，也许你严金娣会改变改变对童新宝这个人的看法呢！

确实，对横塘五金交电商店代理主任童新宝的看法，缪世桢同严金娣不一样。在缪世桢眼里，童新宝是个有办法有能力的人，商店里别人销不出去的冷背货，他销得出去，别人拿不进来的热门货，他拿得进来，谁有什么事托他办，可说是有求必应。童新宝在缪世桢面前说过：“人家求我三春雨，我求人家六月霜，三春雨水时常有，六月浓霜无处求。”缪世桢肚里也明白，童新宝做梦想求的是什么，就是要去掉刺耳的“代理”两个字，这倒真象六月里的浓霜，难办到哩！缪世桢几次提出该明确童新宝的主任职务，严金娣总是说童这个人思想作风不正，旧生意人的习气太浓。缪世桢也几次提醒童新宝，要他注意同严金娣搞好关系，可是严金娣偏偏是个不沾不染的人，事情就这么搁着。缪世桢觉得这次出门听意见或许倒是个转机，让严金娣亲自去听听反应吧，人们是怎样赞扬童新宝领导的这引店的！

## 二

走了一阵，两株高大的银杏树已经在望。老远看时，两株树好象是并在一起的，其实是视觉上的错误，走近了才看清，它们中间还隔着条河。

“老严快看，河西大队在造粮仓了，真快啊，上趟我来送货，还在打地基呢！”赵学强指指点点，兴高采烈地说着。

严金娣捋了捋红润的脸，心里也高兴。去年“三秋”时节，她到这里来，不少大队说起要造粮仓。听说这块地方从前是海水盐碱地，在办初级社时都是些粮食靠国家供应、种子靠国家借贷、生活靠国家补助的“三靠社”。办起了人民公社，贯彻了农业纲要，现在都成了粮食高产队，队队要添粮仓，社会主义的农村真兴旺！

正看着，一座抽水机房后边传出一阵欢乐的人声。严金娣这个经常到农村来的人，听得出这种气息在告诉你，那个地方的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干在一块啦！严金娣回头招呼说：“这里是河东大队，我们先去看看！”

转过抽水机房，眼前是一块向阳的场地。河东大队几个干部正领着群众在和泥、理草，一个个都是满手泥浆。见商业部门来了人，队长老孟拍拍手上的泥巴迎过来：“嗨嗨，我猜到你们在春耕前总要到一到的。”

严金娣问：“春耕还缺点什么呀？”

“基本上不缺啥啦。嗨，我们需要再添几只小太阳灯！”

严金娣对身边的赵学强说：“你记一笔，这是你们商店供应的！”转身又对老孟说：“我们这次是来听意见的，你该对我们商业部门的服务方向、经营路线提提意见啊！”

老孟是个旧社会过来的人，说话爱带新旧对比：“旧社会商人剥削农民，今天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商业支援农业，我们需要，你们有供应，贫下中农欢迎哪！”他思索了一下，又说：“对了，还有件事要同你们商量哩！”他侧转身，指着场地上热火朝天的场面：“你们看我们在干什么？以前我们向商业部门提了要货计划，准备今年下半年添造个粮仓，现在我们自己动手造土圆仓了，就地取材，听说这种土圆仓还可以防地震哩。只是以前的要货计划要取消，让建筑五金材料用到国家建设更需要的地方去吧！怎么样？可商量得通？”

严金娣赞扬着他们这种自力更生精神，想起河东、河西这两个大队原计划是同时造仓库的，顺便问道：“河西大队怎么先造了？”

“他们提前拿到了材料。”

缪世桢不耐烦地站着，用脚跟擦着泥地，听他们这么一问一答，也听不出个名堂经，自己更不想开口。

严金娣又问：“他们为什么会提前拿到材料的呢？”

好笑，怎么问得出这种问题来。缪世桢真的笑了一声，提前供应这种营业份内的事，也值得调查研究了？他看了看表，又朝严金娣递个眼色，意思是“不要浪费时间啦！”

走出河东大队那座抽水机房，缪世桢再也不愿到河西大队去浪费时光了。他提议兵分两路，跑别的地方。当下商定，由缪世桢带一路，转弯朝北，直到公路上，搭车回市区。严金娣同赵学强两个人留下来到河西大队去。

过一座平板桥，就是河西大队新粮仓建筑工地。不知是工间休息还是怎么的，工地空荡荡，脚手架上没人，小车停在道旁。人到哪儿去了？不远的地方，正在兴



建一幢小楼房，新砌的砖墙旁堆着建筑五金材料。严金娣不走了，围着这堆材料打转转，心里又背着那封表扬信上的两句话：你们满足了我们的需要，大家互通了有无。莫非童新宝拿国家建筑材料去满足了人家造私人的房子了？有个青年人急匆匆地走过，严金娣上前问：“请问这些材料是从哪里弄来的？”

青年人好象正在火头上，朝严金娣看了一眼：“你也是查访这件事的？跟我到那边去听听吧！”

跟着青年人朝前走了一段路，进了一座院落，这里站着坐着很多人，却静得出奇，大概正好有人发完言，打动了人们的心，引起大家思索了。有个腰里束根宽皮带的小伙子，窜到中间一站，看样子是个民兵，双手往腰里一叉说道：“我发言，为什么不向河东大队学习学习，人家自己动手造土圆仓。我们呢，还算有本事，兜得转，提前拿到了建筑材料，有个屁本事！是打乱国家供应计划的本事！”

严金娣拿出了本子和笔记着，招呼赵学强：“你也记一笔！”

一个手里拿把秃头铁锹的社员，提起来狠狠地朝地下一戳，愤怒地责问一个耷拉着脑袋的人：“老傅，你倒是说话呀，你凭什么本事提前拿到建筑材料的？”

“还用得着他自己回答？把我们生产上备用的一批小太阳灯去换了！”

严金娣吃了一惊，那封表扬信不是一个姓傅的人写的吗？想找大队党支部书记谈一谈，再一想，还是先听听吧，也是受教育。

严金娣把视线移到人群当中，只见那个姓傅的说：“这可是互通有无，一样付钱的，人家横塘五金交电商店的童主任也是这么个说法，不是我个人发明！”

“对，”严金娣心里说：“只有童新宝才会出这种主意！”

束宽皮带的小伙子逼近一步：“说得好听，互通有无，过道桥河东大队就急要几只小太阳灯，你怎么不去支援？横塘五金交电商店怎么啦，不对也要批评！”

严金娣忍耐不住了，她一步一步地挤到人们中间急促叫出三个字：“我发言！”

不等人们认清是谁，她的话已突突地说开了：“我就是横塘五金交电商店的，刚才大家揭发得好！同志们，在我们国家里，工农业生产各部门互相支援，这确是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可这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而互通有无的物物交换却破坏了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完全是资本主义那一套！为什么提前供应你们建筑五金材料，就因为换了你们备用的小太阳灯，这难道符合社会主义商业的原则？我们还收到了一封表扬信，是你们大队一个姓傅的人写的！”

“傅福坤，信是不是你写的？”

“我们队里只有一个姓傅的！”

人们怒吼着。大队党支部书记走到严金娣身边，说：“你们商业部门支持了我们农村的斗争，傅福坤还混水摸鱼，多拿了国家的建筑材料，造自己的房子！”

严金娣决然地说：“斗争是相互支援的。现在我明白了，这封表扬信，正是广大贫下中农的批评信！”

### 三

傍晚，严金娣坐在回市区的汽车上。这是一种本市新出厂的大客车，位置宽敞，起止平稳。随着发动机均匀的呜呜声，赵学强已经睡着了。严金娣也觉得有点累，可是她无论如何也闭不上眼睛。此刻，她脑子里象车窗外的景物一样，哗哗地闪动着。

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没拉住缪世桢，要

是他也到河西大队听听有多好，可惜他错过了一个受教育的机会。严金娣一想就想远了——

十年前，严金娣这个童工出身的织布女工，为充实商业财贸战线，从纺织厂调到新上海饭店当副经理。上班第一天中午吃饭时，她买了一盆素菜，吃着吃着，突然心里一震：菜底里怎么放着一块大肉。这顿饭她是吃不下去了。她站起身，捧着菜碗问谁给放的。经理走过来关心地问：“你是不是不喜欢吃肥肉，换块排骨吧！”严金娣摇摇头，坚持一定要补付肉钱。经理劝她不必计较，饭店里向来有这个规矩。严金娣说：“这种规矩就要在我们手上破一破！”第二天，饭店里来了个戴八角帽的人，经理介绍说这是区财贸部缪部长。严金娣高兴极了，信任地向缪部长提出：“饭店职工吃饭，也应该一样付足饭钱！”缪部长大大方方地说：“饭店里的职工，多吃一点无伤大节吧。”严金娣当面顶他一句：“我们不要这种资产阶级的小恩小惠！”缪部长哈哈大笑，问经理：“你说，我们这里谁是资产阶级？谁是？”严金娣并不服，从此，她每天从自己家里带饭来吃。当年这个新上海饭店是缪世桢手里的一张王牌，虽然开设在近郊，可是他提出：南京路上吃得到的点心，这里都要吃得到。饭店经理当然照办，大翻点心花头，淮安汤包、猪油汤团、鲜肉小笼，细巧的点心纷纷上市，把那些赤豆粽子、糯米粢饭、实心馒头全部撤销了供应。严金娣又面对面向缪世桢提意见：听听工农群众的话吧：“吃点心不光是尝滋味，还要吃得饱肚皮！”缪世桢直楞楞看了严金娣好一会，好象严金娣根本不懂该怎么抓典型办先进，他一言不发，转身走了。严金娣爱提意见，缪世桢觉得头痛，不久把她调到了横塘五金交电商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全区商业职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缪世桢痛切地说：“我

受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不浅啊！”主持会议的严金娣问他：“老缪同志，你有没有想过，为啥你同修正主义路线一拍即合，那么融洽？”缪世桢当众表示：“我还得继续批判继续挖根哪。”严金娣提醒他：“我们是党的干部，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要抓阶级斗争，抓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不就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腐蚀，就会滚进修正主义的泥坑！”缪世桢默默地记下了这段话。老缪啊，你还记得不记得当年饭店的教训？要是还记得，那么你应该怎样对待今天的横塘！你还记得不记得那一次批判大会？要是还记得，那么你应该怎样看待童新宝！

“嘟嘟”，汽车打了个弯，一切景物都在打着旋。严金娣又想到了童新宝。她对这个人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很会做生意。严金娣在横塘五金交电商店提倡工厂企业之间相互支援，开展“一处求援，八方相助”活动，从库存调剂到设备借用，打破了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商店不开一张发票，不赚一分钞票。童新宝讥笑这种做法是“进进出出一大堆，白出力气不讨好”。如今，在河西大队这件事上，童新宝又用资本主义互通有无的口号代替了社会主义互相支援的口号。河西大队那个姓傅的为了谋私利造自己的楼房，童新宝又为了什么呢？

汽车驶进了热闹的市区，赵学强醒了，严金娣就问他：“小太阳灯是缺货商品吗？”

“需要的地方很多，建筑工地、农村、海岛都用得上，但是我们商店的供应计划完全可以满足需要单位！”赵学强很有把握地回答。

“那，童新宝为啥还要同人家交换？”

“总有童新宝的用处！”

“你怎么知道的？”



“有人说童新宝是双手沾满浆糊的人，我看一点不错。”

这个比喻很新鲜，严金娣问什么意思。赵学强瞪大了眼睛说：“这还不好懂？随便什么东西让他搭搭手，总要给他粘一点，不粘一点他是不肯的。这就是童新宝的脾气！”

“嗨，你是说，在河西这件事上，他要粘点什么了？”

“那是一定的！一定的！”

严金娣的眼睛看着车窗外，沉思起来：这种双手沾满浆糊的人，不光是自己要粘点什么，他手上的浆糊还会粘着资本主义毒菌传染给别人！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种人手上的浆糊洗干净！

坐在旁边的赵学强无忧无虑地哼起歌来，歌声把严金娣的思绪拉了回来，把心里想着的话对赵学强说了：“小赵，我们今天的商店，不是资本家开的了，可是还会闻到资本主义的气味，你相信不？这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才能把这种气味彻底去掉！这好比一个瓶子盛放浆糊久了，洗一二回是洗不掉那股馊气的，这种没洗干净的瓶子，新鲜浆糊放进去也会变馊，我们的任务是要不断地洗，有时候还得用热水，放点碱擦一擦！当然，先要学会用鼻子，闻得出这种味道来！”

下车的时候，赵学强说：“这回出门听意见，我可学会了用鼻子，回到店里要试一试，看看灵不灵！”

严金娣望着这朴实、天真的青年人渐渐远去，站了好久才走。

#### 四

严金娣回到机关，缪世桢早就回来了。

屋子里烟雾腾腾，缪世桢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可并没有真正把烟味吸进去。他大口大口地吐着烟圈，好象是专门欣赏一

种手艺一样。他在等严金娣回来。

使他得意的是，严金娣那么大惊小怪的事，他不费工夫地全弄明白了。几分钟之前童新宝来找他，他忽然想到了河西大队那件事，“何不向童新宝本人调查调查呢？”他直截了当地问童新宝：“在河西这件事上，你有没有见不得人的事？”童新宝坦然一笑，也爽爽快快地回答：“换了他们几只小太阳灯，这完全是互通有无，一样付钱的。”缪世桢一听，也就放了心。

童新宝来找缪世桢是另有别事，他郑重其事地告诉老缪：“真巧，你和老严的孩子都在我家乡插队，那边城镇上有个五金厂，我熟悉，听说他们要采购员，我都推荐了。”

缪世桢半开玩笑地问：“这回你怎么也干起营业之外的事来了？”

“嗨嗨，你们当干部的，整天忙工作，自个儿的事从不过问，我们做下属的理应关心关心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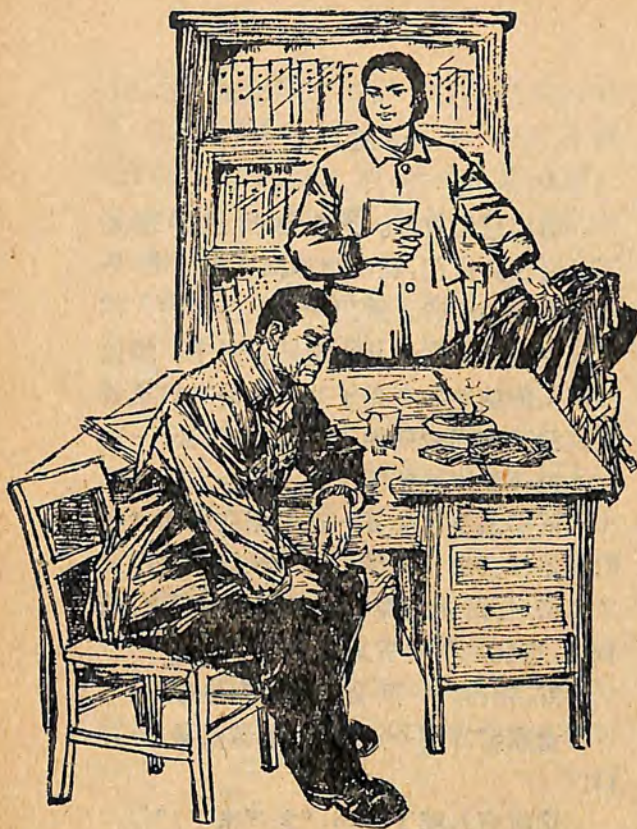
缪世桢心里一动，便补问一句：“农村会不会同意呢？”

“没问题，那边要些缺货，我答应了，反正是营业之内的事，一样付钱的，互通有无嘛！”

不知为什么，缪世桢曾经本能地把童新宝所说的几件事连在一起，然而并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孩子能从农村抽上来也不错，商业工作嘛，拨进拨出的事天天有，有什么奇怪呢？

童新宝一走，缪世桢倒满了一杯茶，悠闲地喝着。

镶着磨砂玻璃的门推开了，严金娣热气腾腾地走了进来。她把棉袄朝椅背上一搭，双手操着脑后被风吹乱的头发，舒舒坦坦地坐了下来，说：“老缪，这次出门听意见收获真大，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怎样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什么是我们要提倡的，什么是我们要限制



的……”

“听你听你，一开口就是一堆理论问题！”

“是理论问题啊，”严金娣的眼睛深沉地看着书橱里的一排马列著作：“我们就得从理论上、实践上弄懂它！要不，有人就会利用社会主义招牌搞资本主义货色。比方社会主义的互相支援是我们提倡的吧，有人却把它搞成资产阶级的互通有无！”

听口风，严金娣说的是河西大队那桩事了，缪世桢本还想把自己向童新宝人调查的经过说一说，现在看来不必了。他望着严金娣那倔强的嘴唇，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以长辈的口气说话：“老严，我们可要爱护一个单位啊！况且你自己也是横塘出来的人！”

严金娣激动了，象受到了侮辱！她耐着性子问：“你以为我们抓好一个单位是为什么呢？我没忘记自己是横塘五金交电商店出来的人，我更没忘记也是新上海饭店

出来的人！”

缪世桢的身子颤动了一下。

这时传达室老戴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迭信，一面看着信封一面说：“巧啦，收信人地址一模一样，寄信人地址也一模一样。”说着，在严金娣、缪世桢两人面前各各放下一封信。

“谢谢你老戴，我们两个人的孩子在同一个地方插队落户！”严金娣拿起了女儿的来信。

缪世桢眉毛一抖，童新宝办事好快，瞧，来信了。心里想，老严啊，你看了这封信，就知道童新宝是怎样一个人了，这一回说不定你也要有求于他呢！

信封上有一幅水墨画，严金娣细细看着，画的是一个姑娘，头上包着条印花毛巾，身上揸一只喷雾器，在棉田里洒农药，好象画的正是自己的女儿，严金娣看够了，才伸手从头发里拔下一枚夹叉，挑进封口拆信。

坐在对面的缪世桢，早已用他坚硬的指甲撕开了信封，把封口弄成一曲一曲的。他读着信，眉毛颤抖得更厉害。

严金娣抖开信纸，看到了一行行秀气的字迹：

妈妈：我们已经开始春耕了，连写封信也觉得没时间。可是在这样大忙时节，县里有个五金厂陌里陌生的人来找我和缪皓勇，问道：“你们想不想离开农村呀？我们厂里需要采购员，你们去当吧！这可是铁饭碗，比在农村捧土饭碗强啊！”妈妈您听，这是什么话！我们青年人下乡当农民，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可是有人却想引诱我们离开农村，这不是想扩大“三大差别”吗？我把这件事公开了，缪皓勇的态度也很坚决。这里的共青团支部组织大家讨论这件事，青年们一致认



为，愿意捧土饭碗，还是想捧铁饭碗，这是农村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争。我再次表示：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捧一辈子土饭碗！妈妈，您一定会支持我这革命行动吧！我还弄不懂，这个五金厂为什么会找到我们头上来的，据了解，这个厂本来就有采购员的，根本不需添人。他们好象还知道我们的父母在城里当什么干部，我可没理他们……

女儿在信末拉了几句家常话，严金娣已无心读了。她心里很为下一辈高兴，立即从本子上撕下一页纸，拿起笔“索索”地写回信，她要鼓励女儿几句，支持她的行动。

缪世桢已经把儿子的信读了三遍了，一股无名火在他胸中燃烧着：“真是岂有此理，儿子教训老子！”儿子来信要缪世桢正确对待，要拒腐蚀。他闭上了眼睛，好象是眼不见为净。可是信上的话一句一句地钻进他的眼帘，有一行字变得特别大：“据了解这个厂根本不需要添采购员！”他决定要去找童新宝，直接了当地问个明白。正要走，严金娣提出了个问题：

“我想组织个调查组到横塘五金交电商店去！”

“谁挂帅？”

“我。”

“哦！”缪世桢闷了一下，说：“好，你对那个地方比我清楚！”

“也不一定完全清楚啊！因为不清楚，需要去调查！”严金娣并不是说客套话，她觉得自己离开基层商店一年，虽说时常下去站柜台，可营业之外的情况知道得也不多。

两个人又商量了一阵，决定让赵学强也参加调查组。

## 五

商店已经打烊。严金娣找赵学强来了。还没跨进门，就听得里面人声鼎沸，分不清是谁的声音。进门一看，全店的人都在场，童新宝面红耳赤地站在当中。缪世桢闷头闷脑地坐在桌子边，他是来找童新宝直接了当问一问的，却捞不着机会，一进门就被一种声势包围了。

赵学强手里拿着一迭单据在说话：“我们提倡社会主义协作，为的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你童新宝却以协作为名搞交换，图私利，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货色！”

好，说得好！严金娣真想为他鼓掌。

童新宝冷笑一声：“你不懂商业少开口！”

这时有人喊了一声：“老严来了！”

严金娣用手拦了拦迎上来的赵学强，直对童新宝说：“你说我们不懂商业，也对也不对。对资本主义那一套唯利是图的买卖，我们是不懂。我们懂的是另外一种商业，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全心全意为党的基本路线服务的商业。这一点，我不客气地说一句，你也不懂！”严金娣回头对赵学强说：“你说得很好，说下去吧！”

“我先提个问题，”赵学强继续说：“今天我们这个店里谁是资本家？没有！可是我们还闻得到资产阶级那种图谋私利的气味，请看！”他扬起手里的单据：“这批小太阳灯，是从河西大队拿来的，现在马上要发货了，这可是无计划供应，请问童新宝同志，你在这里面图个什么？”

缪世桢抬起头来，他想单独问问童新宝的问题，现在被赵学强公开提了出来。

严金娣拿过单据一看，心里一跳，她的眼光定在收货人这个名字上：张小芬。她愤怒地走到人们中间：“你们知道这个张小

芬是谁？她是我的女儿！童新宝一定也知道，可是借着她的名义发货，为什么？想把我们母女俩引上钩！好，我不说了，这里有封信，是我女儿写来的，小赵你当了大家的面读一读吧！”

缪世桢把冷冷的眼光移到严金娣身上，他用手按了按口袋，口袋里有他儿子的来信。

赵学强一字一句地念着。

他的话音一落，“哗哗”地象开了闸门放水，大家揭发了一宗一件的事实，都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

童新宝站不住了，坐了下来。

缪世桢坐不住了，站起身，丢掉了很长一截烟，沉痛地说：“真是不听不知道，听了吓一跳，在横塘这样的单位里也有这些事！”

（上接 58 页）

可是坡这么长，头顶那岩壁上的炮捻滋滋叫着，腿再快走不出危险区啊！高英急中生智，她双手紧紧地抱住高萍的腰，象旋风似地向山坡下的安全洞的方向急速滚了下去……

这时，就在我们的视线里，只见硝烟愈来愈浓的虎口岩下，一对紧紧抱住的身影从山坡上滚了下来！这是阶级友爱的身影啊！这是抢救战友的惊心动魄的战曲啊！这是新来的“火花”闪光的特写镜头啊！

“快滚动吧！快滚动吧！”大伙儿的心在呼喊，我的两手已捏出了冷汗。

人们的眼神凝视着一个方向：硝烟愈加浓了，空气似乎凝结了，那对身影，刚刚

严金娣提醒他：“也不必吓一跳，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要紧的是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现象是限制它还是助长它，这可是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区别啊！”严金娣想起缪世桢曾经说过“我们要爱护一个单位”的话，又说：“我们领导好一个单位为什么呢？难道也象资本家做买卖那样从中捞点什么吗？不是！绝对不是！我们是为了灌输共产主义思想，改造资本主义土壤！”

……

走出店门，严金娣瞧着缪世桢那疲惫不堪的脸色，在路灯下显得越发焦黄了，她关心地对他说：“孩子的回信还没写吧，快写吧，我们应该支持孩子们的革命行动，这也是一件大事啊！”

（题图、插图：黄全昌）

落在山坡下的安全洞时，只见黑红的岩壁上，虎口里的浓烟中，骤然熏黑起来，突然，火光一闪，顿时迸发出裂石惊空的“轰隆隆……”的震天炮声。刹时，烟雾弥天，纷飞的碎石，打着呼啸儿缀满了蓝天！

虎口炸碎了！

高萍得救了！

欢呼奔来的人群，朝空中抛着英雄的藤条帽！高英还是那么文静地笑着，两根小短辫已被姐妹们扎上了鲜红的头绳；她那身安全服，虽被石头撕烂了，但那上面仍然散发着火药的硝烟味。高英啊高英，你真不愧是我们爆破组中的一朵绚丽的火花啊！



# 万年青

顾成耕



车间革新小组搞了三台新机床，我决定到人民仪表烘漆厂去搞点儿“万年青”牌高级油漆来，把它漆一漆，漂漂亮亮地迎接春节。

一星期不去，人民仪表烘漆厂的门口变了样。门边那两根水泥柱子，一根已漆成奶油色，给太阳光照得明晃晃、亮堂堂；另一根大概没来得及漆。看来是准备迎接春节哩。嗨，到底是烘漆厂，用漆不担心思。

生产组的老王跟我很熟。他正戴着眼镜在拨打着算盘。我很高兴，今天碰上他，一定能得到他的支持。谁知，我一谈到来意，老王的脑袋就摇得象拨浪鼓：“难办哪，老金，这种漆比较热门，我们也不多呀！”

“正因为它是热门货，才来找你们帮忙啦。”

“难办哪！”他还是那句话，“你别处去想想法子吧。”说着他便坐了下来，好象没有必要再跟我谈了。

“老王，支援一下吧，只当你们多漆了

两根水泥柱子，不就得了。”

“哦！”老王摘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两眼瞪着我，“提起这两根柱子，我干脆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漆是有的，多的是！”

“那就来两听吧！”我连忙插上去说。

“两听？半加仑都不能给。”

不知为什么，老王好象跟谁在憋气，我不觉尴尬起来了。

老王长长吐了一口气，说：“我要是给了你漆，不是把老大姊的批评当耳边风了吗？”

“老大姊的批评？”我不解地问。

老王看了我一眼，解释说：“老大姊是我们新调来的党支部书记。几天前，我想春节快到了，厂门口两根水泥柱子上的漆东落一块，西落一块，应该漆一漆了。正好，厂里来了一种‘万年青’漆，我想，把水泥柱子漆成奶油色，衬着蓝天白云，要有多漂亮，同时也是为大干快上增加点气氛嘛！”

“一根柱子刚漆好，老大姊就来了。她拎起漆桶一看，说，‘好钢应该用在刀刃上！这种生产用漆，怎么拿来漆水泥柱子呀？’老大姊的声音有点严厉，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连忙解释道，‘老大姊，你放心好了，生产用漆足够有余。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烘漆厂就有这点优越性嘛。’”

“老大姊劈手夺过我手中的漆刷子，说：‘同志，你这是什么思想？靠山吃山！我们靠着社会主义的金山银山，难道能象个大少爷那样随便挥霍吗？这种漆有多少仪表等着要用，我们却用来漆水泥柱子？’”

“唉，为这事，后来我专门作了检讨。柱子呢，就这样漆了一根搁下来了。老大姊说，也好，让我们每天进厂都可以看看，敲敲警钟……”

这件事对我是个教育，我不觉脱口说道：“你们的书记，不简单！”

正说着，门口进来一个女同志。看上

去五十开外，肩膀瘦削，眼窝四周有些发黑，然而却显得满有精神。我望着她，觉得有些面熟，再一认，不觉感到脸上热乎乎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

她显然没有认出我是谁，朝我笑着点点头，把一张纸条递给了老王。老王一看纸条，忙用手推推眼镜架子，瞪大眼珠说：“都是回收的……”

那女同志爽朗一笑：“你看，油水多大，能说潜力挖尽了吗？”

老王忙说：“大！大！‘废漆回收小组’真有苗头！……”

“老王，工人同志提得好，不要以为这样一点一滴地搞意义不大，积少成多嘛。你看看，真是不回收不知道，一回收吓一跳呀！”声音亲切，真象一个和蔼的老大姊在语重心长地教育弟妹。

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唤道：“大姊，你还记得我吗？”

老大姊扭过头，注视着我。半晌，她仿佛想起什么，微笑了。眼角边上几道细细的皱纹快活地一舒一展。

我激动地握住她的手，问：“这些年，你在哪里……”她也激动地问：“今天，你怎么来我们厂……”

“我干上采购员了，今天来，原想请你们支援一点奶油漆。”我说了来意。

“派啥用场？”

我把漆机床的事简单谈了谈，刚想说明我现在不想要了，不料老大姊却一拍手说：“有啊！你等等。”转身就走了。

“老大姊！”楞在一旁的老王突然如梦方醒地奔向门口，可是老大姊已走远了。老王回过头问我：“你们是老相识？”

“是啊，二十多年了。”我感叹地说。

“哼！一百年的老相识也不行！”老王拔腿就追出去。

生产组里一下变得很静。这时我才发

现手上沾了一些奶油色的漆，大概就是那种“万年青”牌高级油漆吧，散发出来的味道特别清香。这是刚才跟老大姊握手时留下的。我望着老大姊远去的背影，眼前浮现出和她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

二十几年前，这座城市刚解放，军管会接管了一家工厂，我和一些工人兄弟就在这家工厂参加恢复生产的工作。这天早晨，寒风嗖嗖，细雨纷纷。在厂门口，我碰见了一个中年妇女，她衣裳破旧，手里提了只柳条篮子。一看见我，她连连招手：“大兄弟！大兄弟！”我走近一看，原来是老大姊。老大姊的丈夫叫长根，也是个穷工人，在一次罢工斗争中被反动派杀害了。

我走过去问她：“什么事？大姊。”她把手里的柳条篮子往我跟前递过来，一句话也不说。

篮子里尽是些螺丝啦，螺帽啦，钢条啦，钢管啦……

我奇怪地看着她。她的眼光是直率的，眼瞳里闪烁着炯炯的光彩。从她身后钻出一个瘦小的女孩子，光着脚，打着两根细辫子，手里也提着一只柳条篮，她仰脸对我说：“叔叔，叔叔，你收下吧。妈妈说，解放军来了，工厂是我们自己的了，眼下要开工，少不了这些东西呀！叔叔，快收下吧！”大姊把柳条篮子放在我的脚下，还是不说一句话。

噢！原来这些东西是她们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特地送到工厂来的呀！也许，那时她们还不完全了解社会主义，但凭着那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她却知道：每一颗螺丝，每一根钢条，都和厂子早日复工有着紧密的联系啊！我的眼睛模糊了。忽然，大姊用手弯成喇叭形，朝远处喊道：“来哇——”在风雪的呼啸声中，几十个妇女、孩子都手提着篮子朝厂门口奔来……

“老金！”不知什么时候，老大姊已站在



我的面前，并将一听奶油色的漆放在我的脚边。老王也进屋来了，尴尬地冲我笑着。

漆有了？我心里一阵高兴。不过，我能要吗？用漆仪表的高级油漆去漆机床？我说：“老大姊，老王，这漆还是给更需要的地方用吧。”

老王说：“别客气了。你看看清楚，这是回收的废漆，漆机床笃定可用。‘万年青’牌油漆别说老大姊，我也不答应。刚才，还跟老大姊闹了点误会呢。”

我看看漆桶，果然，上面写着“回收漆”三个字。

立时，当年老大姊手挎柳条篮子，在风雪中奔跑的身影又在我眼前闪动起来。“螺丝帽”、“回收漆”，看上去这两件事似乎毫无关联，然而，中间却有一个无形的东西把它们扭在一道。我握住老大姊的手说：“大姊，还记得那年你带着小贞拾螺丝的事吗？”

老大姊笑了。她想了想，说：“是啊，‘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我们要牢记一辈子，要始终保持过去的那股子拚命劲头，把革命干到底啊！”

我敬佩地点点头。接着，我和老大姊谈起了别后的情况。

老王独自坐下来，用圆珠笔“笃笃”敲敲玻璃台板，笑咪咪地说：“不错！油水真大。几天功夫就回收了好几桶。”

老大姊转身问老王：“多了好不好？”

老王困惑的目光从眼镜架上端射出来，那眼光似乎说：那还值得一问，多了当然好，回收工作成绩大嘛！

老大姊拿过老王手里的圆珠笔，笑着点点他的脑袋：“你呀！没听工人同志说吗，‘羊毛出在羊身上’，回收漆越多，正说明我们平时大手大脚哩！”她朝我笑笑，问我要漆几台机床。

“三台。”

“三台？”老大姊想了想说，“三台用不了这么多。”她去拿了只加仑桶，把“回收漆”倒出一小桶。

我默默地注视着她那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



虽值隆冬时节，骑车的方小军却是满面春风，洒下一路铃声。这是他满师后的第一个探亲假。现在，两只飞转的自行车轮子正在代替昨天从安徽开到上海的火车轮子——他急于去看望在家里没有遇到的爸爸。他知道爸爸真正的家是在厂里，特别是现在批林批孔不断深入的时候。

“同志，下车！”猛然，一声洪亮的吆喝，使方小军本能地刹住车把，从车上跳了下来。一瞧，原来已经到了父亲所在的厂门口。如果没有这个声音的阻拦，方小军的车子肯定会射到厂区中央大道的顶端。

挡住小方车子的是一位年近六十的老传达。他身披一件棉大衣，脸上的神色和

左臂袖章上“警卫”两字的含义一样严肃：“你有什么事？”声音象是从大瓷缸里发出来的，十分洪亮。“看爸爸！”方小军用右脚将车子的撑脚架一踢，眉毛往上一扬说。老传达见他这般神态，善意地笑了笑说：“会客要登记名字。”马上把方小军领进门房间，拿起搁置在一本书上的老光眼镜，又给方小军递过一本登记簿。当方小军照办以后，老传达撕下上联的一页，带上老光眼镜，仔细地看了一遍，忽然他的目光停滞在纸笺上，因为在“会见人”一栏上填着“方泰”两个字——这是本厂党委书记的名字。

“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好半天，老传达才问道，“要紧”两个字语气比较婉转。“看看爸爸！”方小军有点不耐烦地答道，内容只不过比刚才的一句多了一个“看”字。“那你下午再来吧。”老传达平静地说。方小军说：“你存心要这两个轮子再滚一小时？”这次老传达没有回话，只是用手指了指门口挂着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上午学习，对外不接待。”

方小军纠缠了一会也没用。看来老传达看门真象铁板一块——没有缝隙可钻。又磨了一番嘴皮，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打个电话通报一下。从老传达的话音中可以听出接电话的不是党委书记本人，因为老传达讲：“方泰同志的儿子从外地回来，现在门口。我要他下午再来，或者在传达室里等着……”说着说着，老传达生气了，脸涨得通红，简短、果断地说了声“不行”，就啪哒挂上了电话。

不一会儿，党委办公室的秘书小刘来了，他笑嘻嘻地说：“老传达，让他进去吧。”“党委书记说的？”老传达反问了一句。“不，我……”小刘仍然笑嘻嘻地说。“不行！”答话仍然十分干脆，看来又要生气了。小刘不笑了：“你也太顶真了。”“什么？”老传达猛然带上老光眼镜，仿佛不认识小刘

似的，对着对方狠狠地盯着：“你把这块牌子自己搦进去！”局面很僵。小刘无可奈何地朝方小军看了一眼，又向老传达弹了一眼，表示不满。这一下，老传达认真起来了，大声说：“你眼睛不要弹，就是老方自己来，我也这么做，党委订的学习制度，党委书记就得带头执行！没有理由搞特权！”小刘冲动地对方小军说：“你等一等。”转身跑了，老传达追上一步说：“你去告诉老方同志，今天的门卫，是老共产党员，陆阿昌！”

方小军从眼前的这场争论中，似乎领会了一点精神，态度不象刚才那么生硬了。老传达也和气了一些：“小方同志，坐一会。”随手把自己椅子上的一块泡沫塑料座垫放到一个方凳上，按了按小方的肩膀，然后回到自己那个靠窗桌子前的座位上，认真地看起书来。方小军走上前去，看了一下那本书的封面，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时老传达说：“眼睛不好，文化又低，看起来吃力一点，时间也费一些。”见方小军还空站着，他脸上露出了歉意，站起身来到里间，捧出一叠画报，对方小军说：“坐下。翻翻。”“老陆同志，您当门卫几年了？”方小军感动地问道。“从五八年大跃进起，守了十几年了。”说着，老传达似乎想起一件事，忙从画报里抽出一本说，“小方，你看看，我们厂的全景照片，《人民画报》也登了，毛主席一定看到过了。”展现在方小军眼前的是一幅现代化石油化工厂的宏图，蔚然壮观，灿烂辉煌。标题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黄浦江畔新兴工业区一角。”“小方同志，”老传达无限深情地说，“现在这个时候，你爸爸正在带着党委一班人学习，你没有要紧的事，最好不要去打扰他。要使我们厂子的路走得更加正，要使这幅照片今后能够拍得更加好，关键还在于你爸爸和党委一班人的学习啊……”方小军望着老传达逐渐舒开，带着微笑的面容，眼前



忽然亮堂起来。他愉快地跨上自行车，很快消失在街尽头的绿荫丛中。

就在这时候，老传达陆阿昌同志接到了党委书记的一只电话，只三句话：“老陆同志，你认真把关，做得对！”



求精电表厂的一台专用自动机床就要装箱出国了。

早已过了下班时间，五十开外的张宝良师傅戴了副眼镜，手里拿着刷子，还在仔细地检查自动机床上的零件。检查合格后，再用刷子给零件擦上一层厚厚的防锈油。

党委书记老谢来到张宝良师傅的身旁，当他一见张宝良眼中由于连日操劳留下的条条血丝，就不顾张师傅的解释，软说硬推地把他送上公共汽车，而且还不放心地对售票员说：

“同志，请你照顾一下，到华山新村再让他下车。”

售票员睁大两只眼睛，好奇地朝张宝良看了一眼。老谢忙走过去和他耳语一阵，售票员这才连连点头说：“可以，可以。”同时

怀着敬意招呼张宝良坐在对着车门的座位上。张宝良无可奈何地服从了老谢的安排。

公共汽车“嘟——”地一声开动了，马路两旁枝叶茂盛的梧桐树向后疾驰，五月的和风吹进车窗，吹拂着张宝良师傅花白的头发。他伸手搔了搔头，好象跟谁生气似的把手往裤袋里一插，右手碰着刚才出厂时门卫塞给他的那本新到的画报。他戴上眼镜翻开画报，画报上一幅中央首长和外宾签订技术合作协定的图片顿时吸引住他，刚才气呼呼的脸露出了一丝笑意，双眼眯着，眼角的皱纹聚集成扇子形。他甜滋滋地看着图片，心头热呼呼的，好似那签订的技术合作协定中有自己厂里的自动机床。张宝良转而想到，机床还未检查、包装完毕，自己就离开了车间，脸上的笑意逐渐消失了。擦防锈油这工作，徒弟洪纪明虽能担当，可是刚才只顾和老谢说话，忘了叫他擦油前要仔细检查。他知不知道要仔细检查呢？

“嗤——”公共汽车缓慢地靠站了，张宝良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想尾随人们下车。

谁知，他刚跨下一级阶梯，车门“叭”一下关住。售票员笑呵呵地对他说：

“老师傅，华山新村还没到。到站我会叫你的，你坐下，坐下。”

张宝良尴尬地笑了笑，只得又回到座位上，焦躁不安地继续翻阅画报。他看到中央首长和外宾握手的照片，不知怎么，又想起了自动机床上那只乌黑、油亮的机械手，它将带着中国工人的情意去参加友好国家的建设，真是一只友谊手啊！这只机械手的诞生，可也是不平常的呢。

十多年前，事情也发生在现在的求精电表厂，张宝良师傅和一些机修工人，围在一台打着“友谊”的幌子从国外进口的机床旁边“会诊”。经过认真的讨论，最后大伙都说：“必须开大刀，大修大改！”这件事传到

外国“专家”那里。一天上午，一辆轿车把那位“专家”送到厂里。真遗憾，“专家”手忙脚乱地摆弄了两个小时，自动机床还是动不起来。最后，“专家”抹着额角上的汗珠，装模作样地说：“在我们国家好好的，你们的气候太热……到天冷就行……”工人们用一阵大笑送走了这个“专家”。

文化大革命后，张宝良和工人们一起只化了半个月时间，就画出了一台新式自动机床的草图，经过车、刨、铣、钳、磨……零件一个接一个地成功，很快装配成一台既简单又轻巧的自动机床。

试车那天，正是炎热的中伏，新机床周围挤满了人，后到的人就往高处站。有的站在凳子上，有的站在工具箱上，还有的爬上了窗口。小艺徒洪纪明朝周围一看，急得没法，就站在车间角落的那台进口自动机床上。

“喂！小鬼，当心踩坏机床！”有人喊着。

“本来就是坏的嘛！”洪纪明理直气壮地回答。

“轰——”大伙都笑开了。

张宝良也笑了。

机床在欢笑声中宣告运转正常，合乎理想，人们纷纷向张宝良祝贺……

现在，这种自动机床要出国支援友好国家了，可不能允许有一丝毛病啊！张宝良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本子。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小本子，上面记载着哪些国家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及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气候、风俗等情况……都是张宝良从报刊上抄下来的小资料。张宝良翻看了自动机床将去的那个国家的气候：嗯，很热；他再回想了厂里对机床做的温度试验：行，富余量留得很大。他又逐条考虑了其他各项性能，都没问题。这才渐渐放心了，脸上露出了舒展的笑容。其实，同样的工作他不知做过多少遍了。

汽车又靠站了，售票员热情地招呼上下车的乘客。上客完毕，“啪，嗤——啪，嗤——”售票员连接两下汽门开关，门却关不上。张宝良师傅伸手相帮推了一把，车门才“叭”一声关上了。“谢谢。”售票员朝张宝良点点头。张宝良笑了笑，心想：我们的自动机床可不能象这扇门一样卡住啊，一万次中也不允许有一次！是的，不能卡住……啊，糟糕！张宝良的心忽然“扑通、扑通”剧跳起来，他想到，自动机床成功后，在试用过程中，有一次徒弟洪纪明打电话告诉他：机械手卡住了。他刚要去看看，小洪又打电话说：没事，自动机床自动好了。当时因为忙，事后，张宝良也没进一步仔细过问。现在，张宝良心里真象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了。脸上两条粗黑的眉毛扭成了疙瘩。

机床会不会有什么暗毛病呢？张宝良两手握在一起自己问自己。也许根本没有，也许只是洪纪明操作时偶然疏忽，对，纪明这小子平常就粗枝大叶的。机床真要有毛病，为什么后来一直从没发现过……不，不能这样想，自己当时怎么会这么粗心，竟没去仔细问问。万一真有什么毛病，这只机械手还算什么友谊手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呀！

张宝良师傅想到这儿，急得直搔头，他真恨自己，当初怎么这样老糊涂了，竟忘了仔细问一问！

“求精电表厂的老师傅，你到站啦！”售票员拉高嗓门喊着，张宝良师傅慌忙站了起来。售票员目送张宝良下车：“老师傅，华山新村向前走。”可张师傅似乎没听见他的话，一下车直往马路对面的车站奔去。

“嘟嘟——”一辆公共汽车迎面开来，在对面车站上停了停，马上又飞驰而去。车站上已没有张宝良的影子了。

（本栏题图：陈达林、宋正谋）



## 辽西母亲(外一首)

常安

烈属房东张大娘，当年土改斗争胜利后，送儿子参了军，后听说儿子已入关作战，便写信鼓励儿子，继续英勇杀敌；但信写完后没有寄出，接到了儿子在渡江作战中英勇牺牲的消息。老人一直将信保存到今。部队野营路过她家时，她拿出了这封信——

不是让你们知道一个母亲的不幸，  
不是要告诉你们烈士献身的消息；  
说实话，当年接到儿子牺牲的音讯，  
我，没有落下半颗悲酸的泪滴！

不是我这做母亲的心肠太狠，  
是因为儿子的牺牲呵，有意义！  
虽说儿子的血洒在那大江南，  
却换来了伟大祖国呵万声鸡啼！

他，没眷恋自家院前的杏树，  
他，没牵念自家檐下的玉米……  
——若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呵，  
他又怎配做翻身贫农的好儿女！

谁说当年，咱孩子不愿入关作战呵，  
谁说当年，咱解放区的人民觉悟低？  
看，当年有多少封俺这样的家信呵，  
拂动着前方儿子们手中的红旗！

呵！二十几年了，我知道，  
你们刀没有入鞘，马没有停蹄；  
可二十几年，我这小小匣子里呵，  
却锁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千言万语。

长城线，能挡住我老花的眼睛，  
却挡不住我的心呵，飞千里！  
正如当年长江水能冲走儿子的鲜血，  
却冲不走他一声呼唤呵——  
“跟着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



今天，听你们进村唱“三大纪律……”，  
我就断定是当年的儿子又回家里！  
我不由打开当年的信纸仔细看呵，  
看这当年写下的每一字，每一笔……

呵！这信今天才算“寄”到了儿子手，  
寄给你们——贫下中农的好儿女！  
不要以为二十多年已转眼过去，  
世界的枪声又哪天不在咱耳边响起！

所以这信呵要寄给两代三代，  
所以这信呵要寄向千里万里！  
还要呵——“坚守阵地如铜墙铁壁”，  
还要呵——“奋勇冲锋高举战旗”！

孩子们呵——儿子们！  
当你们磨刀擦枪时千万不要忘记，  
一个战士的母亲，在小山沟里——  
时刻在听着你们战斗的军号呵，  
时刻在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 军鞋曲

大部队拉练村上过，  
军民的情谊卷漩涡！  
推过了鸡蛋又推苹果，  
说服了大娘又谢老哥！

忽见得，人群里闪出张多熟的脸呵，  
近前认，是抱小孙女的李二镯！  
小孙女，把“踢倒山”<sup>①</sup>的军鞋手中举，  
一下子呵，点着我胸中万团火！

当年“识字班”的领头人呵，  
我看过你的节目听过你的歌；  
你村前村后唤姐妹，  
赶早赶晚把军鞋做。

针线绕着油灯飞，  
牵出那红霞千万朵！  
都没你的情谊长又长呵，  
都没你的心儿更红火！

线筐篓装满了翻身的话，  
纺车上绕着那支前的歌；  
帆布鞋帮上纳万字，  
千层厚鞋蜡油抹！

鞋上再绣上一句话，  
映透穿鞋人的心窝窝！  
——打到江南去呵，  
解放全中国！

谁穿这鞋不满身劲，  
谁穿这鞋不心里乐！  
车轮子抵不上咱一双脚呵，  
从北到南量中国——

穿它踢翻了旧世界，  
穿它迎来个新中国。  
战斗步伐永不停呵，  
而今又打村上过。

多少回梦中还有那盏油灯闪，  
多少回眼前还有那架纺车转，  
一遭又把亲人见，  
千言万语涌心窝。





从鞋上,我又看到了人民万颗心呵,  
更有你,革命嫂子李二锄。  
呵!让咱们永走革命路,  
让咱们永唱革命歌。

①“踢倒山”:辽沈战役时期,东北野战军指战员普遍穿的一种前脸带鼻梁的布军鞋。由于结实耐穿,战士们都叫它“踢倒山”。

## 山村晨曲

吴浩



一夜梨花雪,白了峰峦、山沟。  
噢,清晨何处云雀亮歌喉?  
听,“吱扭——吱扭”,  
一声声,鸣得尖脆,啾得清悠。

灶门口,司务长轻轻放下火钩,  
悄声说:“这鸟儿叫得不是时候,  
你不知战士们昨夜爬冰卧雪,  
此刻屋里睡得正熟?”

起身赶鸟去,出门轻扬手,  
一低头,啊!这下可发了愁:  
门外,哪来的干柴两捆,木炭一篓?  
雪地,谁留下两行脚印,一道辙沟?

鸟儿唱着早已飞远,  
司务长顺着声音追到村头,  
只见一位大爷推着小车,  
哈,唱歌的是他飞转的车轴!

霜花在他眉梢上挂哟,  
一张口,一股暖流:  
“同志,收下老根据地人民一颗心吧,  
蒙山木炭火,能把千尺冰层烤透。”

司务长喘吁吁:“哎呀,这怎么能够  
……”

老大爷笑呵呵:“拥军传统俺可不丢,  
不信问问你们老政委,  
当年喝没喝过沂河水熬的小米粥!”

“不收不收。”“一定得留!”  
两人相持在村口……  
“云雀”又唱起来了:“吱扭——吱扭”,  
声声飞入战士们梦哟,  
好似温泉心中流。  
呵,化了冰雪,  
暖了人心,  
山村春色稠。

# 火花

谭留根

我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女孩子,都扎着两根小短辫,别看我们平常总是笑笑闹闹的,要是一穿上工作服,小辫子一挽,藤条安全帽一戴,手里拿着火种,等爆破号声一响,马上就象箭一样飞出去,弯腰点燃炮捻,一会儿,随着“轰隆隆”一声,天空就腾起滚滚硝烟,石花缀满了蓝空;陡峭的石崖上,滚下块块巨石,接着,炸石场上就忙碌着数不清的拉运民工。大伙儿见我们放炮勇敢,个个都是泼泼辣辣的性格儿,就给我们起了个名字叫“火花爆破组”。

“火花爆破组”,这是多么好听的名字啊!既壮丽,又威武,真能体现我们水利工地姑娘的气魄;我们这些丫头,每个人都是一朵火花,为了修筑水库,一朵火花,也要炸它万吨巨石啊!说实在话,我这个“火花爆破组”的组长,真有些说不出的自豪呢!

昨天,指挥部的老王对我讲:“小李,你们爆破组又要增添一名新‘火花’,扩充你



的人马!名字叫高英,明天清早就来。”

高英是怎么样的姑娘呢?根据这名字,我想象着:她一定是位身高体壮、英武雄壮的铁姑娘!我望望身高体壮、点炮泼辣的高萍,想:调来的高英一定象她!

第二天,当我们正在山洞宿舍洗脸的时候,洞外就传来了高萍的亮嗓门:“哎——李组长,高英来啦!”

“高英来啦?”大伙儿惊喜地喊开了。我当下草草地擦了脸,就与大伙儿一齐跑出宿舍。这时,一道火红的晨光抹在峭壁的松树上,只见高萍喜乎乎地引着一个姑娘来了!

这姑娘个儿不高,圆脸儿,留着两根小短辫,长得墩墩实实,模样儿文文静静,那双秀气的眼睛显得晶亮可爱,你看她,这时红着脸对我说:“组长,我、我叫高英,你给我分配任务吧!”

爱说爱笑的伙伴,这时簇拥着新来的高英,真是热情极了!你一句我一句,问长



问短，高英只是微笑着，问啥答啥，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我看在眼里，心里不住地叹息：咳，太文了，还能当爆破手？我的脑子里立时浮现出初见高萍的情形：身高体壮的高萍，当时朝我跟前一站，粗犷地说：“报告李组长！新来的‘火花’前来向你报到！我叫高萍，高大的高，三滴水再加一个苹果的苹！”话没落音，就把大家逗笑了；高萍没管这一套，只是把胸脯挺了挺，“李组长，请打收条把我收下吧！”一瞧她那火爆爆、挺神气的模样，大家都鼓着掌欢迎她！

可是眼前，高英闪着一双晶亮可爱的眼睛，瞧瞧你，又望望她，朴实的嘴唇一动一动，好久才说出句激动话：“以后还得大伙儿多帮助我，提高爆破技术，象你们一样当一名真正的‘火花’。”姑娘们又都吵开啦：“没问题！没问题！互相帮助嘛！”高萍这时还拍着她的肩头说：“别客气，以后就熟啦！你叫高英，我叫高萍，我比你个儿大，你得把我叫姐姐，我把你喊妹妹，从今往后，咱就是亲姐儿俩啦！”大伙儿都哈哈笑啦，高英也文静地笑了。

就是那么文静的人儿，能否降伏那烈性的炸药？我有点担心了。但是，中午就遇到了一件想不到的事，当时，我正信步儿走到炸石场前，耳边突然飘来“瞿瞿瞿”的哨音，多清脆呀！我有点惊奇：今日休假，谁还在炸石场搞啥名堂？

我定睛一看，楞住了：只见一个姑娘嘴里吹着哨子，从山坡下向巨石峥嵘的岩壁前冲去！一阵山风吹来，撩起了她的衣襟，就象鸟儿张起了翅膀一样：她手里好象拿着火种，一会儿弯腰点炮捻，一会儿象猴子似地纵身一跳，点一人高岩缝里的炮捻，这是搞什么演习？我急步走近一看：这不是新来的高英吗？你看她满脸汗水，腰间扎根皮带，飒飒爽爽的，两根短辫也“卜浪”着，啊呀！炮捻怎么真的“嗤啦啦”冒起青

烟了？闪起火花了？这不是冒险干吗？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喉咙口，冲上前忙喊：“高英！高英！快下来，炮捻闪火花了！”

高英听见有人喊她，就回过头停住手。刹时之间，那个鲜蹦活跳的身影，又变成了她那朴实、文静的模样。她见来人是我，就微笑地地理理头发、擦着汗说：“这是搞演习，没装炸药，组长，我是把一节一节废导火索插在石缝里的。”我走近一看，果然都是半尺长的废导火索，便问：“你跳高点炮捻，是搞啥名堂？”她不好意思“嘿”地笑了：“我个儿低，要是遇上高一点的炮捻，就不好办哪！我就请大个子高萍姐当师傅，教我跳高点炮捻。”我一听，就四下里瞅瞅，怎么不见高萍的人呢？

两丈远的那块巨石背后，突然传来了“嘻嘻嘻”的笑声，一看，高萍扮着鬼脸钻出来了。我瞪了她一眼：“你这个鬼丫头，见我来了，就故意躲着，玩什么捉迷藏！”高萍咧开大嘴巴笑了：“别提这个！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是高英聘请咱当教员的，依我看，高英这学生的学劲儿，还蛮不错！”

高英一听，好象经不起表扬似的，圆脸“唰”地红了，低着头，只是用手摆弄着小短辫。一看这情景，我多高兴啊！好，只要她为革命爱学爱练，当一名“火花”也不难！今后，咱得帮她一把，就是一块毛铁，放在咱“火花爆破组”里，也要把它炼成钢！

第二天早晨，桔红色的阳光，洒满了山谷。八点正，一场爆破战斗，马上就要开始。

我的伙伴儿，已经站成一字排儿，她们的小短辫，早已挽起；褐色的皮带，紧束在腰间；藤条安全帽下的脸庞，显得严肃、通红。高英，站在排尾，在姐妹们的身材衬托下，她的个儿越发显得低矮，但是，那双晶亮的眼睛却闪烁着特别兴奋的目光。

对面的山头上，警戒员将手中的红旗摇了几下，爆破号声就吹响了！

随着这紧张、急促的号声，十五名火花爆破组的女将，手拿火种，象炮弹出膛似的，冲向巨石危悬的炸石坡上！

我身边的高英，两眼直盯着石缝里的炮捻，手上的火种上下翻飞，点的又准又快，那速度真叫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时，我身边的炮捻点着了，导火索“嗤啦啦”冒起了青烟，闪起了火花；说时迟，那时快，高英点完自己的炮捻，就纵身一跳，又抢着替我点着了一人高的那夹在岩缝里的炮捻。啊，我的心，登时烫热起来：高英呵高英，我真没有看出你，你点炮的技术真有两下子啊！

“轰隆！”“轰隆！”……接连不断的炮声轰响了！庞大的音响在山谷中回荡；那纷飞的石花，随着冲天而起的烟柱，怒放在阳光灿烂的高空；巨大的石块，哗啦啦地震落一石场！

我们和拉运石头的民工们，一齐欢呼起来。尤其我们火花爆破组的姑娘们，兴奋地欢叫着、雀跃着，还把藤条安全帽扔到欢呼人群的上空！这时，我特别注意着高英的表情，她两眼深情地望着蓝空中的硝烟，她那双充满智慧的晶亮眼睛，流露出欣喜的笑意，忽然，她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急转身，向对面很远的一个小工棚跑去，我疑惑了：她干啥去？停一会儿，她披着满身阳光，不顾劳累，一手提着大提壶，一手端着盛毛巾的脸盆，微笑地过来了，啊，她是为了让战友们擦洗满脸的汗痕呢！她多么体贴在硝烟里滚爬的姐妹啊！这时，我这个大炮筒子，才真正觉得：自己对高英这位新来的“火花”，是多么缺乏理解。她，表面是那么文静，但在她的胸中却蕴藏着火一样的激情！

下午放工后，我邀高英一块儿谈心。夕

阳的余辉，映照着青翠的山谷；河柳那柔长的枝条儿，轻拂着我俩的脸膛；一条清悠悠的小河，从我俩的脚下流过，我们边洗脚边谈着。这时山风吹来，把劳累的身子吹得多舒服，同时也飘来了从工棚里传出的口琴声和姑娘们的一串串笑声。

我边洗脚边说：“高英，说实在话，你的爆破技术真不错啊！”

高英一听，脸红了，低着头洗着脚：“没、没什么！是大伙儿帮我学的。”

“能不能把你学爆破的经过，告诉我？”

高英红着脸笑了笑，就慢慢地说开了；她的语调总是那么绵绵的，就象这绵绵的流水，有时偶然遇到一块卧石，也会溅起雪白的浪花。她边洗脚，边说：

“两年前，我初到工地上，个儿还没现在高，身体还没现在结实，第一次点炮，手老是发抖，刚点着第一根炮捻，一见导火索嗤啦啦冒着烟花，以为马上就要爆炸了，扭头就想跑，组长！你别笑啊，这却是实在有的事！我当时扭头一看，身边的姐妹一连点了好几个炮捻，胆子大又点得快，当下对我的刺激很大，虽硬着头皮点了这场炮，但是心里挺疙瘩：自己还是革命青年哩，就这么没出息！当时，我把这情形，老老实实地写了一封信，寄给了母校的党支部书记赵老师，赵老师回信说：你是革命军人的后代，今天不敢点一根炮捻，以后祖国需要你，你怎能象董存瑞那样手举炸药包，舍身炸掉敌人的桥头堡呢？”

“读了赵老师的信，那天晚上，我翻来复去睡不着，不知怎的，我的眼前又浮现出赵老师的往事：那是在迎接祖国黎明的一次战斗中，当年还是一名解放军战士的赵老师，挟着炸药包，冒着敌人的炮火，匍匐前进，准备炸掉封锁我军前进的地头堡；不料，一颗子弹射中了赵老师的腿部，血不住地流，但是为了争取时间炸掉这个‘乌龟



壳’，赵老师忍着疼，咬着嘴唇，拖着负伤的腿，爬到敌堡前，燃着导火索，就地一滚，轰隆一声，就粉碎了这座敌堡！”

“你有这样一位好老师，真好！”

“之后，我在部队里的爸爸也给我来了信，鼓励我提高觉悟好好干！”高英继续平静地说：“想起赵老师和爸爸的话，我越发感到我们年轻一代非要好好锻炼不可。他们老一辈革命者，为了解放祖国，流了多少血汗。而我们接班人如何把祖国建设好，对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呢？……我想了好久好久，决心象革命前辈那样，做一名勇敢的革命者，把炸石头看成同炸敌人的碉堡一样，把青春献给工地，建设我们的祖国。只有这样，才能象董存瑞那样在紧要时刻，毅然举起炸药包，为革命舍身炸碉堡！只有这样，我们的青春才会美丽。”

高英的话说得多么深情啊，河里的水哗哗地流着，我抬起头，只见一只鹰，一只羽毛丰满的小鹰，在空中飞翔着。

这时，高英接着说：“从此后，在同志们热情帮助下，我刮风时学点炮，烈日下学点炮，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学，个儿低就跳着点，决心当一名真正的‘火花’！”

听了高英这一席话，我的心里，宛如浪潮滚滚。我深情地凝望着她：她的模样仍是那么平凡，那么文静……

高英来后的第十天，我们火花爆破组，领到了新的战斗任务，去开辟新的炸石场。新场地，峭壁陡，巨石悬空峥嵘，自然，爆破时难度大，为了安全起见，在漫长的爆炸坡的下面挖了一个安全洞，以免意外情况发生。

说实话，每开辟一个石场是不会不遇到困难，然而这次困难却大些；但是，再大的困难，也拦不住我们火花爆破组的步伐！姑娘们握着拳头喊：“炸它个山倒石塌，看它再威胁咱！”

“轰隆！”“轰隆！”十几重炮，震得山摇地动。但在关键炸石的地方，却炸出了一只凌空飞起的石虎，那形状恰象只饿虎扑食俯视着山坡，在石虎两丈远的大岩壁上有一道漫长的裂缝。一场虎口拔牙的排险战斗，摆在了我们的眼前！那五眼连锁重炮就设在虎口里，另一眼重炮，就设在岩壁的裂缝里，就是从山坡下登上去爆破，也得出一身汗水啊！

“让谁去爆破？”我沉思着，想选两名大胆心细的“火花”。“让我去，李组长！”

声音多么坚定！头戴安全帽、手拿火种的高英，早已站在我的面前，她那双晶亮可爱的眼睛，熠熠闪光，正期望着我的回答！

“我也去！”高萍站出来了，“我去点裂缝里的那根炮捻！”说罢，朝高英跟前一站，她那高大的身材把高英衬得矮了半个头。

就这样，这场排险战斗由高英、高萍负责爆炸。

排险战斗开始了！她俩一登上山坡，高英就轻巧地、一闪身钻进巨齿獠牙的虎口里；另一端的高萍，正攀上了一块尖顶石头上，直起了腰，举起了火种，朝着裂缝里的炮捻一点。刹时只见：长长的导火索“嗤啦啦”地冒起了青烟，闪出了火花！高萍仄起身子刚要走下石头，谁知！脚下的石头一活动，“哗”地滚落下来，高萍一踩空，“唰”地摔了下来，顺着山坡，象风卷着似地滚了下去，一直滚到半山坡的土坎上……

这个意外就象一个“咔嚓”响的炸雷，震在我的头顶，我的手紧揪着胸前的衣服，一颗心一下子提到喉咙口里。

这时只见巨齿獠牙的虎口里，吐出了浓浓的硝烟，我知道虎口里有一丈多深啊！随着一股硝烟，虎口里钻出了个高英！她一看高萍滚在山坡坎上，就一个俯身冲下去，弯腰一把抱起受伤的高萍，背着就走。

（下转 45 页）

## 骨肉情深

陈 慧 成莫愁



一阵春风掀开人民药房的门帘，台湾同胞沿途参观来到咱店里。欢迎！欢迎！张开双臂接亲人呵，千言万语如滔滔不绝的山溪……

此刻，一位年轻的姑娘停止话语，凝目仰望橱窗上明净闪亮的玻璃。呵，是看到整齐成列的新药品？还是对祖国的金针医学产生兴趣？

姑娘默默地无声无息，只是将拳头紧紧捏起。不平的浪潮在胸中起伏，炯亮的目光透出不屈和坚毅。

说吧，你已来到灿烂的阳光下，对祖国亲人有什么话可隐秘？说吧，你已呼吸着祖国的新鲜空气，革命同志要比嫡亲姐妹更加亲密！

姑娘指着“小病服务处”的挂牌，激愤地从袋里掏出揉皱的字据：“见到大陆服务处，想起台湾卖血处，同是药房里挂牌呵，竟然这般全异！

“看！这是一张卖血的发票收据，一滩血似的印章写着‘仁义’。多少穷人被它吞噬了生命，啊！我亲爱的姐姐阿丽……”

姑娘猛地擦去脸上的泪珠，愤怒的控诉代替了抽泣：“在黑夜沉沉的台湾土地上，药房就是资本家吃人的工具！

“他们用穷人的鲜血作试验，阿姐被强拉走，抽干血液！回到茅棚已是奄奄一息，临死拿出这张逼迫卖血的收据……”

“今天，来到春满大地的祖国，怎不使我想起台湾岛上的一切？！亲人呐，台湾人民日夜盼解放，盼着阿里山早日插上五星红旗！”

听完姑娘这段回忆，阶级的仇恨在每人心中升起。加强无产阶级铁的专政，定要使亲人团聚，祖国统一！





## 白云深处

缪惟民

飞攀脚手架，  
笑迎五彩霞，  
白云深处一小丫，  
可是她？把清脆的笑声人间撒……

两根辫梢身后甩，  
一根银钩手中拿！  
敢与小伙子比高下，  
誓言出口火辣辣！

前年报名上工地，  
领导未曾考虑她；  
嗨！她头一扭、嘴一翘：  
“嗯！十七啦，还把我当女娃娃？”

那回暴雨去抢险，  
她脚踩尖钉血沾袜……  
队长命令：“快撤下！”  
她咬咬牙、摆摆手，扛起钢筋又冲杀！

工地开起批判会，  
她钻出人堆猛把话筒抓：  
“谁说妇女不能挑大梁？  
林彪孔老二，闭着眼睛说瞎话！”

拦海造厂一年半，  
从未见她回过家！  
为共产主义大厦架钢筋呵，  
她愿做一根基础桩，东海岸上把根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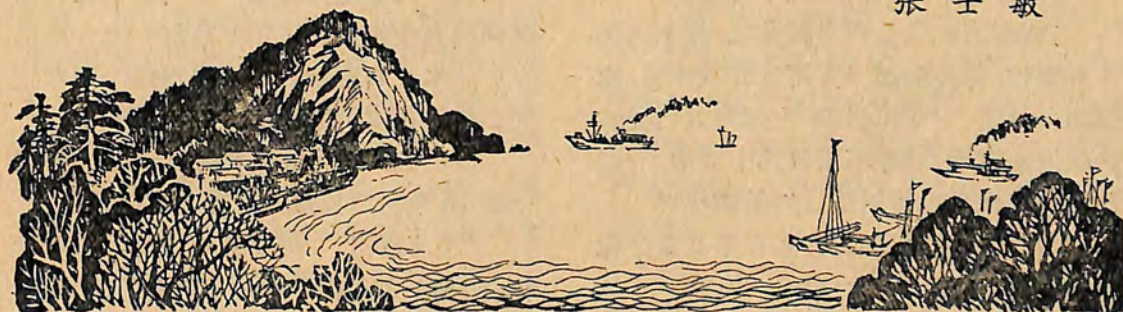
而今十里工地美名扬，  
人人赞她是“钢小丫”。  
那一天，记者白云深处来寻访，  
她却躲在师傅身后羞答答。

那股冲劲儿，没有了，  
那股杀劲儿，哪去啦？  
只见她飞红了脸蛋轻声说：  
“比起师傅来，咱还差……”

(题图：宋治平)

## 深度

张士敏



外罗门航道的深度骤然变浅了！这消息在航道公司革委会生产组中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

公司革委会委员、生产组副组长，舵工出身的新干部浦清泉认为，这责任是在革委会副主任、生产组组长乐正平和疏浚技术员哈化身上，是他们将附近一条黑沙江工程挖出的大量泥沙，没有按规定输送到外海去，却抛在外罗门航道的深潭中，造成泥沙扩散，从而影响了航道的深度，因此必须立即停止在外罗门航道深潭抛泥，同时要从思想路线上进行检查，吸取教训。乐正平和哈化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深度变浅与深潭抛泥关系不大，可能是今年从上游来的流量比往年大，夹带的泥沙比较多造成的。

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态度，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此刻，哈化看着航道图，一面用胖手

在那油光光的秃头上摸着，一面思虑怎样对付这位虽然年轻，却是很厉害的副组长舵工阿浦。哈化这人解放前曾做过几年跑街，由于职业的习惯，养成一个特点：见人就打哈哈。用他自己的话说：“面带三分笑，见了人不恼。”加上他名字的谐音，因此大家都喊他“哈哈”。这时，他照例笑道：“哈，阿浦同志，无论从书本知识还是实践经验来说，深潭抛泥法都是可行的。”

“对，”阿浦点点头，“但得看具体情况，拿外罗门航道来说，水流急，潮汛大，抛下去的泥沙就不会如想象的那样都聚结在深潭中。”

“哈，”哈化头一仰，“这可能，可能。可是我的副组长同志，请你别忘了，水下面的事情，肉眼是看不见的呵。”

阿浦说：“可你也别忘了，一个人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群众是看得见的！”

哈化一愣。

这时一直在旁边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的乐正平插嘴说：“我看不必争了，没多大意思嘛。”



“为啥？”阿浦感到诧异。

“航道宽着呢，深度差那么几厘米有啥了不起。”

“什么！一个月浅了10厘米，没啥要紧？”阿浦跳起来，那一双黑白分明，多少还带点孩子气的大眼睛直楞楞地看着乐正平，“老乐同志，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

“为什么不可以？”乐正平看着他。

“现在工农业生产飞跃发展，海上运输十分繁忙，船员们都千方百计满载多装，他们的口号是：‘寸水必争’。如果我们提供的航道深度不准确，不用说几十厘米，有时候哪怕几厘米也可以造成船舶搁浅。”

“这些都是说说的。”乐正平笑笑，“你说说，生活里有多少这样的事儿？”

哈化附和着：“哈，我吃航道饭二十几年了，这样的事儿还从来没听说过哩。”

“等到碰上就来不及了。”阿浦激动起来，“我踩过甲板，当过舵工，我知道，对船舶来说，关键时刻差几厘米就是不行；对我们革命者来说，脑子里如果有这种思想，就要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

“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哈，好大帽子。”哈化故意看着乐正平。

乐正平手一挥：“好，时间宝贵，不谈了。深度就差那么几厘米嘛，有机会派两条船去挖一下就行了。眼下深潭抛泥照常进行，完成任务要紧。”

“不行！”阿浦毫不放松，“不仅立即停止深潭抛泥，还得把路线是非搞清楚。”

“你这什么意思？”乐正平警惕地看着他。

阿浦没有回答，注视着哈化，说：“哈化，黑沙江的航道和渔码头的疏浚工程，不是安排在第四季度施工吗？为什么要大大提前呢？”

“这……哈哈，”哈化摸摸脑袋，“他们几次派人来，说生产任务紧张，希望我们无

论如何能协助他们，提前在一季度施工。我分析了一下情况，我们不能提早施工的主要困难，是泥沙挖出来后运送的拖轮和泥驳不够……”

“于是你就想出在外罗门航道深潭抛泥这个新方案？”

“哈，对哟，”哈化很得意，“这样做不但可以帮助人家解决困难，而且我们又可以超额完成今年的疏浚生产指标，大大降低生产成本，真可以说是一箭双雕，两全其美。你不在家，我汇报给乐副主任……”

“我同意了。”乐正平闷闷地说，“再说一遍，我不明白说这些有什么意思？”

“很有意思。”阿浦固执地说，看着哈化：“老哈，人家都说你是个出名的铁算盘，这回对黑沙渔业指挥部怎么……”

“这……”哈化避开阿浦那锐利的眼神，为了掩饰自己，他习惯地一笑：“哈，为了积极支援渔业生产嘛。”

“真是这样？”阿浦走到墙角，提起那只他亲手缝制的帆布水手袋，“哗啦”一下将六七条大黄鱼倒在地上。哈化面孔一红，乐正平也显得不自然起来。阿浦指着地上的黄鱼，说：“你为什么把它送到我家里？是哪来的？”

“哈……”哈化强打着笑脸，“这是渔业指挥部的同志为了对我们的支持表示感谢，送来的……”

“是送来的还是要来的？”

“哈，送来的也好，要来的也好，反正是一码事，这叫互相帮助，大家有数。哈，我知道你喜欢吃鱼，瞧，这样新鲜的大黄鱼你化钱也买不着。”

“哈化同志！”阿浦忍不住提高嗓门，“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哈化没料到这一手，脸上的肌肉一下僵住了。

“我们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我们手中的

职权是党和人民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怎么能够利用它去为个人谋私利呢！”

哈化被斥得面红耳赤。

阿浦转向乐正平：“老乐，我看这黄鱼不能吃，必须上交给党委处理！”

乐正平不禁紧皱双眉。这位四十八岁的革委会副主任在文化大革命前是航道公司的副经理，跟着公司经理，大搞“左挖右抛”的土方挂帅，犯了不少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过群众的批判，但由于他检查时态度较好，受到群众谅解，结合进革委会，负责抓生产。这次黑沙江工程和渔业指挥部送黄鱼的事儿，他听哈化说了，哈化也是第一个送鱼给他；但他并非因为嘴馋，看在这几条鱼的面上同意提前这一工程，而是被哈化这个深潭抛泥法所吸引——这样一来今年的疏浚土方指标笃定超额完成。想不到这个年青的阿浦会小题大作，死死抓住这一点，硬把深度变浅的事同黄鱼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事情搞大了不仅对哈化没好处，对自己也不光彩，更重要的是往后工作难以开展。他很想将这些话一股脑儿倒出来，但碍于哈化的面，又不好说，想了想，说：“走吧，我们出去散散步。”

阿浦领会他的意思，他觉得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乐正平身上，很想同他思想见见面，于是高兴地说：

“对，出去呼吸点儿新鲜空气。”

## 二

他俩走出公司大门，通过一段林荫路，然后走上一条布满碎石子的斜坡，登上一座小山头——这是伸进海中一个小小的半岛。从这儿可以俯瞰疏浚船队、航测船队的码头和整个弧形的海湾。那无边的大海在春天的阳光下闪烁着，蔚蓝、辽阔、深沉、透明。

乐正平坐在一块光滑的岩石上，“啪嘶”点燃一根香烟。阿浦平伸双臂，做了一个扩胸动作，深深地吮吸一口那润湿清凉、微带咸腥的海的气息。遥望着远方两艘冒着淡淡黑烟的海轮，他满怀激情地说：

“老乐同志，看到那儿两条货轮吗？记得两年前那条航道还无法行驶大海轮，经过我们的努力，现在终于正式通航了。”

“嗯。”乐正平喷了一口烟。

阿浦继续热情地说：“随着国内外革命形势和造船工业的迅速发展，海上运输越来越繁忙，领导上号召我们迅速改变港口和航道面貌。我们航道工人肩上的担子重得很呵。”

“嗯。”乐正平又喷出一口烟，他很明白阿浦的意思。说实话，他觉得小伙子这种革命热情很可爱，也很可贵；但同时又觉得未免可笑和幼稚——嗨，难道我乐正平还不懂这些吗？光凭热情工作是不行的！

两人默默地坐了一会，乐正平终于开腔了。他说：“我们俩是公司生产方面的主要负责人，考虑问题得全面点。哈化要人家鱼当然不太好；不过，他毕竟是为了大家……”

“为大家？”阿浦打断他的话，“为哪个大家？你我，还有几个船员，这叫大家？”

乐正平一时回答不上来。

阿浦说道：“再说，象哈化这种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他决不可能真正为大家，我看他就想用几条鱼来塞住大家的嘴巴。老乐啊，这可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啊！”

乐正平不高兴地说：“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嘛，我觉得你今天对哈化的做法太过份。”

“过份？”

“对，过份！”乐正平望着远方，“付钱吃几条黄鱼，这有啥了不起？”



“不对，这种‘有啥了不起’的事，值得我们共产党人严重注意，这是一种歪风邪气，应该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斗争？”乐正平耸耸肩膀，说：“何必搞得那么顶真，挫伤下面积极性，也搞坏了兄弟单位关系，怎么开展工作？”

“原来这样！”阿浦沉吟着，半晌，才一字一句说：“现在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乐正平喷了一口烟。

“明白了问题的实质。过去，我总认为你对哈化那一套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作风斗争不力，是个工作方法问题，现在我才明白，其实你们之间的思想在某些地方是共通的——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你这样做不但为哈化的资产阶级歪风邪气提供土壤，而且道道地地成了他的保护人！”

“你？……”乐正平象触电似地忽地跳起来。阿浦平静地看着他，一动也不动。半晌，乐正平说道：“好吧，就算我为他提供土壤，就算我是他的保护人，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哈化他不是‘王国禄’，也不是‘钱守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危害更严重。”

“嘿嘿，别吓唬人。充其量，哈化不过有些旧思想和旧意识罢了！”乐正平讥讽地笑着。

阿浦十分严肃地说：“列宁曾经指出：‘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因此，怎样对待这些资产阶级的腐化活动，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

“……”乐正平想不到这个舵工出身的新干部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一时竟无言以对。

阿浦继续说道：“就拿目前来说吧，他



这样做已经造成外罗门航道深度变浅的恶果，如果我们不斗争，不反击，让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任其泛滥，那我们航道的深度怎么能有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会走上什么道路？！”

“好吧，”乐正平在石头上揷熄烟头，慢慢站起来，“你对黄鱼的处理我同意——全部退回去。可是你对深度变浅的原因所下的结论，我不同意！”

“老乐同志……”

“我是生产组组长，我有权决定深潭抛泥继续进行！你有不同意见，向上反映好了。”说罢转过身，顺着那道斜坡急步向山下冲去。

阿浦一怔，随即猛喊一声：“老乐！”但不知是顶风，还是乐正平没听到，抑或是听到了不想答应——反正没回头。

“你呀！”阿浦感到浑身一阵燥热。他用手抓住领口使劲一扯，一粒扣子掉了下来。那疾厉的海风，舞弄着他的头发，吹拂

着他的衣角。

“阿浦，你顶得对！”背后忽然响起一个沉重有力的声音。他回过身，原来是自己师傅老舵工许长发。

“师傅！”阿浦亲切地喊了一声。十年前，当他踏上“勇敢”号的船甲板，就是这位与大海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老舵工，手把手教他掌舵，教他识罗经，认航向，辨风雨，战海浪，而且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今阿浦虽然离开“勇敢”号，走上了领导岗位，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和战斗友谊。阿浦一有空就上船去摸舵柄，师徒俩边劳动边谈心，阿浦从他那儿吸取养料，听取群众的要求、批评和反应。这次黄鱼事件就是他第一个向阿浦反映的。

“别忘了我们舵工的那句老话：只要舵稳，不怕浪掀。”许长发那温暖的眼睛亲切地看着阿浦。

“忘不了。”阿浦感到心头一阵温热。

许长发点点头，抖开手中的大字报，笑道：“阿浦，你看看，这是我们写的大字报。”

阿浦一看，只见一张大字报上赫然写着：“外罗门航道深度突然变浅，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污泥浊水造成的！”另一张则写着：“我们要革命！我们要前进！向资产阶级歪风邪气开炮宣战！”阿浦越看越激动，越看心头越热呼，好，火烧起来了，工人群众的力量是多么了不起呵！

许长发说道：“一些分到鱼的工人都主动把鱼送交支部和党委。并且纷纷起来揭露哈化。”

“啊，太好了！”阿浦高兴地说，“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立即出海，到外罗门航道去，调查研究，掌握深潭抛泥影响航道深度的确凿资料，取得更大的发言权，制止深潭抛泥。”

许长发手一挥：“乘我们的‘勇敢’号去。”

### 三

航道公司生产组办公室里，乐正平和哈化各自怀着只有自己知道的心情注视着刚刚从海上回来，工作服上沾满白花花盐霜的阿浦。阿浦从一只塑料袋里拿出一团黑糊糊的烂泥，郑重地放在两人面前，笑咪咪地说：

“请你们欣赏一下。”

“这哪儿来的？”哈化诧异地问。

“外罗门航道附近扁担岛上一位老渔民送的。”阿浦举起黑泥团团，“这次我和‘勇敢’号的船员同志在外罗门航道访问了好多渔民，了解了这条航道历史上的变化情况，增加了不少知识。在扁担岛上，我看到一个老渔民在起网，我看那网挺沉，心想：里面一定有不少大鱼，就走过去帮忙，谁知拉起一看，网里面却是……”

“这玩意儿？”乐正平一楞。

“对，”阿浦点点头，“当时我也很奇怪，就问老渔民，这是怎么回事？谁知他笑道：‘嘿嘿，还问我，这都是你们航道公司干的。’我一怔：‘我们？’老渔民说：‘那还用说。这儿捉鱼的人谁个不知道，这外罗门航道水底下都是又细又硬、颜色发黄的铁板沙，这号黑泥只有前面黑沙江里才有。自打三个月前，你们把黑沙江里挖出的烂泥抛进这外罗门的深潭里后，我们起网时就常常捞起这些黑泥团团。’”

乐正平沉吟了一会儿，从抽斗里取出一张表格，送到阿浦面前：“你看看这个。”

阿浦一看，是一张填满各种数字符号的外罗门航道水文测验报告表。他首先看输沙量一项，只见写着：“大约占总抛泥量的10%”，那就是说，抛进外罗门航道深潭中的数百万立方米的黑沙江泥沙，只有十分之一成了随水漂流，能够影响航道深度



的“漂移质”。无疑，这一定又是哈化在捣鬼！便不动声色地说：

“哈化，这份东西是你负责搞的？”

“是哟，是哟，哈。”哈化警惕地看着阿浦。

乐正平也关切地看着阿浦。自打海边那场激烈的争论后，乐正平心里一直觉得不踏实，便让哈化亲自带人到外罗门航道去进行水文测验。当哈化弄回这张表格后，他才算放了心。

“奇怪！”阿浦看看那张表格，再看看那块黑泥团团，自言自语地说。

“哈，”哈化笑道，“这也不奇怪。吃航道饭的人都知道，水流的速度中间快，两边慢。由于流速缓慢，泥沙就很容易在岸边沉积下来。大概你那位老渔民是在岸边起的网吧。”

乐正平不由连连点头，同时用眼角瞟着阿浦。

阿浦皱皱眉头，忽然神情一转，给长发师傅打了个电话。过不多久，长发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墨迹未干的水文测验报告单，阿浦连忙上前接过来看着，不住地点头，然后递给乐正平，说：“老乐同志，请你也看看这一张。”

乐正平接过一看，一样的表格，上面输沙率竟是50%！

“这？……”乐正平忽又抓起哈化的那张报告单，“怎么搞的？”

“那就问他吧！”阿浦看着哈化。

哈化摸摸脑壳，说：“哈，这种输沙率的测验本身就是大约数字，不太准确的。”

许长发说：“那也不会相差这么多。”

哈化支支吾吾地说：“那……那我就说不清楚了，呵，兴许我们用的仪器有毛病。”

阿浦说：“恐怕不是仪器有毛病，而是思想有毛病！”

哈化避开阿浦那灼人的目光。乐正平

疑惑地看着他。

阿浦说：“你说不清楚，我倒可以帮你说明白。你弄虚作假，将表层含沙量较小的水样代替底层含沙量高的水样进行化验分析……”

“没……没有的事！”哈化叫着，胀红了脸。

“这是铁的事实！”阿浦逼视着他，“不要自以为聪明，老实告诉你，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可耻！”长发师傅的大手一挥。

“你呀，嘻！”乐正平气得直跺脚，他觉得哈化把他的脸都丢尽了，特别是在阿浦面前。“老哈，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我，我……是遵照你的精神办事的啊……”哈化嗫嚅着说。

“我说过什么？”

“只要土方到手，在那茫茫大海里航道深度差那么几厘米无所谓，所以我……”

乐正平气急败坏地瞪了哈化一眼，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

阿浦问道：“哈化，你从渔业指挥部到底弄来多少鱼？”

“四……四百斤……”平常笑声响亮的哈化现在声音象蚊子。

“不！”阿浦大喝一声，“是一千四百斤！可能还更多。”

“你？……”乐正平吓得站起来。

“哈化，你这胃口真不小哟！”许长发冷笑着。

“那些鱼哪里去了？”乐正平愤怒地看着他。

阿浦笑笑：“放心，不会是猫叼去了。哪儿去了，哈化他心里有数。”

许长发说：“下一步就看你是不是老实了。”

哈化早已缩成一团。

此时，乐正平真是又气又恼，又恨又

愧。蓦然，他想起什么，对许长发说：“长发师傅，请赶快通知疏浚船队，立即停止在外罗门航道深潭抛泥。”

许长发正要出去，桌上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乐正平拿起电话：“嗯，我就是，对，对……什么？啊！啊！……”他那光洁的额角上刹时沁出一粒粒汗珠，而且看得出，拿听筒的手在微微发抖哩。

阿浦、长发师傅都从未看到过自信果断的乐正平会慌乱成这样，不由对看了一眼。

乐正平放下听筒，垂头丧气地坐在皮转椅上。

“老乐，怎么回事？”阿浦关切地走过去。

乐正平有气无力地说：“港口调度来电话，根据我们半个月前测量提供的外罗门航道图纸，三号灯浮附近浅滩的深度，今天骤然又浅了十厘米，满载的万吨货轮‘海洋’号在那儿拖底了，现在进退两难，情况很危急。”

“真的？”许长发忍不住惊叫一声，哈化也恐惧地抬起头。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万一真的搁浅，将会出现不堪设想的后果。

阿浦紧皱双眉，走到窗前。外面开始下雨了。他凝视着那烟雨迷茫、怒涛千倾的大海，两只拳头攥得紧紧的紧紧的……

“长发师傅！”乐正平忽然抬起头，眼里闪过一线希望的光亮，“现在潮水情况怎么样？”

许长发看看壁上的钟：“还在继续落，深度还要减浅，那时……”他不愿多说，也不需要多说下去了。

“唉！”乐正平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老乐，”阿浦突然转过身，“‘海洋’号准确的方位？……”

“三号灯浮东偏北半哩。”乐正平不知他想干什么。

阿浦打开桌上的海图，默看一会，猛然说道：“走！”

“哪儿去？”乐正平、哈化以及长发师傅都一惊。

“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引领‘海洋’号绕过三号灯浮，插向正北，通过剑门水道，驶上正航道。”

“通过剑门水道？”乐正平走到海图面前，“唔，这倒可以考虑。”

许长发说：“是个好办法。不过……”

阿浦知道师傅的心意。剑门水道是一条战备航道，形势非常险要，正象渔民中一首民谣说的：“剑门道，船难跑，尖刀礁，黄泥滩，七转十八湾。”不久前才去勘察测量，航标还没来得及布设，这样的夜晚引领“海洋”号通过是多么危险呵！可是他却平静地笑道：

“长发师傅，记得吗，‘勇敢’号去测量时是我帮你掌的舵。”

许长发点点头，怎么会不记得呢，在那些险恶的礁石上留下过他们这些勘察者的脚印，在那些金黄的沙滩上滴落过他们晶莹的汗水，可是天这么黑，风雨这么大，没有任何助航标志，引领的又是一条满载的万吨轮！万一……作为师傅，作为同志，作为一个老舵工，为阿浦想想，这个责任实在太重大了！可是他又能说些什么呢？他愤怒地扫了一眼哈化和乐正平，凝望着阿浦那双黑白分明，多少还带点稚气的眼睛，从心底深处发出一声呼唤：

“阿浦！……”

乐正平听了阿浦的方案心里百感交集。是啊，许长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样做确实太危险，于是他激动地说：“阿浦同志，再想别的抢救办法吧，我决不愿意你为了我……”

阿浦铿锵地说：“时间不等人，长发师傅，老乐同志，走！”



“我?”乐正平一怔,随即大踏步跟上去。

三个人冲出门外,消失在那呼啸的狂风暴雨中。

#### 四

“哗!哗!……”狂风夹着骤雨,卷着巨浪,向“海洋”号船身侵袭着。

驾驶台上静悄悄的,只有回声测深仪轻微的“嚓嚓”声和阿浦不时发出的沉重的舵令声,打破那神秘而又深沉的宁静。海图桌上那盏加了防护罩的台灯的光亮,映照着一个神情严肃的脸,这一切,使这宽大的驾驶台更加肃穆庄严。

头发花白的“海洋”号老船长,年轻的操舵工,以及许长发和乐正平,都站立在玻璃窗前,眼看着那漆黑无边,危机四伏的大海,耳听着那暴雨狂涛的喧鸣,心都系在年轻的阿浦身上。

老船长看看阿浦那稚嫩的脸,再看看身边的许长发——这已经是第三次了,那意思是:这个年轻人行吗?

许长发的回答是坚定的点头。

乐正平站在阿浦的旁边,看看阿浦那凝视前方,闪闪发光的眼睛,他的内心真象外面的大海,波涛汹涌,心潮难平。他想说,却又没法说。难忍的沉默,这是回忆和追溯往事的最好时机。乐正平不由得想起,当着哈化的面,阿浦拎起水手袋,“哗啦”一下将黄鱼倒在地上的粗犷动作;想起在海岬顶端那场激烈的辩论……

就在这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就在这无声的沉默和激情中,年轻的阿浦引领着“海洋”号,顶着狂风,劈开恶浪,顽强而又小心翼翼地向前行驶着。航过黄泥滩,转过八道弯,眼看天就要亮了。正在这时,好象有谁的巨掌在水下把庞大的船身拉了一

把,船速顿时慢了下来,船身微微颤抖着。

嘴唇紧闭的老船长又不安地看看许长发。

许长发轻声说道:“要过尖刀礁了,这是最后、也是最危险的一道难关。这儿水流湍急,礁石密布,而且有一股涡流。”

阿浦点点头,神情更加坚定。

全船没有一点声音。雨渐渐小了,借着天空的微光,可以看到远方那一堆堆礁影,就象一只蹲伏着的野兽。周围的海水象煮沸了一样,沸腾着,翻滚着,那声音真如同千军呐喊,万马嘶鸣。

“加速!”阿浦沉着命令,“把稳舵!”

但不知为啥,舵却不那么听使唤,船身两边摇晃着。

“我来!”阿浦从年轻的舵工手中接过舵轮。

老船长又疑惑地看看许长发。

许长发轻轻一笑:“舵工出身。”

阿浦那有力的双手紧握舵轮,对正航向,“海洋”号庞大的船身慢慢向礁群靠近、靠近。只见正前方一块黑糊糊的礁石象一把锋利的匕首倒插在海浪中,浪花飞溅,狰狞恐怖。阿浦将船头正对着它,五百米、四百米、三百米……人们都睁大眼睛,屏住呼吸,终于那位老船长忍不住了,哇一声叫出来:

“快!……”

许长发一把按住他:“别出声!”

阿浦似乎没听到这一切,他嘴唇紧闭,目光前视,那有力的双手紧握舵轮,对准礁尖,不偏不倚……二百九十米、二百八十米、二百七十米……说时迟,那时快,阿浦猛然一个右满舵,“海洋”号象一条灵活的剑鱼,挨着礁边滑过去了……

全船禁不住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

老船长还没弄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许长发笑道:

“刚才那把‘尖刀’的名字就叫‘对我来’。”

“‘对我来’?”

“在那礁石四周,你看看是一片汪洋,其实暗礁密布。航行船舶,要想安全通过,只有将航向正对这把尖刀,在距离二百五十至三百米的地方快速转向,就象刚才阿浦操纵的那样。”

老船长看看年轻的阿浦,忍不住连连点头:“多好的新干部,多好的年轻人呵!”

当东方天边出现那第一条玫瑰色曙光时,阿浦他们告别了老船长和“海洋”轮,登上前来接应的航测船“勇敢”号。

走进驾驶室,阿浦习惯地从舵工手中接过舵轮。跟在后面的乐正平,蓦然看到他旁边海图桌上那团黑泥,迟疑了一下,轻声说:“阿浦,把它送给我吧。”

阿浦点点头。

(上接 27 页)

“您不用担心,我并不需要助学金!我只要一张证件就行了,您知道,不然的话,有时民政局毕竟是会来吹毛求疵的。可是,如果身边带一张这样的证件,我便可以干那高水平的事了!”

原来如此!我要逮住他,他却要抓住我!

“哎哟,真遗憾,附近没有民警!”我不觉脱口而出。

戈加好象立刻就被风吹走了似的,我还没有来得及眨一下眼睛,他已经在门外了。

晚上,我还是去找了我们区民警局的局长。局长听完了我的谈话,随即生气地说道:

“您的巴兰楚克我们是了解的!可是这个家伙,他在投机贩卖的时候,你抓不到他的罪证!如果没有罪证,那是不能逮捕他的,因为在刑法典上,对那些低声说话的人,没有明文规定。至于您讲到,他打算用一段西装料子来骗取您开一张证

乐正平手捧黑泥,激动地说:“大伙说得对,真正影响航道深度的不是这些黑泥团团,而是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和修正主义的污泥浊水。”

阿浦感慨地说:“是呀,看来航道中的污泥不挖除,深度就不能保证,船舶航行就有危险;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些污泥浊水不清除,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资本主义就有复辟的危险。”

长发凝望着那金波闪闪,水天相接的远方,深沉地说:“对!所以我们要争取做一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觉战士。”

这时,那一轮红日已跃出海面,鲜艳夺目,光芒四射。

阿浦紧握舵轮,加快速度,向着那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们飞速驶去。

(题图、插图:宋治平)

件,这也得加以证实才是!而现在他手头有一份完全适用的证件,上面明写着的是:他在住宅合作社当安装工……”

“那么您就去证明一下,这份证件是假的……”

“这话说说是容易的,可是要证明却也难哪!他大概已经给合作社的主任和副主任搞了什么料子,因此那些人是会拚命设法庇护他的!所以眼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社会舆论应该鄙视、斥责这些不劳而食的寄生虫!”

我怀着难以言状的抑郁心情走出了民警局。可是在路上正好又遇到了戈加。他乘着出租汽车从我旁边经过,并且故意装作有礼貌地挖苦地朝我挥了挥手。

不,对戈加这样的人,如果单凭社会舆论,你是无法制服得了他的!

(迅行译)



## 不断从生活中摄取“新的镜头”

——小说《新的镜头》引起的联想

龚 挺

《朝霞》一九七四年十一期发表了一篇小说，叫《新的镜头》。作品写“我”接到一项任务，去某厂拍摄一组氧气炼钢的镜头。因为这是个先进单位，那里的许多新人新事，“都曾经在我的镜头中出现过”，“熟门熟路”，完成任务想必不难。谁知大出意料：“我”对准一张大红喜报，正要“扣动机扭”，忽然一张措词尖锐的大字报糊上了宣传栏；“我”正要拍摄奋战在炉前的钟如泉“坚实威武”的英雄形象，冷不防被一心“保先进”、反对闯新路的杨三福堵住了镜头；炉顶吹氧成功了，“我”正要给“三个炉前工”拍一张，可老钟师傅不见了，好不容易找到他，“他又一头钻进化铁炉”，搞新的试验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没有呢？“新镜头层出不穷”，让读者带着各自的激动想象去吧！

小说意在刻划“马不停蹄，不断创新”的工人阶级英雄形象，而不是要教给读者怎样选镜头，搞新闻摄影，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的拍摄“新的镜头”的饶有兴味的曲折经历，却引起了我的关于文艺创作的一些联想。

在文艺作品中，“新的镜头”是什么？就是要努力反映“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每个时代、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文艺。时代在前进，革命在发展，社会经济形态在变化，阶级力量的对比在消长，人物和人的思想也在斗争中焕然一新。文艺作品只有把这些“新的镜头”拍摄下来，连缀成气魄雄伟的长卷，才能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成为伟大时代的号角。例如：在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开展的时候，毛主席又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我们面临着一个崭新的斗争形势。阶级斗争将会有新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会在斗争中得到空前的巩固。如果我们的文艺不是迅速地积极地反映这场新的斗争，怎么能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呢？只有拍摄“新的镜头”，反映新的人物和思想，作品才会有“新意”。这是最主要的。如果离开这一条，专门考究“花样翻新”，一心追求“摄影”的构图、对比、色彩之类，那就是舍本逐末，甚至

会把创作引入资产阶级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死胡同。

然而要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不断反映出“新的镜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新的镜头”来源于火热的斗争生活。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斗争生活中去。对于一个真正追求“新的镜头”的作者来说，“熟门熟路”是不存在的。我们都很熟悉自己的故乡，山水草木，尽刻脑际。可是阔别数载，一旦重返，也许就会迷路。因为故乡在变、在更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对于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工农兵业余作者来说，也同样存在着深入生活的问题。我们已经熟悉的东西，在昨天来说，也许是新的；可是在今天看来，就已经不那么新了，被更新的东西所代替了。因此决不能满足于现状，要不断地到生活中去摄取“新的镜头”。如果谁想走捷径，图省事，不在深入生活上下功夫，企图关在房子里冥思苦索以出“新”，假如说还有一点“新”的话，那也一定离开革命的现实甚远，是跟无产阶级的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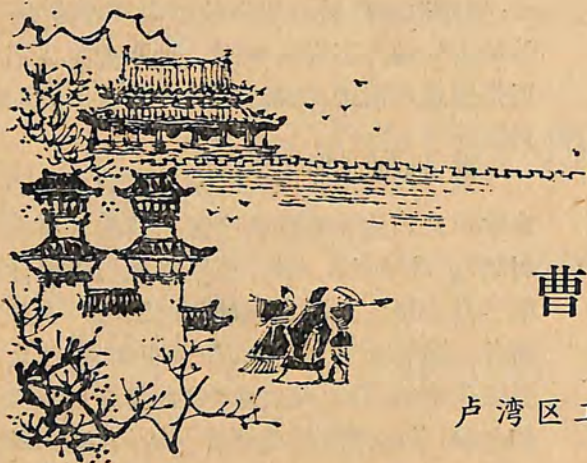
生活是浩瀚的大海。它既绚丽多姿，又错综复杂。文艺作品面对这样的图景，如何取舍，才能摄取到“新的镜头”？这就要求把摄影机的“镜头”始终对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因为英雄人物的所作所为和思想品质，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反映了生活的本质，显示了今天工人阶级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因此，镜头只有跟着英雄人物转，作品才会有深度、出新意。镜头偏了，或者谁有戏镜头就给谁，甚至把英雄人物撇在一边，这些都不符合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作原则，决不能在作品里反映出无产

阶级所需要的“新的镜头”。而创作实践证明，要刻划对立面人物或转变人物，并不太难；要摄取英雄形象崭新的革命风貌的“新的镜头”，却并不容易做到。无产阶级文艺正是要遇难而进，突破难关，才会有新的创造。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斗争的复杂性，更要求我们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去分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新生事物，什么是衰败东西，什么是生活的主流，什么是生活的逆流。否则，我们就在生活的万花筒前变成色盲，变成睁眼瞎。“身在宝山不识宝”，熟悉了生活却写不出作品，有的作者有这样的感慨。而寻找原因，却往往归结为自己的技巧不够，“不会写”，因此颇有发愤闭门攻技巧的决心。这也是本末倒置。我们认为主要的，应是发愤读书，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在当前，特别要弄懂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这样去深入、观察、分析生活，就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当然，学习马列和深入生活，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分两步走。要以理论来指导实践，要在实践中学习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创作上的“苦恼”，写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好作品。

生活在前进，斗争在召唤。“新的镜头”是层出不穷的。我们不妨也向文艺工作者问一句：什么时候你能完成拍摄“新的镜头”的任务呢？请用你们更多更好的作品作出回答吧！





## 曹操的故事

卢湾区工宣办《曹操的故事》编写组

### 满宠执法

火红的太阳从西边落下去了，月亮还没有爬起来，许都城笼罩在苍茫的暮霭中。

城门口“哒哒哒”地响起了一阵马蹄声，曹操带着几个武将巡视军营后回来了。

“让开！让开！”曹操的背后传来了一阵吆喝声。他正要回头时，只见一群家兵簇拥着一辆驷马大车，横冲直撞地闯过了城门，险些儿把几个守卫城门的兵士撞倒。

曹操凝视着前去的驷马大车，耳边听到两个兵士在气呼呼地说：

“妈的，那么神气！”

“忍着点，我在洛阳看得多了。”

“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

曹操回到司空府的书斋里，主簿匆匆送上一卷文书。曹操略略一看，摇摇头，两条眉毛顿时拧成了疙瘩，自言自语地说：“那么多的案件？！”

曹操反剪着手，在书斋来回踱步沉思。

自从曹操把汉献帝从洛阳接到许昌以后，许昌就成为京都。曹操担任了司空职务，掌握着朝政大权。几个月来，他深深感到许都的情况复杂，当地的豪强势力本来十分顽固，再加上跟随献帝同来的一批皇亲国戚、世族老臣，自恃门第高贵，官爵显赫，一面高唱“礼治”、“仁政”，一面纵容亲戚宾客为非作歹。许都城里，接二连三发生豪强横行不法、无故杀人的事件。

看了这些案件，曹操不禁想起了当年他在洛阳担任北部尉时的情景。

那时宦官专权，洛阳城一片乌烟瘴气。他想用法治精神来改变这个混乱局面。他一上任，就命令吏卒赶制二十几根五色大棒，悬挂在衙门两侧，并宣布了一道夜禁令：“凡违反夜禁者，不问平民贵族，依法严惩。”有一次，宦官蹇硕的叔父依仗他侄儿的权势，无视曹操禁令，持刀夜行。曹操拿获后，毫不客气用五色棒把他打死。这件事曾轰动整个洛阳，使世族豪强不得不收敛了一下。但当权的宦官集团从此怀恨在心，不久便借故把他调离了洛阳。

二十年过去了。如今，许都新建，曹操掌握大权，正想推行他的法治主张，怎能容许当年洛阳的混乱局面在许都重现呢？曹操懂得，要巩固许都的封建中央集权，一定要打击豪强的不法行为，加强许都治安。但当前他身负军事重担，戎马倥偬，不可能亲自处理地方治安。他多么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来担任许都令啊！

曹操从沉思中抬起头来，对面墙上他亲手书写的草书条幅映入眼帘：“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杰出法家人物韩非的这两句名言，是他一向十分欣赏的。今天看了，觉得颇受启发。他紧蹙的眉宇徐徐舒开：“对，应该让满宠来担任。”

满宠出身下层官吏，自小研究刑法。早年曾经在山阳郡里做过一任县令。他厉行法治，惩办过一批横行不法的豪强。

有一次，山阳郡派了一个督邮到县里来视察。满宠接到通知，便认真地去馆驿向督邮报告县里的情况。到了馆驿，只见车马盈门，进进出出都是当地一些豪强。满宠心里十分纳闷。

督邮见了满宠，东拉西扯问了几句，就拉长了脸责问道：“你身为县令，不施仁义，却专门欺压良民，滥施刑罚，是何道理？”

满宠听了一惊，马上辩解道：“督邮这话从何说起。我依法惩办为非作歹的豪强，怎么说是欺压良民。”

满脸横肉的督邮蛮不讲理地嚷起来：“别再狡辩了，告你状的人多呐。”

满宠愤愤地回到县衙。他找来了一个当地出身的小吏一问，才知道这个督邮是个贪赃枉法的老手，才到县，就跟一批被满宠惩办过的豪强勾搭上了。他收取贿赂，准备为他们撑腰。满宠听了，勃然大怒，就命令县里的吏卒，把督邮捆绑起来，送到县衙来审讯。

县令审讯郡里派来的督邮，这件罕见的事，轰动了小小的县城。许多老百姓都围在县衙外看热闹。督邮开始还十分傲慢，大吵大闹，威胁满宠。后来在满宠的严词审问下，不得不低头认罪。

满宠审讯完毕，当众公布了督邮的罪状，并把他逐出县衙。

满宠对县里的吏卒说：“我知道这批人不会容忍我继续在这里做官，我也不愿意在这里受他们的窝囊气了。”说罢，他拿出官印交给县吏，当晚就辞官回乡了。

满宠惩办督邮的行动，传遍了整个山阳郡。不久，曹操带兵进入兖州，听到这件事，心里暗暗赞赏满宠的法治精神，便派人请他来担任随军的从事。如今曹操在考虑许都令人选的时候，便想到了他。

满宠上任的那天，曹操特地嘱咐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执法很严的人，所以派你做这个事。许都是文武官员集中的地方，希望你不讲情面，严格依法行事。”

满宠听到过曹操早年在洛阳棒杀蹇叔的故事，便说：“现在情况不同了，上面有司空主持朝政，事情就好办了。”

曹操顺手把几卷文书交给他，说：“你看，许都的情况并不那末简单，这里就有不少案件。”

满宠上任后，一连下了几道禁令，并且把不少积案弄清后依法处理了。许都的治安有了显著的好转。

有一天，满宠手下的一队兵士，在城门外捉到一个恃强行凶的歹徒。这家伙杀人越货后一直逃匿不见，这次终于被兵士抓住了。

满宠坐在堂上，往下一望，只见那个犯人身着华服，虽然被捆绑，但还是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

“好大胆！”满宠大喝一声，“你犯了法，逃到哪里去了？”



“这个你管不着。”犯人蛮横地说。

满宠正要喝令兵士拷打时，一个老书吏拿着一封信，匆匆走上堂来，附着他的耳朵悄悄说：“曹洪将军府里派人送来急信，正等回音呢。”

满宠不耐烦地说：“你没有看到我正在审问犯人吗？”

书吏说：“这封信正同这个案子有关，请你先看一下。”

满宠展开书信一看，知道那个凶犯是曹洪家里的宾客。曹洪来信要求释放，口气十分强硬。

满宠看了，连声冷笑：“哼，窝藏了犯人，居然还有脸来要我释放！”喝令兵士，把犯人押到大狱里去。

押走了犯人，那个老书吏对满宠说：“你认识曹洪将军吗？”

“认识。”

书吏说：“那末，你一定知道曹洪是司空的堂弟了。”

“说这些干什么！”

“我也是为你着想。那曹洪不但是司空的堂兄弟，还救过司空的命。那一年在荥阳打董卓的时候，司空的战马中箭倒地，情况十分危急——”

“曹洪把自己的坐骑让给司空，是吗？”满宠早就听到过这件事。

“对呀！因为曹洪立了这个大功，所以在曹氏宗室中特别尊贵，地方官吏，谁敢得罪他。现在他既然写信来说情，我看还是落得送个顺水人情吧。”

“不行！以法治国，是司空的一贯主张！”满宠坚决地说。

老书吏接着说：“古话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我坐了三十年衙门，那种得罪贵族的教训，见得多了。”

满宠说：“可是，你却不了解现在的司空。我以前也受过豪强的气，丢了官回乡。

是司空信任我，把我放在这个许都令的职位上，如果我不按照他的主张办事，倒是辜负了他的信任。”

老书吏摇头苦笑：“话虽然这么说，但他们毕竟是兄弟啊，要三思而行。”

满宠没有理他。

替曹洪送信的官员回去后，把满宠不肯释放犯人的情况回报了。曹洪大发脾气，一迭声叫：“快备马，马上到堂哥那里去！”

这时，曹操正穿着便服在家休息，见曹洪怒气冲冲地进来，便问：“出了什么事了。”

“许都令满宠太欺人了。”

一听说是满宠，曹操心里就猜到了一半：“他得罪了你？”

曹洪把宾客被捕的事情讲了一番，说：“满宠不过是小小的许都令，我看得起他，给他送了封信去，没想到他理都不理，简直要爬到咱曹家头上来了。”

曹操说：“官职不论大小，只要他依法办事就好。你的宾客到底在外面犯了什么罪，你弄清楚了没有？”

曹洪楞着眼睛说：“反正我家的宾客，即使犯了法，也轮不到他管。”

“是我委任他当许都令的嘛，你的宾客也是许都的人，犯了法，满宠怎么不该管？”

曹操见曹洪憋着气不说话，又说：“这样吧，我们还是找满宠来问一下。”

等了好一会，满宠到司空府来了。

满宠见曹洪板着面孔坐在一边，只当没有看见，径自走到曹操跟前问：“司空有什么事找我？刚才我正处理了一个案子，所以来迟了一步。”

曹操请他坐下，问道：“你把那案情给我说一遍，我们正想听听。”

满宠把曹洪的宾客在外怎样杀人犯法，怎样逃匿起来，详细地向曹操说了一遍，最后说：“人证物证齐全，他本人也已

招认了。”

“唔，你可知道这个犯人是曹洪将军的宾客吗？”曹操故意问满宠。他把眼睛瞟了一下曹洪，发现曹洪有点局促不安。

“知道，我接到曹洪将军的信了。”

“那你怎么处理呢？”

“我弄清了案件，立即把那犯人从监狱里提了出来——”

“怎么，你把他放了？”

“不，按照法令，我把他斩了。”满宠神态自若地回答。

“杀了！”曹洪不由得神情紧张地站了起来。

曹操用赞赏的目光望着满宠说：“唔，做得好！忠于职守的人，就应当这样。”

曹操按住曹洪的肩膀说：“坐下！我们虽是兄弟，但在公事上却不能徇情枉法。”

曹洪不作声。

曹操继续说：“如今我们在许都掌了大权，一批世族豪强唯恐天下不乱，正在制造事端，扰乱京城治安，就是要用法治来对付他们。你的宾客犯了法，如果我们不加惩办，岂不是自己破坏了法治。”

曹洪羞愧地低下了头。

满宠告辞走了。曹操望着他的背影，感慨地说：“为了厉行法治，我们就是需要更多的满宠，就是要重用这样的人……”

### 乐进受封

曹操在击败袁绍、平定北方后，举行了庆功祝捷大会。

许都司空府的大厅里，张灯结彩，鼓乐阵阵，百官喜气洋洋，纷纷举杯，称颂曹操战功赫赫。

曹操急忙向大家摆摆手，说：“自从陈留起兵，讨董卓，破袁绍，伐乌丸，所征必克，这都是靠前方将士出生入死，英勇杀

敌；赖后方官员督造军械，运输粮食。没有各位群策群力，怎能会有今天？”

曹操的话音刚落，大厅里又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

停了片刻，曹操继续说：“论功行赏，这是我的一贯主张。几天前我已奏明皇上，按照各人的功劳，封官授爵。”

接着，主管选拔人才的毛玠展开手里的文书，宣读一大批功臣的封赏名单：

“……张辽、乐进，每临战攻，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无坚不摧。现封乐进为折冲将军，张辽为荡寇将军，……”

随着宣读的声音，许多人用欣羡的眼光望着张辽和乐进，特别对于乐进的被封为大将，更觉得钦佩。

乐进出身低微，本是阳平郡的一个小贩，受过豪强的气。曹操在陈留起兵后，他只身投奔曹操。他身材矮小，容貌平常，开始并没有引起曹操注意，只让他在大营里担任一名随从小吏。乐进不嫌位卑职小，在营里办点零星差使，倒也十分踏实。

不久，曹操讨伐董卓，在荥阳战役中，由于众寡悬殊，五千人马几乎全军覆没。曹操为了重整旗鼓，派他的亲信部将夏侯惇、曹洪等分头到徐州、扬州一带招兵买马。曹操的身边只留下寥寥几百人。

一天，曹操召集几个部将商议，焦急地对大家说：“目前处境困难，夏侯惇、曹洪去招兵买马，至今未回。诸位可有什么强兵之法？”

“将军。”

曹操听得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他的帐下小吏乐进。

乐进缓缓地说：“能不能让我也回乡去招募人马？”

几个部将惊疑地望着乐进。曹操也有点出乎意外，便问乐进：“你能招到人马？”

乐进说：“我在家乡有些好友，素闻曹



将军英名，屡欲投奔，只是未曾组织联络起来。”

曹操正在为缺少人马发愁，一听乐进之言，心下大喜，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冬去春来，夏侯惇、曹洪带着人马回来了。曹操在高兴之余，又想起了乐进。曹操把乐进主动请求回乡募兵的事跟夏侯惇说了。夏侯惇怀疑地直摇头。

曹洪忍不住说：“我看乐进那小子准是溜了。他见我们人少势孤，另投门路了！”

曹操摇摇头：“乐进不是那样的人。”

曹操话音刚落，只见探马来报：远处有一支人马打着“曹”字旗号，向大营赶来。曹操等人登高观看，果见烟尘滚滚，约有千把人马由远而近。走在前头的，正是乐进。

原来乐进回到故乡，联络了一批中小地主。那些人不久前与袁绍手下的豪强官吏闹翻了，正想投奔曹操。乐进向他们宣传了曹操讨伐豪强、谋求统一的主张，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协助乐进很快地就地招募了一批人马。半路上，遇到豪强军队的袭击。乐进奋勇当先，带着新兵，把豪强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夺得了一些武器辎重。

从此，曹操就任命乐进为部将。

乐进跟随曹操，转战南北，屡建大功。在讨伐袁绍的官渡决战中，曹操带兵趁夜偷袭袁绍后方，火烧鸟巢粮屯。一时间鸟巢上空浓烟滚滚，火光烛天。乐进横枪跃马，身冒矢石，直冲敌营，斩了敌将淳于琼。由于乐进战斗勇猛，被曹操一再提拔，跟于禁、徐晃、张辽一样，成为曹营名将之一。

曹操提拔了一批出身细微的谋臣武将后，世族豪强就在背后散布流言蜚语，恶意中伤，攻击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为首的就是孔老二的二十世孙孔融。

孔融是个地地道道的反动儒生。他披着“圣人后裔”的牌子，到处招摇撞骗。汉献帝迁都许昌以后，孔融急急忙忙赶到许

都，挤进朝廷，妄图实现他“克己复礼”的阴谋。无奈大权在曹操手中，任凭百般钻营，始终没有捞到实权。他便纠集一帮世族腐儒，对曹操的法治措施百般挑剔，肆意嘲讽。如今眼看乐进、张辽一个个提升，更对曹操切齿痛恨，攻击曹操排斥“君子”，任用“小人”，背弃周礼，破坏王制。

曹操闻讯，十分气忿，决定把孔融找来，刹一刹他们的嚣张气焰。

孔融来到司空府见曹操，还是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气。

曹操劈头就问：“听说你对这次封赏有不少议论？”

孔融贼溜溜的眼睛转了一转说：“嗯，大家觉得这次封赏有些不妥。”

“有什么不妥？论功行赏，因能授官；无功望施，分毫不与！”曹操后半段话，显然是说给孔融听的。

“不过，我不能不提醒你一下，张辽、徐晃是投奔过来的亡虏，乐进、于禁原是无名小卒，即使有功有能，他们的身份德行，恐怕不能担任大将的职务。”

曹操按捺住内心的气愤，说，“你的意思是说，出身低微的一定是德行不好罗。”

“有这个意思。”孔融摇头晃脑地说，“先祖孔夫子说过，‘可与适道，未可以权’。象张辽、乐进这样的人，可以派他们一般差使，但不能让他们身居要职。”

曹操说：“你这种论调简直是管中窥豹，一孔之见。你熟读经史，想必知道汉朝初年萧何、曹参两位丞相的事。他们曾帮助高祖刘邦打败项羽，平定天下，完成汉朝统一大业。他们的出身也不过是小吏，照你的意思，他们也不配做丞相了？”

“这个——”孔融回答不上来。

曹操冷笑一声说：“孔大夫，你做过北海太守、青州刺史，历任州郡要职的人，想必德行很高吧。”



“不敢，不敢。”孔融故作谦虚地说，“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恪遵先祖孔夫子的遗教罢了。”

曹操犀利的目光直逼孔融：“那么请问，袁谭的军队进攻青州之时，你在干什么？”

“我，我那时正在府里攻读《春秋》。”提起这事，孔融有点尴尬了，他支支吾吾地说。

“后来，你是怎么离开青州的？”

孔融听到曹操揭了他的老疤，窘得满脸通红，恨不得钻进地洞。

“哈哈……”曹操身边的侍从忍不住笑起来。

原来，孔融担任青州刺史时，袁绍派他儿子袁谭进攻青州。孔融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急得束手无策。他翻遍老祖宗孔老二的经书，也找不到什么护身法宝。城内箭落如雨，杀声震天。孔融吓得屁滚尿流，

只身狼狈出逃。丢下的老婆儿子，全被袁谭抓走了。

曹操对孔融严肃地说：“平时高官厚禄，战时临阵脱逃，这就是你们儒家的‘德行’。如果都用了这样一批庸碌无能的人，国家非亡不可！”

### 怀念郭嘉

大封功臣的盛会结束后，曹操带着兴奋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书房。

但是，他心里又忽忽若有所失。今天在宣布封赏名单时，他环顾左右，总觉得少了一个人。

夜阑人静，曹操坐在几案旁凝神沉思。他回忆起官渡之战，回忆起进军乌桓的战斗历程，不由得想起不久前去世的郭嘉。

想起郭嘉，曹操心里十分沉痛。十一年中，郭嘉跟随他东征西讨，历尽艰险，不幸过早地死去，没能亲眼看到今天的盛会，怎么不叫人痛惜呢。

无数往事，涌上曹操的心头……

十一年前，许都新建，正是曹操求贤如渴的时候。有一天，曹操的书房里来了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人。脸颊清癯，两道浓黑的剑眉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他就是郭嘉。

曹操迎上一步招呼：“请坐。”

郭嘉见曹操这样热情，不禁一愣，似乎有点出乎意料。

曹操知道他从袁绍那边来，便问：“听说袁绍招贤纳士，吸收了不少人嘛！”

郭嘉点点头说：“是的，去的人倒是不少。不过在我看来，他并不是真正想招贤纳士。他首先就是讲门第，论名望。第一



次见面，他就问我，上代做过什么官？跟哪些名流结交？”

“你怎么说呢？”曹操微笑着问。

郭嘉也笑了：“要我谈这些，我什么也答不上。后来，我才知道，袁绍重用的是他自己的亲戚子弟，或是他家的门生故吏。象我这样出身低微、没有名望的人，他根本不感兴趣。”

“你不感到失望吗？”

“不，一点也不。象袁绍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完成统一大业。当时即使有人挽留我，我也不愿意呆下去。”

“说得对。”曹操赞赏地望着这个青年人，“在我这里，倒是不讲究那一套的，你就留在这里吧。”

郭嘉受到曹操的亲切接待，心情很舒畅，兴致勃勃地谈起他对统一中国的想法。他说，为了这个愿望，从小就研究了许多法家著作，特别喜欢兵法。这一提，曹操更高兴了，就跟他娓娓不倦地讨论起兵法来。

经过这一番谈话，曹操在别人面前夸奖说：“将来帮助我完成统一大业的，必定是郭嘉。”

郭嘉也十分钦佩曹操的远大抱负和严肃的法治精神，喜悦地对人说：“这下我可以找到真正的主人。”

曹操决定破格提拔郭嘉，任命他为军祭酒。

有一天，曹操正在自己的官府里批阅公文，一个名叫陈群的官员匆匆进来，绷着脸地对曹操说：“你用郭嘉当祭酒，了解他吗？”

陈群是个出身世族的官员，和孔融是老世交。曹操知道，陈群是代表他们那一伙人的意见来的，便有意反问一下：“你看怎么样？”

“郭嘉这个人行为不检，怎么能信任呢？”

“什么？行为不检，你倒说说他有什么过错？”

陈群本来是凭空造谣，经曹操一问，当然答不出来，只好找话搪塞：“不管怎么说，我看他不读经书，不讲礼仪，终究不是有用之才。”

曹操听了，不禁沉下脸，生气地说：“这是你的看法？”

“不，不。”陈群慌张起来，“这不是我说的，他家乡的名流对他有这样的评论。”

“哼，什么名流！难道我用一个人，非要经过那些名流批准不可？老实说，那些名流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我看得多了。”

陈群理屈辞穷，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曹操跟郭嘉谈起这件事，郭嘉倒一点也没有生气，只是轻蔑地笑了一下，说：“只要司空明白就好了。至于那些自命清高的名流，我看他们心里肮脏得很。你没有听到民间流传的一首歌谣？”

“你倒念出来听听。”曹操满有兴趣地说。

郭嘉琅琅地念起来：“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曹操笑得前俯后仰：“骂得好，骂得痛快！秀才毫无真才实学，孝廉把父亲都赶跑了。这首歌谣把那些沽名钓誉的伪君子的假面具，统统撕下了。”

从此以后，曹操对郭嘉更为器重。曹操本来就是不讲究繁琐礼节的人，对待郭嘉，更是亲密无间。他们往往并马而行，同席而坐。郭嘉也是尽心竭力，为曹操统一中国的法治路线献谋划策。十一年中，在几次重大的战役中，他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官渡之战。

曹操到许昌后的第四年，盘据在黄河以北，霸占着冀州、青州、并州、幽州的大军

袁绍，率领十万大军，张牙舞爪地扑来。当时曹操部下不过三四万人马，许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晚上，他把郭嘉找来，开门见山地说，“祭酒，你是了解袁绍的。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袁绍盘据黄河以北，将近十年，兵多粮足，你看我们有没有取胜的把握？”

郭嘉没有直接回答曹操提出的问题，沉着冷静地说：“司空对历史非常熟悉，还是允许我先谈谈历史上的事情吧。”

曹操点点头，顺手把油灯拨亮一点。

郭嘉说：“秦朝末年，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那时刘邦的实力远远敌不上项羽，这是众人皆知的。”

“是这样。”曹操指着几案上的《史记》说，“每当我看到刘项相争，总是掩卷而思。刘邦开始兵少势弱，后来竟打败了强大的项羽，建立汉朝，其中的道理值得好好琢磨。”

郭嘉接着说：“刘邦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终打败项羽，并非一时侥幸。其中原因很清楚：刘邦推行法治，坚持统一；项羽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最后身败名裂。现在的情况跟刘项之争很相象。”

曹操听了不住地点头。停了片刻，郭嘉又说：“至于袁绍，我早就把他跟司空比较过了。”

“你早就比较过了？”曹操惊奇地问。

“是的。照我的分析，司空有十个方面胜过袁绍。”

“噢？”

郭嘉说：“袁绍的为人，我是一清二楚的。他信奉儒学，讲究虚伪的繁琐礼节。在河北为非作歹，带头破坏法纪，因此多年来，一丝一毫也没有改变汉朝腐败的政治。司空跟他完全相反，主张法治，不图虚名。在你治理的地方，法纪严峻。这是首先胜过

袁绍的。”

“这是实话。”曹操说，“我在军队中十年，一向主张法治。”

曹操把膝盖向前挪动一下，靠近郭嘉，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第二，袁绍任人唯亲。他手下的一批官僚，不是亲戚子弟，就是门生故吏。真正有才能的人，他一个也不信任。而司空唯才是举，不讲究门第高低，不计较资历深浅，所以有才能的谋臣武将，仿佛潮水般地涌来。”

听了这两点极其中肯的分析，曹操对郭嘉的敬意又增添了几分，说：“祭酒，常言道：‘人之相知，贵在知心，’看来你是最了解我的了。”顿了一顿又问，“第三呢？”

“袁绍和项羽一样，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他恣意豪强，不择手段地抢夺百姓的田地。成千上万的人冻死在路旁，饿死在山谷，他却全然不顾。司空考虑的是天下大事。实行屯田，恢复生产，这是有目共睹的。”郭嘉喝过一口茶，振了振精神，“司空奉顺以率天下，何所不克。”

曹操十分兴奋地说：“对，对。有些人所以怕袁绍，就因为只看到他气势汹汹的外表。”

郭嘉继续从容不迫地说：“还有一点，司空遇事冷静，善于决断。袁绍呢？恰恰相反，优柔寡断，听信谗言，内部四分五裂……”

郭嘉话音刚落，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一个侍从送上一份紧急情报。

曹操从一截芦苇梗中抽出一小块绢帛，凑近油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兴奋地拍着几案说：“祭酒，果然不出你所料，袁氏内讧，对是否马上出兵许都，闹得不可开交。”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袁绍本性难改。”郭嘉接着把袁绍和曹操的其他各方面



一一作了比较。比如袁绍只会死背经书，不会用兵，而曹操熟悉兵法，善于出奇制胜，等等。

郭嘉分析了袁曹双方十败十胜之后说：“我们和袁绍势不两立，这场厮杀是免不了的。现在乘他们内讧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攻取黄河两岸几个重要据点。”

当夜，曹操和郭嘉围着地图，共同商量拟定了作战方案。他们兴致勃勃，完全忘却了疲劳，直谈到鸡叫三遍，东方发白。

这是多么难忘的一个夜晚啊！

第二年十月，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不久又乘胜进兵，北征乌桓。

在北征乌桓的千里途中，郭嘉已经感到有病，但没有声张，坚持长途行军，往往夜以继日地同曹操一起研究作战计划。在攻下柳城，捣毁乌桓奴隶主的巢穴时，他欣慰地对曹操说：“我能看到统一北方的胜利，真是实现了一大心愿啦！”

从柳城回到邺城时，这个年青的军祭酒终于病倒了。

病中，曹操不断地请医送药，派人看望。有一天，曹操亲自去探病。郭嘉一见曹操，露出愉快的神色，从炕上挣扎着要起来：“司空，我们下一步打荆州的计划订好了没有？”

曹操慌忙扶住他，叫他躺下：“这些事，等你病好了再谈吧。”

郭嘉执拗地说：“不，荆州是战略要地，打荆州的计划要慎重研究。”

接着，他就谈了自己对打荆州的看法，并且表示一定要跟曹操出征，还说：“人家说南方疫病多，我就不怕，即使不能活着回来，也是心甘情愿的。”

可是，在实现他第二个心愿之前，这个年仅三十八岁的法家人物，就不幸被疾病夺去了生命。

举行丧礼那天，曹操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

夜深了，外面的梆子声已报三更，曹操还毫无睡意。郭嘉的容貌仿佛还在眼前，郭嘉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

他从沉思中抬起头，又看到墙上“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条幅，猛然一拍几案，自言自语说：“对！难道现在就没有象郭嘉那样胸怀谋略而被埋没的人吗？难道就没有被那些世族名流诬蔑而被排斥的人吗？有，肯定有！”

曹操一次又一次地发出求贤令：

“……天下尚未安定，正是迫切需要人才的时候。各级官吏一定要努力发掘被埋没的人，唯才是举。我一定量才录用。”

“……那些无辜蒙受污辱、被一些名流耻笑，或者‘不仁不孝’而具备治国用兵本领的人，各级官吏一定要把他们推举上来，不要有所遗漏。”

……

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打破了世族豪强垄断政治的腐败局面，冲击了孔孟之徒鼓吹的“亲亲”、“世卿世禄”的反动谬论，使中小地主阶级革新派和下层军吏得以登上政治舞台，为他统一中国的法治路线提供了有力保证。但是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他的用人路线没有也不可能冲破地主阶级的界限，在他的内部，也还保留了一部分世族势力。因此在他死后，世族大地主的势力又占据了统治地位。

（题图、插图：奔 侃）



点点滴滴记心头

李仁杰作





朝霞

1975 3

**ZHAO XI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元